

# 卷七

##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目錄

### 奮字卷之一

#### 第一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

#### 第二回

看書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

#### 第三回

燈下茶毘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

#### 第四回

未報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

書名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撰者 清 夏敬渠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編號 D8664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說  
88(18)

第一 奇書野叟曝言無字卷之七

第三十九回

任小姐單填絕命詞

水夫人雙種連城玉

未能趕進穿堂迎着鸞吹報道小姐恭喜姑爺中了解元了羞得鸞吹滿

面通紅往後倒縮朝着屏門站立不敢則聲春花初艷素娥笑逐顏開迎上一

步問道可是報人在外果真第一名解元麼未能道小的喜極了沒有轉

灣先告唐突之罪極是報人還在姑爺家中沒來哩有紅帖在此任老爺差內使艷

升送來的二小姐請看怎麼不是第一名解元素娥接着大喜吩咐快備

酒飯你就陪着艷升勸他一杯着實致謝任老爺再賞他四兩銀子你們

到厨下去料理還擠在這裏則甚一片喧嚷至此發放未能答應而出這些了鬢僕

婦自往厨下去了素娥攬掇鸞吹回房回房何必攬掇極寫鸞吹面重一受未能唐突遂至寸步難行較西

廂記寫鸞驚儘人調戲等語評者謂其摹千金貴人身分真如龍涎之與狗矢香臭迥別難以言說也然後萬福叫喜鸞吹

兀是害羞擡頭不起然後字兀是字總是極意摩寫鸞吹面重素娥一面吩咐厨下多備酒飯

等待報人一面進裏間去開箱揭匱拏取銀錢綉疋房中更無一人鸞吹見桌上

現放着那紅帖兒便悄悄地揭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戊子科鄉試第一名解元東方旭係豐城縣學廩膳生習禮記

鸞吹心中暗喜不隄防洪儒直跑進房口裏亂嚷姐姐姐夫恭喜嚇得鸞

吹放手不迭三兩步的走入幔中聲也不回嗽也不敢咳一個兒上專寫面重此

却兼寫芳心洪儒道兄弟去道喜了可有甚說話吩咐鸞吹那敢做聲素娥忙

出來答應道你到廳上去怕報子就來打發過了再去道喜罷洪儒道二

姐姐又來難我了我那裏在行呢素娥道自有未能料理花紅犒賞我自

發出來你只陪待就是了洪儒歡喜出去報人已擠滿一廳高高貼起大

紅全幅紅緞報條寫着貴府賢坦老爺東方旭中式戊子科第一名解元

字樣未能聽着素娥指示料理得井井有條打發報人出去後即跟着洪

儒去道喜并付信西莊次日族親俱來叫喜水夫人吩咐古心亦來稱賀

阮氏田氏叫文虛領着冰絃任夫人又差晴霞都來道鸞吹之喜鸞吹竟

閉上牀前紗窗整整的睡了一日冰絃晴霞只向牀邊叫喜不得見面極寫

鸞吹面重都是素娥主持留待酒飯賞賚物件作謝過去次日備了酒筵在未

公靈前告喜要鸞吹出去一拜鸞吹不肯出去此寫面重想着未公若在不知

如何歡喜一陣心酸不覺涕淚交下竟要哭出聲來

此兼寫孝心

素娥著急再

三勸住自與洪儒去祭告祭畢請享祭餘鸞吹抵死不肯起來

總寫面重

素娥

只得搗了酒菜上牀相勸鸞吹無奈指乾了眼淚勉強喫了兩小杯酒半

碗飯素娥道姐姐昨日竟沒喫飯須要多喫一碗又苦苦的勸了半碗生

素道姑爺中了小姐心裏該喜歡酒飯要多喫些怎這樣害怕去年四房

大小姐不是胡姑爺入了學小姐叫生素去道喜來大小姐對着生素噙

噙的只管笑嘴都合不攏來後來到廳上去看報條還念與二小姐們聽

說說笑笑好不快活哩

正面寫足更從旁而生情極力襯起鸞吹何等靈妙

素娥正含着一口飯幾

乎直噴出來

噴飯典故莫趣於此

笑道不許說了快去拏茶來大小姐喫罷閒話休

提並非閒話特以反逼正文自此忙忙碌碌過了兩日那知素娥發寒發熱生起病來

縣中來請鸞吹料理醫藥未得空閒等得素娥病好鸞吹又害勞發到得

十月盡邊纔得起牀急急的同着素娥先到西莊去見水夫人謝了阮氏

田氏田氏正在腹中疼痛恐要分娩請素娥診脈素娥說是轉胎須理一

理氣和一和血便無難產乏病水夫人畱住兩人用了四貼藥纔放回家

即日進縣任夫人與素文小姐接至湘靈房中揭帳看時兩人猛喫一驚

眼中珠淚不繇不直掛下來湘靈勉強把身子挪動向兩人流泪道二位

姐姐盼得妹子好苦也鸞吹素娥十分難過把連次患病之事說知湘靈

點點頭歎一口氣道我們這樣好姊妹便多聚幾年也好天啣怎教人分

手如此之速

慘不聽

任夫人道自那一日錯聞凶信病勢陡重淹纏至今竟

把一身大肉都落完了因揭開被來露出一隻枯木般的纖臂道兩位小

姐你看瘦得可憐不可憐慘不忍見鸞吹素娥看着心疼不已

診脈素娥靜坐調息細將六脈診視素文挨著鸞吹香肩悄悄的說姐夫

中了解元了姐姐前日的酒令好不準也頑皮女兒鸞吹臉上泛起一片紅霞

低著頭只做沒有聽見任夫人聽了素文一眼纔不敢再說了素娥診完

說道大妹你只吃虧這心頭氣不舒展心病還將心藥醫只須放下愁腸

這病就漸漸輕可草藥內豈沒開鬱順氣之品都是隔韓搔癢你只依我

說話寬懷纔好湘靈流泪道我也知病已犯實無藥可治的了只是掉不

下父親母親死在九泉怎得瞑目慘不可聽母親你是明理之人死者不可復

生再不要苦壞了身子叫父親更靠何人慘不可聽說到那裏心裏如刀絞一

般一陣辣痛便暈了去慘不可忍慌得眾人喊叫不迭湘靈醒來看着任夫人

只是乾哭慘不忍見夫人不忍把頭別開淚如泉湧慘不忍見素娥苦勸道你病都

由愁鬱哀傷而起只要放寬了心便勝服仙丹靈藥長卿故決其父母恩勿藥而愈

深生死事大扼要之言你是聰明人怎不明白湘靈滴淚道我豈不知只是方

寸已亂不繇妹子做主哩鸞吹道我們回家也是九死一生虧得迷中一

悟想文兄雖竄迹遐方賜環有日我等若先填溝壑報德何時從此着想

把無益之愁一齊收疊便覺心中寬泰神氣漸漸復原妹子你若依我之

言打疊去閒愁萬種包管漸漸的好將起來上可報親恩下可酬私願俗

語道得好畱得青山怕沒柴燒此時生死關頭賢妹急宜猛省兩人之言可使頑石

點頭任夫人道兩位姐姐之言字字金玉我兒你以此提醒這心包管你病

勢日減湘靈含泪點頭微微太息任夫人出去湘靈叫素文拏過一部詞

集在裏牀擊過一本詩稿拜匣內又檢出一幅花箋來前回有詩稿花箋此亦有詩稿花箋

似複而前則賺山湘靈尚欲討回此則湘靈自出遞與鸞吹手中說道妹

子將死之人顧不得羞恥言盡於此矣鸞吹展開花箋與素娥素文同看

見連真帶草的寫著

湘靈幼承母教長讀父書愛日如金守身似玉不幸災生倉卒命在

須臾良醫施解網之仁處女有裸程之辱先號後笑幸得回生定痛

知哀恥難苟免深維斷臂之義恐傷割股之心斷臂割股可稱絕對誓守不字

之貞致有曲全之計重以父母之命將申媒妁之言而乃李戴張冠

幾若子虛烏有鴻迷雪影何殊斷梗飄蓬此指第二次差人入都慘西市之臨

刑驚聞市虎痛東荒之野竄愁聽荒雞西市東荒市虎荒雞亦是絕對魂驟出於泥

九息難歸於氣海奄奄欲絕冉冉將離罔極未酬死猶賚恨同懷永

訣生定無緣從此殘月曉風但滴啼鵲之血夕陽衰草空招倩女之

魂極慘夫復何言竊猶有憾十年心血吟成照夜之詞此指詞集九曲情腸

賦就倚秋之句此指詩稿裝潢未就加點無人伏冀呂言轉祈椽筆指素臣

譬其亥豕付之棗梨俾吹簫秦女深憐翠黛多愁記拍吳娘太息紅

顏薄命當時嗟總帳之懸沒世致瓣香之祝則鼠肝蟲臂猶切銜環

白骨青燐還思結草有如此日敢在下風一字一泪一泪一珠

鸞姊素姊兩同盟妝次 愚妹任湘靈斂衽拜稿

鸞吹素娥忍痛看完又露出一幅短箋楷書七律一首其詩云

雪天鴻去爪無痕從此深閨靜掩門一鏡愁顏消白晝幾聲長歎過

黃昏夢於身後終難覺冷到心頭孰可溫但聽三更啼杜宇不須醜

酒更招魂 慘語不堪卒讀

江陵女子任湘靈絕命辭畱奉

有心人一覽戊子孟冬望後一日滴淚和墨潦草成書正月照東楹  
漏下四鼓時也

鸞吹素娥看到傷心之處那裏還顧得湘靈悲感撲簌簌的只顧吊下淚  
來素文也是垂泪不已鸞吹將箋交付素娥泣對湘靈道妹子寬心病還  
要好起來怎說出這盡頭話倘有意外之事你所言我句句記得轉達文  
兄決不負託也素文含淚溜出外間略用了些飯鸞吹因要解手素文領  
向自己房中跟來的了髮被晴霞邀去喫飯單剩素娥一人坐在湘靈牀

湘靈垂泪道妹子有一句話只是說不出口來二姐姐你可憐見妹子  
死得不明不白容妹子說了罷 無數句話只是一句并一句也無而情素

娥道阿呀 如聞其聲 你說甚話來你有話只顧說兀的不教我心疼死也 添毫神手

湘靈道左右沒人在此妹子是將死之人了妹子與文湘靈說到那裏又  
縮住了口頓了一頓 千呼萬喚始出來添毫神手 說道雖是媒妁未通然已親承父母

之命妹子此身已有所屬姐姐若能見憐怎樣着落妹子死後魂靈不至

東飄西蕩 痴話却是至情 左傳說鬼猶求食可憐妹子是個無祀孤魂了呢說到

那裏湘靈心頭一股冷氣直塞起來素娥打動愁腸淚如泉湧說道妹子

你不要說了但恐愚姊命薄你之前車即我之後轍耳 俗語云黃花女兒做媒自身難保

我從前病中也作此想求過他來曾許我立嗣承祀妹子你真個有些三



長兩短方纔這話總在我身上此暗許自己田氏大娘合璇姑姐姐都

是情重之人决不使你做若敖之鬼便了此明許田湘靈回過氣來說道

若得如此死亦瞑目矣湊著鸞吹等進來便不言語同一姊妹而獨囑素娥素娥於鸞吹前稱

二娘娘於湘靈前稱田氏大娘皆切合情理臨別時鸞吹等難捨難分連著兩家了鬢都流淚

不已到了家中鸞吹與素娥商議要將湘靈病勢稟知水夫人先行定禮

冲一冲喜這病還有救頭前日母親雖怕洩漏如今事已至急只得再去

哀求想母親必不仍執前見素娥道妹子正有此意後日就是望日我們

朔日未到這次斷不敢缺紫拂前情乘便進言務期必安便了鸞吹等到這日

天未明就起來梳洗上轎辰刻就到了西莊進去見了水夫人阮氏只見

冰絃走來向水夫人耳邊說了一句水夫人看着素娥道二小姐來得正

好二媳今早忽然腹痛這會更覺緊些可替他一診看是弄胎還是臨產

素娥領命進房診畢出稟說脉已離經期甚近矣可用一服回生丹燒些

益母草湯人參湯伺候今日夜裏便得喜信胎氣尚旺印堂明潤唇紅音

利可保平安水夫人便留兩人過夜兩人幫着料理襁褓草湯藥參苓

諸事忙忙碌碌把湘靈之事竟未提到黃昏時分痛陣來得緊了鸞吹

早已喚到收生收生婦吩咐生起火盆燒好熱水諸色齊備那痛陣便一

陣緊是一陣腰間就似打折的一般眼內火都爆將出來田氏因是頭生

十分害怕水夫人道休得着慌這是時候到了寫產事即盡產情正在吩咐收生

伏侍坐草忽聽莊外人聲鼎沸大家驚異未及查問一問便呆直此書從無一筆呆直只

聽房裏呱的一聲收生婆口中連稱恭喜了一位小相公素娥笑嘻嘻走

出外房向水夫人賀喜道太夫人萬福娘娘上床平安小舍人大耳豐頤  
河目海口真富貴之相也長卿未聽之前 先著此筆妙古心在外知道自去焚香點燭

拜謝天地祖宗素娥進房料理產婦湯水冰絃看着收生婆包紮孩子水

夫人問是甚時候鸞吹道月正中天寒冬夜長是亥初時分了文虛便去

埋胞阮氏便督率文嫗等整備酒飯舉家忙亂歡喜到五更方睡次日鸞

吹素娥進來晨省聽西邊房裏啼哭聲如洪鐘驚異道怎初生孩子有這

等大聲長卿未聽之前 先著此筆最妙昨夜女孩兒們出去了鬢說臨產之時莊屋上紅

光罩滿直透半空各村誤認都來救火至此方點人 聲鼎沸之故此兒之貴不比尋常

母親一哥之福真無量也水夫人道玉佳此時不知竟作何狀豺狼當道

刻刻危機卓議 如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邪鸞吹等觸起愁懷咨嗟不已忽收 到各

嗟奇極 靈極正要說及湘靈之事只見秋香飛報大相公書房中來了一個奇

人是望氣的說我們莊上有祥瑞之氣應在大相公身上如今大相公留

他喫飯哩水夫人笑道這是昨夜紅光惹出來的事了九流之中最多奸

人依草附木怎便與他認識起來秋香出去了一會又來報說大相公領

着那人到屋後來聽小舍的哭聲哩水夫人不悅道大郎怎這樣沒正經

初生孩子領甚人聽甚哭聲貴賤壽妖定乎命而根乎心豈徒在聲音相

貌間哉一語將長卿耳性 駁去真名論也正待着人去喚古心秋香道大相公來了現在

院子裏水夫人帶怒走出中間來却見古心擎着一封書信堆著一面笑

容說道母親這是二弟的手稟洪長卿寄來現在外邊求見母親哩水夫

人變怒為喜忙拆開看完方知素臣救出鵜鷄石氏至保定得旨觀水令

其進京以至直言致禍謝紅豆諫救免死安置并東宮贈銀請事以手加額道原來東宮幼年如此仁明國本既定杞人之憂可免矣與前回杞人之憂難可解

矣對針遙作一章法洪長卿與汝弟至交且為此書親身到此我當見而謝之古心

答應先出水夫人將書遞與鸞吹等看過素娥又拏進西間與田氏看了

無不歡喜稱慶鸞吹因把湘靈病重及與素娥商議欲求水夫人定婚冲

喜之事述了一遍道長卿此來必為任小姐作伐鸞吹素娥固當疑長卿之來由任公有書進京

托其作伐故親身而來不專為素臣寄書也萬望母親慨允水夫人點點頭急換衣服出至澹

然堂軒後長卿已站在中堂鵠立多時等得夫人轉出屏風忙設交椅以

子姪之禮拜見後即將懷恩之言細述一遍道二兄此番出京一路都有

夫馬供應不比尋常遷謫之人有風塵之苦跋涉之艱伯母可免憂慮長卿

給假全為此一段說語必須親述以慰老人故拜見後即說也水夫人道小人之情百變未已暗中之禍

片刻難防卓識如見與吾兒為難者何等奸惡敢比之尋常遷謫乎長卿云不比水夫人

云敢比對針發論相懸奚啻天壤昔裴度武元衡身為宰相屢從衆多且在朝堂萬目之

地尚為奸人所傷況吾兒以隻身遠投荒徼乎引一事比勘如燭照物但死生有命

同一賊也元衡死而裴度獨不死即此一事抽出發論尤見學識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無畏首畏尾之理老身聞信以後並未下楚囚之泪以非特無益此一層老莊及

放遠諸人所能且失蒙難之義也此一層則非文王箕子不能矣賢姪但請放心長卿聽罷惘然

如有所失河伯見海若如是如是茶罷復把自己到吳江遍訪被捕役誣擊縣官下

毒及余夫人援救之事一一稟知水夫人深致不安又再三致謝他給假

親來的盛意因把督學反覆自己避難之事也述了一遍長卿心悅誠服

暗忖向來只知文伯母賢孝秉禮原來見識超卓如此且神清聲遠真發  
祥之原也聲遠指長卿耳性水夫人令古心陪坐正待起身長卿忙打恭

告辭水夫人駭然道賢姪與小兒至交坐席未煖何遽言去長卿愀然道

小姪下榻任年伯處年伯有一女名喚湘靈欲許字素兄為側室因寒修

無人情姪執柯本擬回京後差人至遠今幸伯母在此當回縣說知好擇

吉來求世妹患病至重亟欲一安其心故此告辭水夫人道任小姐之事

老身備知因未家兩位小姐屢為撮合之故今日又議及此事欲老身做

主定婚冲喜已允其請但恐縣中人雜或有漏泄致啓事端二則宦家之

女不宜屈為小星老姪當為我熟計之長卿道古兄既改姓名則縣中止

知與孫姓聯姻任年伯憐才重品情願以女為素兄側室古人如此者正

多況世妹守貞不字故為此曲全之計伯母既已深知自應諒其苦衷成

全其事水夫人唯唯長卿告退回至廟中從人已等得不耐煩了因長卿

吩咐不敢來催今見回廟便連催廟祝擺飯長卿說已用過轎夫便慌忙

縹過轎來眾人役簇擁起身趕至縣中恰好晚膳時候任公見長卿滿面

笑容不暇寒溫卽問籤詩定佳或已訪有踪蹟長卿唯唯讓進書房屏退

從人低低的說道此因水夫人縣中人雜之囑老年伯恭喜世妹姻事已蒙文伯母面

許只須擇吉行定矣任公大喜道這話是真的麼好呆話却極妙請道其詳長卿

把前情後節約述一遍此約述二字內卽伏湘靈怪鸞吹素娥之根喜得任公手舞足蹈說道

多謝老姪不盡了如飛跑進房中悄悄述與夫人知道并囑不可漏洩吩

咐家人多拏幾壺酒到書房中去夫人你快去給女兒一個喜信我出陪

長卿要痛飲一醉的了夫人三脚兩步趕進湘靈房中附耳低述一遍湘

靈小姐好生慚媿心上感激長卿却怪著鸞吹素娥二人怎便瞞得鐵桶

不顧人死活任夫人道文太夫人早知文郎必以直言買禍潛避至此未

小姐自應秘密但見你慈般病勢也該通個風兒只叮囑我們謹慎就是

了任母始諒之終怪之任夫人母女自在房中議論外面任公却酒落快腸與長卿

細講一回西莊之事此細講二字內說一回籤詩議論一回廟祝銀加賞

之商量一回行定禮儀直喚至四更方散次日任公稟請夫人擇定了十

九日黃道吉日叫素文摺一頂頭巾做一個裹肚一雙紅鞋一雙綾襪一

頂珠冠叫成衣趕做大小衣袍叫銀匠打造金字年庚叫買辦置買綉緞

花菓綉帶巾襪之類一面敦請長卿到西莊去說媒主意定了有此四字方知上文

諸事皆稟請夫人所定者任公出去通知長卿夫人便到湘靈房中來湘靈穿好襯衣

靠坐在牀晴霞掇著一盆臉水正走上去夫人連忙喝住道兒呀你怎這

樣性急再等兩日洗臉不遲湘靈道孩兒心裏要洗不妨事嬌小如繪夫人道

斷使不得替你揩擦一揩擦罷上句老成下句姑息却總是愛女合看始全湘靈沒奈何細意

揩擦上句依命下句任性却總是嬌小亦合看始全夫人忍出一身冷汗姑息道你將就些罷坐

久了也要傷神快睡下去晴霞快取參湯來給大小姐接一接力母之愛女率上

晴霞收了水盆忙在銀鈔中倒出參湯遞與湘靈喫了伏伺睡好夫人

方始放心母之愛女如是如是喜孜孜的附着湘靈耳邊說道本是喜孜孜進房即說為洗臉一嚇忍出

冷汗不能喜亦不暇言矣今始放心重復喜孜孜的附耳而說也你父親擇了十九日替你定禮冲一冲

喜你這病敢就好起來却自要調養休像方纔這樣勞碌纔好湘靈暈紅

了兩頰沒敢答應心裏却自歡喜了鬢已把素文請來夫人將十九受定

要他幫做鞋襪等事說知素文歡喜道綉緞俱有現成的但只該做鞋襪

怎要做起裹肚來珠冠又是誰戴的夫人道鞋襪也不是受定用的要做

小孩子穿的我還未說明就是前日十五日田氏大娘生了兒子我的主

意要做幾件出手之物送他如今算來今日已是三朝趕不及了既趕不及何必

贅敘不知此古文秘密藏也素臣得子何等大事豈可使湘靈不知但渾括約述細講四字內乎任夫人亦不應憤憤置而不議也惟議及出手仍

以趕不及收回情理兼到矣而滿月之禮即以預送文法不更極空虛邪率性到滿月送去罷你只先趕着摺

一頂儒巾打幾對菓絡釘年庚八字鞞帶鞋襪俱到店中去買哩素文道

文太夫人的鞋是要做的夫人道阿呀這倒忘了急把任公請進說忘記

一件最要緊的事文太夫人及田氏大娘的鞋樣素文提出水夫人任母又添出田氏即一鞋樣

亦必分兩層出落妙極要託長卿請來好連夜趕做任公答應去了任夫人道我們

昨日還怪着未小姐那知長卿說來却全虧他二人之力長卿反是做的

現成媒人長卿毫不居功不但還長卿身且使湘靈之疑消釋淨盡湘靈點頭道孩兒便想他是情

重之人原來如此吞吐入妙夫人等自在衙中忙亂長卿用過早膳自到西莊

向古心道知來意并送上素臣所寄那封銀子古心進內稟知水夫人道

日期局促任小姐又在病中鞋樣不必日後補做便了你出去陪着我

話要出來面說古心出去水夫人到西間與田氏商議道玉佳與未家二

小姐成約在先不便先定任家小姐不如就這吉日雙行了聘罷田氏道

婆婆見得極是但聘金從何出處又不便向未家姑娘移借奈何水夫人

道玉佳寄回五十金長卿今日送來就分作兩股這是東宮所賜物輕人

重不強似千金之聘麼田氏歡喜不盡水夫人聽着牀上哭聲

長卿既聽之後又著

此妙極 叫冰絃抱來一看暗忖素娥之言不錯果然是個貴相因向田氏道

天氣甚冷不洗三罷怕凍壞了孩子田氏應諾外面文虛來稟前面送洗

三的酒席菓燭進內水夫人吩咐收下命紫函單請鸞吹說話素娥要同

進來紫函含笑說道二小姐且慢大小姐請就行罷

在秋香則格格地笑不止含笑并直說出

雙定之事矣

素娥覺着有些緣故便縮住了脚鸞吹進來水夫人致謝過了

不漏把雙定之事說知鸞吹歡喜非常即起身告辭要趕回家中接待長卿

水夫人也就不留鸞吹便轉告素娥匆匆同回水夫人親見長卿託為雙

媒要先定素娥次定湘靈長卿道任年伯現為此縣之主未小姐在其治

下應否執謙讓任宅先受定禮水夫人道婚姻大禮未可論勢未家二小

姐出身雖微然已與文子同升便是廷尉之女與小兒約言在先且有生

死患難之感老身許婚亦在任小姐之先兼與任小姐姊妹稱呼已久賢

姪勿疑即以此言通知任公可也

原原本本侃侃鑿鑿長卿安得不媿其失言

長卿自媿失言

連連作揖遵命水夫人吩咐古心陪待起身入內將洗三酒席兼作待媒

長卿因已用飯不能多飲喫了五七杯便要告辭只見縣中家人鄧升從

外直奔進來說老爺有要緊事立等洪老爺去商議哩正是

紅鸞宿照雙娥命

天喜星飛萬美魂

總評

卽報喜一事出之他書不過歡喜熱鬧而已此則自未能迎報鸞吹

倒縮起而素娥萬福叫喜鸞吹擡頭不起而悄悄地揭看紅帖洪儒進

房亂囂嚇壞鸞吹而鸞吹不敢做聲素娥忙出答應而閉上紗窗整  
睡一日而靈前不肯出拜而想著未公心酸淚下而素娥攜酒菜相  
勸鸞吹無奈勉飲而生素嘈雜四房大小姐之事而素娥含飯幾乎  
噴出委委折折淋漓漓遂成一段花嬌柳媚燕乳鶯雛文字使賢  
媛守禮孝女思親一片正情流露滿紙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詎不信  
歟

烏之將死其鳴也哀湘靈一字一詩哀極矣未及私囑素娥之沉痛  
入骨也人死則魂升魄降廓然還之太虛耳而欲區區留一詩名立  
一嗣子豈非大愚然以此言情則爲至情以此成文卽爲至文

鬼猶求食不肯爲無祀孤魂與素娥病中犯複而一字絕不雷同且  
卽素娥口中點明此又特犯之一法

長卿所必欲親致書信者欲述知懷恩之言見道路太平扈從絡繹  
供應齊全可安驅而至無意外之虞以大慰水夫人之心而解其悲  
痛耳孰知水夫人固並未下楚囚之淚至道路之危險小人之機械  
則已洞若觀火引裴度武元衡一事更是於命而生死不足以動之  
安得不恹然如有所失耶

湘靈初怪鸞吹素娥後乃明白文固曲折可喜庸手且以爲故生枝  
節矣不知鸞吹等若先通知湘靈則無長卿求籤望氣聽讀遇逸人  
試英物許多妙事妙文文家波瀾樓閣離合頓挫之法俱爲贅物旣  
不通知則必應招湘靈之怪旣已招怪則必應釋湘靈之疑作者於



長卿求見時力允鸞吹素娥之請於約述二字內伏招怪之根細講二字內伏釋疑之根真屬曲折匠心縱橫如意者矣

湘靈洗臉不過閒情閒事而湘靈之嬌小任夫人之老成湘靈之心開任夫人之着急真情活現且因任夫人之着急而湘靈病勢之危益見因湘靈之心開而長卿勿藥之言益驗細意揩擦致任夫人忍出一身冷汗已預伏采選之根否則大病初愈安能乘轎遠行結親拜堂愛如許勞頓耶左傳史記凡綴一閒情閒事俱與正文注射搖曳惟此書獨得其秘

長卿欲先定湘靈未脫俗情聞水夫人侃侃之說能不赧然自媿非抑長卿也以第一等筆墨寫水夫人自不得不以第二等筆墨寫長卿矣速連作揖服善之誠改過之勇亦何可及而水夫人之公正乃於此益見云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無字卷之七

第四十回

田氏改裝雙珠入掌

洪文落職千里傳書

長卿道莫非大小姐病勢有甚變頭麼鄭聲道不是大小姐今日聞說又健旺些是老爺有甚要緊事急待洪老爺去商量站在三堂上立等一刻也緩不得哩長卿笑道敢是有甚前程干礙這也是極平常事何至如此惟長卿可爲是言觀後文笑洪年者可見遂起身告辭鄭升吩咐轎夫加力飛跑自己跨馬連加幾鞭先趕入城稟報長卿被這幾個轎夫亂跌亂撞的擷入縣來任公接住扯進內書房低聲說道賢姪出衙後卽得一信朝廷因粵西蕩平祭

告天地采選童女歌舞侑神每省差內監二名督司其事不日就要出京

大小女雖現議受定而素臣豈能即歸二小女亦未字人急切之中如何

是好長卿道郊祀何用女子歌舞數亦無多怎便差人往各省采選這是

做衙門專司之事小姪若在京中必為飛章諫阻遠語不及至兩位世妹幼者

既未字人當從權於此地縉紳之家擇一佳婿難話不易長者已稟知文伯母

於十九日行聘矣已字之也女可選去侑神麼迂話不行老伯但請放心任公

着急道老姪怎說這樣迂濶話兒皇上託名侑神其實聽番僧耶說要采

美女做鼎爐學天魔之舞起無遮大會供養那些活佛哩旨意是各省官

民凡有女年十三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不論已字未字但未出嫁者俱送

官采選違者即以蔑旨論哩長卿長歎道番僧流禍一至於此素臣聞之

當髮上衝冠矣上論在此時却是閒話任公道老夫因沒主意急待老姪設策怎專

講閒話不發一謀長卿道定靜安慮一些也凌躡不得一派迂話閒話然却有至理小

姪被轎夫攔壞了趣極靈極須定一定心靜坐一會纔好發想老伯若再催逼

便無從想起了急驚風偏懂着慢郎中乃頓挫之法任公沒法唯唯入內只見任夫人母女

哭做一處任公道不是哭泣的事夫人平日極有智謀怎今日就策劃不

出一個妙計來極贊夫人有謀總是逼寫之法任夫人道這事實是沒法文郎還隔數千

里何能插翅飛回素文這等才貌豈堪配以庸流如今倉卒之中連庸流

也沒處擇起此已為洪儒埋根你叫我有甚策劃你現任做官衙中耳目衆多逃

又逃不去詐死又詐不來假說嫁過又假不得極言其難總是逼寫之法你叫我有甚

策劃天阿除非林天淵他便是出名的女天罡敢有甚妙法兒空青一點筆妙入神

任公蹙着眉頭復走出問長卿長卿搖頭道不中用不中用是再不想不通情理如

今只得要求救兵了奇話任公茫然問求甚救兵長卿道文伯母知幾遠行

料事如神小姪自揣萬萬不及極贊水夫人如神總是逼寫之法今以此事稟之或有妙

算故說是求救兵任公沉吟道這是原關係兩家本該通知就煩老姪一

行但須慎密不露風聲纔好長卿道這個自然因復到西莊密告古心古

心大驚忙去稟知水夫人水夫人呆想一會也自没法至水夫人没法則思路絕矣至此始

逼得出改阮氏道媳婦倒有一計只消二嬌男扮娶了任小姐來家便可

免采選之禍上文于呼萬喚止水夫人沉吟道此殊非禮但別無良法奈

何雖不許而若許故古心可進言古心道此事關係不小望母親從權行之一面行定一

面令弟婦改裝將未任兩小姐雙娶過門阮氏單為任謀古心兼為未計錯落得情理我們初

搬此間外人不識深淺料無方礙弟婦只須在門內改裝更不致有破綻

媳婦之言似屬可聽水夫人一時沒有主意只得允了可見允之不易古心忙出

外述知長卿大喜即上馬加鞭趕至縣中回覆任公夫婦及湘靈俱各大

喜水夫人不得已而曲從長卿等諸人則俱大喜此為皮裏陽秋長卿見日尙未落復上馬飛奔未家來

鸞吹是預先進備下的長卿一到鴻儒即出迎接茶點酒席流水的搬將

上來長卿留心把洪儒細看見他禮貌雖不甚嫻習應對雖不甚文雅却

是豐頤厚背饒有福相出聲重而不濁遲而不蹇關合長卿耳性最妙且年紀正與

素文相當因叫未能到半邊附耳把采選舞女及水夫人策劃改裝雙娶

之事說知再縣中第二位小姐與你家公子年紀相當不說才貌皮裏陽秋我的主

意要撮合為婚你可一并轉達鸞吹酒令驗矣始知前伏筆之妙你家公子尙在制中不



妨行權入贅俟服滿後成婚可也未能即入轉稟鸞吹呆了道請問何故故呆了怎

有這等事二小姐之事不消說是遵文太夫人之命大相公得配任家二

小姐更是過望之事行權入贅服滿成婚一聽洪老爺主張便了說罷登

時蹙損雙蛾愀然不樂素娥因避嫌疑未能進來即退入裏間房裏却偷

眼看著外面見鸞吹恁般面色心中疑惑暗忖若得素文為姑嫂是最好

的事怎反不樂正在猜疑忽然想起道是呀慧眼靈心非此則必須鸞吹自道不成文理矣因出

向鸞吹道姐姐事不宜遲姐夫那邊也要從權先過門去俟服滿成婚的

了鸞吹脹紅了臉答不出來素娥道這是生死關頭姐姐怎作此兒女之

態鸞吹只得說道爹爹靈柩在堂無人照管過門是斷斷不能的照管靈柩生死

以之可謂孝矣素娥失聲道阿呀此與下句不連下文是忽然又想出招贅一法與失聲阿呀毫不相涉非細意揣摩便失作者

之意姐姐沒有別法只得要姐夫入贅的了鸞吹更不言語不言便是許方是千金貴人

素娥便吩咐未能慧眼靈心待洪老爺起身素娥何以不如鸞吹之貴重因生死關頭更無可推卻故速去

通知東方老爺未能應諾先將鸞吹之言回覆長卿許雙娶及素文姻事長卿回到

縣中將洪儒相貌聲音俱合富貴之格要替素文作伐之事說知任公夫

婦本不情願因信長卿說有後福心便惑了且年紀門戶俱屬相當又與

素臣瓜葛急切中也是難得始知前文庸流也沒處擇起一語先為此處理根故一拍即合便應允了素

文平日甚鄙其人且滿心欲嫁一個風流才子那裏把洪儒看得入眼一

則父母之命不可違背二則鸞吹姊妹常說起洪儒改行三則聽信長卿

之言四則喜與鸞吹等相聚五則月下老人赤繩繫定只此一條便足却先羅寫四項深見

素文之不情願耳也就逆來順受了任公擇日只有二十五日是大周堂二十二



日是小周堂即一吉期亦必用禮法因恐遲遲有變就擇了二十二日東方僑却正

擇的是二十五日令東方旭進京會試便主張十九日下定二十二日入

贅二十五日進京俟服滿成婚文未兩家都怕遲悞俱準了十九二十二

兩日東方宦家豪富作事頗易任公現任一贅一嫁也覺寬然水夫人料

理兩媳進門還不打緊只有未家一男二女嫁的嫁贅的贅單靠着未能

一人如何料理水夫人只得把家中之事交與古心夫婦自己却反入城

照管未家之事只有此法直待東方旭招進門來未洪儒贅入縣去然後乘轎

押在素娥轎後三處鈎聯分拆不開到西莊來此等嫁娶古今罕見湘靈小姐做房在水夫人

裏間素娥做房在田氏裏間是晚要遮掩外人耳目田氏只得穿帶素臣

衣巾脚下多將裏脚布纏裹著一雙小小烏鞞打扮得如潘安宋玉一般

司禮樂工諸色執事人等暗暗議論怪是兩位千金小姐肯雙嫁這孫相

公原來有這等相貌真是人中之寶新郎新人拜過花燭就是冰絃合晴

霞交拜這却為何原因晴霞聰巧異常天性善畫伏筆湘靈繡作都是他憑

空結換一時雙絕與湘靈寸步不離知心着力兼以容貌頗佳任公夫婦

怕被采選故通知水夫人把冰絃改裝將晴霞配作一對小僮房眾人不

知就裏更加稱賞田氏至坐牀撒帳以後諸色人等都向前廳酒飯心裏

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阮氏笑道怪道古來有女扮男裝的事二孀帶起頭

巾穿起袍服儼然一個美男子那裏看得出真假此一論逼起田氏冰絃兩說田氏道

真的那裏假得來休說作揖起倒有許多不便只那一步路兒纔是難走

那雙脚在鞞裏劃來劃去好不怕人哩冰絃道別的不打緊只這臉兒沒



處放虧著從沒出外見過人冰絃端靜水夫人 家教一筆俱見只這紫函秋香們幾雙眼

睛就是利害若認得莊上幾個人便再假不成哩阮氏一說反此二說正 皆以逼出水夫人一論

水夫人道為人當步步踏著實地不可弄一毫玄虛前日百忙中誤聽大

媳之言為此行險徼倖之計累我提心弔膽夢寐不甯我自幼隨父遠任

出嫁後在京在外頻年宦海受過多少舟車險厄歷過多少仕途傾軋却

自信以禮自守以正都覺處之泰然從沒這番驚疑恐懼聖人說君子坦

蕩蕩小人長戚戚誠不誣也以水夫人而為此苟且之計 必宜有此一段正論以結之素娥除下紅兜

來拜見水夫人水夫人道古者三月廟見然後成婦俗禮以三日代之但

此番舉動原屬權宜之計玉佳回來當另結花燭倒是今日見禮為是湘

靈便也除去紅兜與素娥一同拜見次及阮氏水夫人主張行了小禮次

及田氏兩人俱跪下去田氏道方纔交拜就算了忙去攙扶却一手只挽

住了素娥冰絃搶上一步來扯湘靈湘靈瞥見嚇得冷汗直淋紅兜灑脫 之故

袖子三兩步跑進裏間奔上牀去喘息不已情文相生 婉孌可愛水夫人道三小姐

敢是錯認了也這是冰絃丫鬟改扮著配你家晴霞的湘靈方纔明白只

是病未復原勉強支撐勞苦已極被這一嚇把身子登時軟化竟掙扎不

起此段情文或賞其密緻或賞其跳脫或賞其關合病後而不知其借此 一波便於直走任公一邊如總評所批也奇文如寶而面玲瓏豈虛譽

哉水夫人道他身子乏極了快些伏侍他睡罷有粥湯沒有此語 未畢晴霞答應

備有參湯清知縣勝似窮秀才兼關合病後水夫人道更好快斟上去冰絃卸下衣帽脫

去皂鞢擊着迎花紅燭同晴霞將參湯送上笑嘻嘻的說道三小姐看冰

絃還是女人是男人呢這水夫人及冰絃緣何稱湘靈為三小姐斷法 因素

臣未回依時俗童養之例稱素娥為二小姐湘靈為三小姐璇姑年長定約在先特空大小姐名目待之原是水夫人定下的借稱謂之便鈎湘靈

看冰絃一眼續法書中如此斷續之法不一而足明眼自知微微而笑自結自解情文田氏已卸

下男裝抱過小孩哺乳終改裝之局素娥問取甚乳名田氏道婆婆取的叫做

龍郎點出乳名素娥道子年子月俱屬水水歸冬旺龍得水則飛騰變化不可

方物真佳名也并點命名之意水夫人等團圓家宴湘靈不能與席自在房中替

素文擔着鬼胎一筆飛渡那知任公是日接進洪儒仔細估看却反喜出望外

你道為何俗語道的好相隨心轉又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洪儒春間溺

於賭博飢飽失時寒煖無節形容枯槁所交匪人氣度窘迫兼在公堂之

上畏刑懼罪俯首乞憐那種情形委實難看後來反邪皈正聽着鸞吹教

訓溫習舊業心安體閑便覺移氣養體與前鼠蹟獐形大不同了這日穿著華麗喜溢眉宇任公見過他向日醜態便如改頭換面一般三分相貌

便已看作十分所以大喜過望正是

昔為墻下囚 今為座上客 同是此一人 形容竟各別

任夫人及素文小姐也只認是醜陋之相今見洪儒大耳豐頤紅唇白面

也就轉憂為喜更喜洪儒一味謙順老實任公夫婦日漸憐愛素文倚恃

才貌之念也日漸減損任公因其尚在制中不令與素文同宿洪儒也守

規蹈矩不生他想是洪儒情性只苦了素文情實已開日間滾得火熱到夜便

要分開獨擁寒衾好生難過是素文情性直過十日半月之後竟自做成了例

日聚夜散並不為難了看官們要知道素文雖是動情即從素文動情發論繼轉素娥湘靈



飛渡東方鸞吹團成一片無年紀尚小湘靈素娥年長情多却明就假局

纖毫斧鑿痕迹真是作手只如過繼人家做女兒一般更是心無雜念只有東方旭鸞吹夫婦二人

一個文章魁首一個仕女班頭年已破瓜容俱絕麗聰明透骨才藻驚人

天生這一對美滿姻緣剛湊着洞房花燭就是魯男再世柳下更生也講

不得閉門不納坐懷不亂了一氣飛渡句豈知合卺以後東方始升將紅

巾挑起見鸞吹果然天姿絕世國色無雙心中大喜却是滿面愁容淚如

雨下又不覺猛喫一驚孝哉鸞吹讀者不察亦當猛吃一驚了鬟在旁說道家小姐因在制

中權就花燭肝腸寸裂悲痛難堪自十九日下定起至今水米不沾哭泣

未止不特難薦枕席即同室起居亦所不能特命賤婢稟知請貴人自宿

此房容小姐仍歸內室倘能相諒感德無窮如其不然誓以死守始升肅

然起敬道曲從易起救難卑人素知小姐賢孝果然名不虛傳夫婦人倫之始親

喪天地之經小姐係巾幗女流尚知守禮卑人乃鬚眉男子豈敢敗常唯唯

易侃謹遵此約分室而居便了鸞吹一向懷着鬼胎恐始升強行非禮今

聞此侃侃之說登時改變愁顏收泪拜謝道君子之心真如青天白日賤

妾之感不啻刻骨銘心矣始升還禮不迭說道晚間雖不同房日間似可

同室卑人於二十五日即當長行這三兩日內當與小姐略盡鴻案相莊

之事不識能俯從否鸞吹道既容賤妾守禮日間同室自當仰遵但願君

子敬而不侮莊而不謔耳始升道這箇自然當夜鸞吹仍歸內房宿歇次

日出來夫婦兩人不拘俗套竟你問我答講些家常說些經史談些詩文

臧否些人物不覺議論到素臣身上始升道此人乃當今第一奇男子可

惜前在尊府因避嫌沒來拜見小姐與之周旋最久其性情學術可得詳言之否鸞吹道他的學問淵深性量宏遠賤妾無從窺其一二只就他救小婦之難不欺暗室赴良友之急不恤性命請尙方之劍不避鼎鑊也就古今來有數的人物了因把湖上周旋及聞長卿病重徒步入京之事約略述知始升嘖嘖稱歎道卑人只知他直言極諫及與令妹同牀不亂之事不知其友誼之篤兼與小姐尙有許多委曲卑人設身處地若遇此等人受其救命之恩又有嫌疑之迹心當委身事之不如小姐之愨然矣因提筆取紙寫出幾句道

當年貴主惜微軀宛轉相從鍾大夫漫道使君家有婦可知妾不比羅敷

鸞吹看了也把筆於紙後寫着幾句始升接過看時見是

千金一刻欲捐軀落落難求大丈夫古廟三更心鐵石使君當日

是羅敷

卽此一詩可見鸞吹之大方且不欺其夫兼不忍沒素臣之奇節

始升道原來小姐也會俯就他來鸞吹因把當日苦情願爲小星及素臣一番侃侃正論述了一遍說道先父因愛他才品不過雖知已娶欲爲兩全轉是賤妾把他心事表明方纔中止的始升太息道文素臣之砥節岳父之愛才小姐之始於感恩而終於守正均非易及素臣言鍾建無妻而愚兒有室這是他託詞鍾建豈必無妻素臣何妨有室遇美色於密室已難全節況小姐以苦情相訴願爲小星而能漠不動心此真人傑也我始升甘拜下風矣只可惜遠隔山川瓜期無定不知何日方能一識荊州耳

夫婦好合如鼓瑟琴鸞吹道恩兄雖未得見恩兄之母現在咫尺郎君欲一見否始升驚喜道怎素臣之母倒在此處不得見君子得見君子之母亦尋源溯本之道況此等正人其母必非庸女子拜見固慙鄙願但恐非親非故未便冒昧耳鸞吹道妾因受恩兄救命之恩全節之德已認為親兄前見伯母即拜為親母矣非是母不能生是兄郎君若一見吾母當勝讀十年書也因把水夫人先見與古心避難來此自己拜為親母及聞其議論心胸頓開茅塞并長卿作伐將湘靈素娥雙嫁素臣之事備細說知始升大喜道此等人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今乃得與為郎舅何快如之其母既為卿母即卑人之岳母也況如此賢母而不可見乎明日與汝回家拜見翁姑即當同往拜謁并見古心此時兩腋颼颼比前日僥倖一第之喜覺勝

百倍矣至你令妹曾與素臣同牀數月前聞許配孫姓正自疑不可解原來有這許多緣故真奇聞也鸞吹向日只知道始升博學能文風流爾雅不知他心術如何今見其守禮不佻兼之好善若渴私心喜幸不比尋常兩人互相敬愛如對明師良友迥非閨房暱愛伉儷私情可比了新婚別調正是

巢居鳩婦終嫌拙 隊逐鷓夫太覺凶 水面鴛鴦鎮遊戲

不如鸞鳳奏和離

始升拜見水夫人如仰泰山而觀滄海益信鸞吹之言不謬并由古心而得見長卿遂定傾蓋之交始升懊悔已約定本邑公車不得與長卿作伴長卿也等不及念五日即於念四這日起身進京

如此連接有一毫斷續痕迹否水滸等書則惟

有不在話下却說且封了一兩銀子託任公賞那晏公廟廟祝水洩領了

水夫人書札不云水夫人托寄見長曉行夜宿走了二十餘日進了北直

地面早已開動了各府縣城市鄉村家家嫁娶日日婚姻真個飢不擇食

寒不擇衣正不知多少美女配了醜夫老夫招了少女更看着那些奄人

內侍絡繹道途馳驛乘傳前呵後擁人裝鬼臉狐假虎威不勝長歎直至

歲底纔進都門傍晚到家知道本寺堂官特參長卿假滿不銷失誤郊天

大祀奉旨革職了洪年氣憤道舊規給假兩月有一個月餘限限滿不銷

還有在途雨雪守風阻險因病延遲諸般情節可以聲說怎正限纔滿就

參起來就是參處也不過罰俸處分怎有革職的事老爺明日到本衙門

具呈看他如何回答再不往都察院衙門具揭老奴拚這條性命便去擊

鼓聲冤也顧不得了長卿笑道甚麼大事他人莫有何冤屈他人非就這

樣忙亂起來他人必前日文老爺在午門前候旨處常之冤慚也沒見他動一點

聲色你也跟在那裏親眼見過的休得講這些閒話以此為閒話途中雨

雪連縣文太夫人的書信若打濕了不是當頭的書信重於一官快掣出

來看看無官一身輕正好安心去遼東走遭反以去官趙老爺也久不會

了此事亦更是一舉兩得之事長卿之妻白夫人道那裏為銷假遲了這

還是四五月裏種的禍根靳直那厮因相公託病辭他就記了恨後來又

知道相公與文伯伯相好前番又住在我家恨上加恨纔吩咐堂上官參

了內閣迎合他也只掇得降級是那厮票出中旨竟革了職三四日前袁

老伯從貴州回來抱着不平要出揭帖到吏禮兩科去說我們衙門變亂



成例滅屬媚權妾身想起朝政濁亂如此幾個有氣骨的人那裏還容得  
卜當不起辭了甜桃反喫苦李我們這樣下場算是第一等了如今拗着

他的不止竄逐兼要坐贓此劉瑾之事追比株連酷於刑戮此三天御史有執書自刎而不敢上

事還和他亂出什麼好處來是妾身叫人去說轉了反去說轉不聞得袁

老伯早晚也要告休不肯做官哩長卿道夫人所見正合下官之意洪年

見主人主母都是一般主意不敢再說急將行李打開拏出書來道老爺

請收了這外面的紬紙沒濕一點裏面自然是乾的了長卿收好書信次

日去看正齋正齋已奉旨外調告不得休了伏筆長卿詢問別後諸事正齋

太息道時事真不可為矣弟自六月出都經過河南湖廣自常德府過去

到辰州鎮遠等處固然盜賊縱橫虛就是汴城這邊過了衛輝府湯陰淇

縣交界一半虛半實以此時向是舊賊與德州天津不同及順德府過來趙州栢鄉交界虛這樣

近京之地公然就有綠林占據山城水泊四出剽掠德州河下凶徒明火

執仗劫奪宮女實天津衛大盜劫牢殺死景王府長史家屬一實但德州是已往事天

津是未來事又不相同至今無獲前日郊祀告天奏獻蕩平粵西功績反把首功之

人休致回去一實補書中所未見刑賞顛倒若此託名侑神采選童女騷擾天下實

述書中廣收進奉一虛蒐羅珍異一虛太息一段虛實夾寫無一筆以致賄

賂公行富民重足而立貧民揭竿而起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前日為吾兄

之事不勝憤激有情如今想起來真屬腐鼠矣小弟此番出去凶多吉少

然因畏禍而改柯易葉性亦不能得如吾兄與日已罷職歸田便是十分

僥倖了長卿道首功之人定是林土豪了如何反行休致請道其故正齋

道粵西實未蕩平賊首竄伏深峒訛傳已死監軍太監冒神功急於邀功  
欲以蕩平奏報士豪不肯要統兵深入冒監便刻一疏說士豪不戢兵卒  
擄掠苗婦牲畜與斬直關會倒旨下來將功折罪姑免削職提問把他休  
致回籍去了長卿扼腕道古人每歎鳥盡弓藏今并不俟鳥盡而先藏其  
弓邊將解體矣正齋問長卿別後之事知不日將往遼東因長歎一聲道  
素兄已成大名日兄亦得附驥尾而傳矣我輩碌碌其將奈何正齋前太  
似左傳晏嬰論季語此太息一段則為爾寂寂兩人別過匆匆的過了歲  
鄧禹笑人之致也如是方足為洪趙諸人之友事正齋便出京赴任長卿便束裝望遼東來走了三四站路這一日宿在  
沙河驛地方只見店壁上龍蛇飞舞寫着幾行大字是

中桂影月娟娟北地霜痕凍野田正憶暮雲依膝下忽看飛劍落

燈前魂驚白鶴雙雙墮指雨血灑黃龍點點鮮指一漫道庖丁能導

窾一泓秋水最堪憐未寫事先出詩

長卿認得是素臣筆蹟着驚道原來素臣至此便着驚恐文伯母真如神  
之見也鈎聯因問店家係何人所題是幾月裏邊的事店家道說也怕人

開口這是彈王的一位老爺所題鄭他姓文名白南直隸吳江縣人氏鄭

用俺這裏南來北往每日少也有百十人經過那一個不知道他的好名

兒加贊還有到過他家的哩此入神八月二十日晌午時候這文老爺下

俺店來三更時分半空裏落下兩個道士一個和尚那和尚一顆頭敢有

三四十觔重加此一他怎的與文老爺有仇要來行刺這文老爺又怎的

先照住了他一刀就剝下那一顆頭來兩個道士傷了一個擊住了一個

不知怎的求告就都放了去累俺們地方上報官相驗費了幾兩銀子許多時日方纔了結這文老爺冤家也多一路廝殺將去成百整十的人馬都被他趕盡殺絕撞著一條爛草繩兒喫他絆倒了可惜這樣好人不得長在世上老天也是沒眼睛的主子哩

驚之重之贊之惜之正齋所謂已成大名者是

長卿大驚

道你怎麼說這文老爺怎的被人絆倒了那店家兩隻眼酸酸的待要吊下淚來更復哭之說道幾百十強盜殺他不過後來被三兩個土賊趕入河內淹死了這不是爛草繩絆倒了癩象嗎長卿喫這一驚非同小可正是  
冷水灌頭冰入骨  
沸湯澆體火燒心

總評

長卿有定靜安慮大道而至不中用任夫人極有智謀而毫無策劃

水夫人料事如神而亦呆想沒法總逼出改裝一著也以水夫人之秉禮何肯為此苟且之計故必四面逼寫思路俱絕阮氏之言方可入耳古心之勸方可曲從觀後水夫人回奏天子以此為終身自訟之端則知此回之四面逼寫費良工若干苦心矣書不易作亦豈易讀耶

除非林天淵一筆如天外奇峰倒插而入嵌伏之妙巧奪天工矣讀至五十六回兼通數學六十二回女天罡數語始知此處出名女天罡之妙全以金針度人也奇文化文

鸞吹說到那裏登時愀然不樂非素娥慧心照出令讀者茫然無一入頭處也而以素娥慧心照出較別起爐竈者巧笨死活相去何如

才人筆墨之妙半由意匠豈虛語耶

女扮男裝田氏所怕在脚冰絃所怕在臉改裝之難此二事實足盡之綴以水夫人一段正論於遊戲時當頭一棒真有功名教之書

冰絃搶扯湘靈湘靈冷汗直淋細緻極矣其靈便尤不可及蓋此日三處花燭不得不各爲點敘擱起這邊且說那邊係凡書通病本書所斷斷不犯者今就湘靈一嚇之便輒化在牀不能與席旣別醒湘靈病後兼省許多累墜而自在房中替素文擔着鬼胎便從空直提過任公一邊豈非出神入化絕世奇文

從湘靈提過素文靈妙極矣從素文過文鸞吹卽在動情上闢論而入既有變換且并頂湘靈素娥尤爲周匝也視水滸等書之斷續

紀者相去奚啻上下牀之別

有鸞吹之賢孝必宜配以東方之雅正至其好善之誠則尤鸞吹所愜心而滿願者鸞吹於素臣身心可併性命可捐使其夫與己異趣便屬終身缺陷今得如此同心豈不大快作者於好善若渴上特下兼之二字此爲皮裏陽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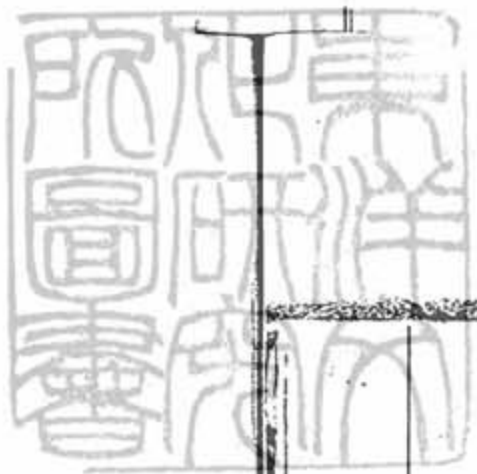
洪年欲拚性命而長卿笑其忙亂指爲閒話與正齋欲出揭帖而白夫人反去說轉者如出一轍人人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安得如長卿夫婦者爲仕途雪此恥乎

素臣止一衿耳特以引見時數言遂致名重天下觀店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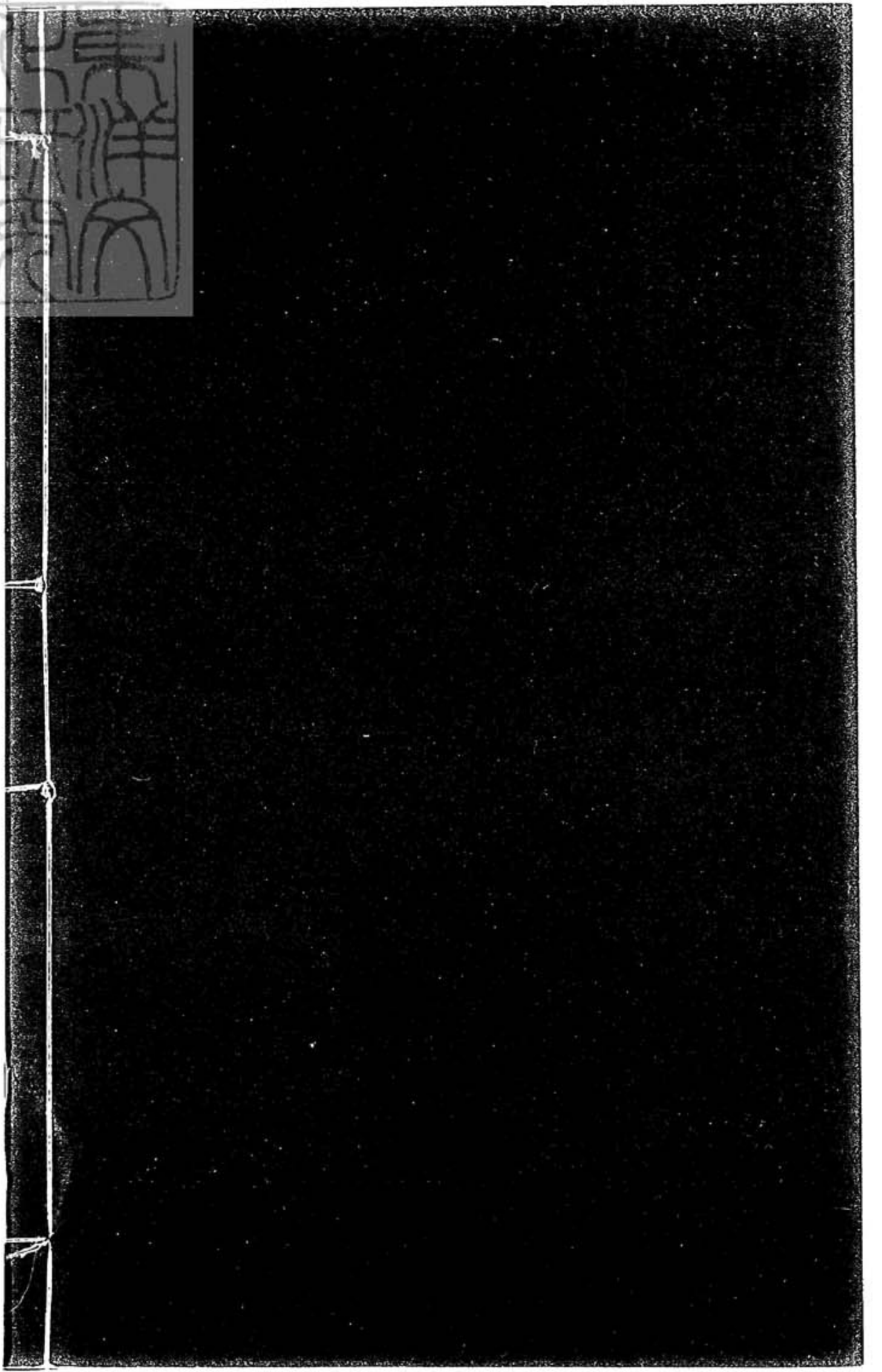
以下遺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所  
圖  
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十四

双紅堂  
小説  
88(19)

科2985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無字卷之七

第四十一回

俠客贈龍泉羣凶投首

奄人折虎翼一性歸空

長卿慌張盤問店家道這店中之事是親眼見的往後的事就是傳聞話

便雜了有的說在關口遇盜怎樣把強盜都殺盡的實事有的說在關外

遇盜被強盜殺敗虧着他熱人救了的實事有的說西天活佛差了五百

尊羅漢拏他被他一勛斗打破了天羅地網的一說有的說他是二郎神

轉世把天尊活佛都殺敗了又有的說怎樣裏應外合放火燒了寶音

寺一實有的說是怎樣變化了進去的一說到後來說是在汊河被一起

土賊趕在河裏淹死的一訛傳有的又說因燒了寶音寺殺多了人懼罪投

河的一猜究竟是怎样廝殺怎樣淹死却沒曾看見此尚似可疑看見文老爺

屍首的却多還有替他穿白戴孝設位哭祭的哩此又是可信兼補出事實牆上這詩

因為本縣老爺抄去疊成案卷怕一時要查起來冷鍋裏爆豆沒敢去掉

長卿聽店家話太荒唐便不肯信一却因水夫人先見想行刺劫殺事所

應有一信但素臣為人豈至橫死道路又一疑而戴孝設祭之說又似屬有因

又一顛倒了一夜沒會合眼次日微明起來主意且到遼東方知生死確

信不表長卿自去探訪確信且道素臣生死究竟如何此處斷續似循用稗官冒套以不表

且道等字為過繼而方知生死確信一句立定老椿然後以確信二字結住長卿以生死二字飛渡素臣如一輪生兩枝無絲毫膠合之迹又何嘗

耶原來素臣自四年八月十七日提清在兵部領了火牌勘合出京在

通州與日月長卿等作別見天色將晚與押解官商量下店俟明日早行

那解官姓鍾名仁中人之資可善可惡是中營一員千總雖受斬直指使凌逼素臣

却被懷恩嚴切吩咐又撥東宮兩個衛士監押同行心中畏懼不敢作惡

早行暮宿飲食水火安心任素臣之便當下素臣要宿即喚兵役尋下宿

店讓素臣宿在上房留衛護衛自己領着兵役在廂房歇宿素臣晚膳後

記起崇文門口有一老蒼頭劈面擠過在馬上遞一件東西在自己手內

丟個眼色加上一鞭如飛而去奇峰忽起引入疑城那時諒有緣故忙塞在袖不知

何物至此檢出就燈下一看却是一個小小封袋拆出柬帖上寫著

直言極諫結怨已深晨興夜寐暗害潛侵隱娘紅線空空精精雞鳴

狗盜黃巾綠林蛇神牛鬼包括得盡銷石爍金何以待之刻刻留心臨事

而懼知幾其神豈曰小補梅花六任青田藏戊遁甲孔明如甯落落  
勿為斤斤直料至此非深神龍見首鴻爪畱痕待時而動休哉令名

未四句可謂起余

素臣反覆看了幾遍再想不出寄字之人因字中有梅花六任之說恰值  
西南方起一陣怪風直捲的吹進屋來此即卽袖占一課西南屬巽風又

主巽加酉時得十數得巽之漸此後天之卦二巽得十加時十數以六除之二爻動變漸卦暗忖巽在

牀下風勢甚緊事頃刻矣體既和用互見水火有生無制變為體克兌金  
有水克反能生詞占俱吉匪寇婚媾也因惹到外間將東宮衛士牀頭一

把腰刀掣在手中把火放在地下說道牀下壯士請出相見只聽牀底下  
低應一聲來也就這聲裏托地跳出一個渾身紫縛的武士手提寶刀向

素臣淺淺一啗素臣看那武士裝束得如豈崙奴一樣甚是勇猛但見

面似垂壺逞威風紅毛一嘴形如餓虎添殺氣鐵帚奴眉猿臂狼腰  
摸量着有千百觔水牛精力豐頤潤額遮莫去饒五七寸火炭心腸

恭敬不忘遇趙盾肯做他觸槐義士拔刀相助禦公徒便是那翳桑

餓人兩度逢君隻名未吐一鈎贈我萬惡皆空即羣凶投首意而氣象萬千

素臣暗暗驚賞按刀問道壯士何來豈亦為關人爪士耶那武士微笑道  
俺雖非斬直爪士却受其禮請來做刺客因敬文爺忠直特地應承來送

一信那廝門下異人極多不見俺回必另着人來前去沙河關裏關外甯

遠衛沙嶺三汊河安山這幾處山川糾縷形勢險惡地方空野煞要畱心

因解下刀鞘并手中那刀安放桌上說道這是那廝鎮家之寶俺有心賺

來的文爺非此不足防身後會有期前途保重俺便去也

來得突兀去得爽快真可謂筆

歌臺說畢聳身一躍寂然不見素臣嗟歎感念不能已已早驚動了解官

衛士兵役巡夫店家伙計人等擁進房來素臣約述一遍個個目睛口呆伸出舌頭縮不進去獨有兩個衛士甚是硬朗說文爺不該放他去的只叫應了咱們擒住這厮解到地方官去摘了他口詞就不怕斬公公展翅了他敢楞睜一點兒咱就搨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素臣笑道他來去如風但恐搨不着耳衛士也笑道他無故也是個人敢有三顆頭六隻臂嗎素臣道不妨他原說另有能人來哩鍾仁道爺們休如此說斬公公門下九流三教稀奇古怪的人少也要拏米數兒數俺營裏的趙副爺不是那高條子濶背膀一嘴鐵線也似的剪邊鬍子麼

繪出活肖教場裏那樣大響

子一手提着一個要走幾遭硬弓開三張還不稱意前日被斬公公挑了去叫他舉內教場的石將臺使出一身臭汗休想挪動分毫斬公公滿口罵着這杭杭子原來中看不中喫叫他身邊幾個小老公合着些小和尚

道士一個個都掇起來了

此必用幻術以攝伏人心

道趙副爺脹紅了臉彈沒敢做聲

我們怎樣生個法兒到州縣多起些兵快護送前去方好幾句話說得衛士閉口無言滿面懼色素臣道死生有命斬直那厮要的是我與各位無涉只顧放心前進便了素臣打發眾人散去吹燈上牀右手持刀左手按

膝閉目而坐

若更有事者然非佈疑陣法當如是

暗想那刺客面貌甚熟是在何處見過想

了一會忽然笑道是了前月中在河間府店裏見過他來便是那行刺尼姑的大漢那晚帶的斗笠今日却是紫巾可惜問不及姓名懊悔不已次

日宿薊州第二日至沙河驛下店素臣睡了一覺養精起方及點燈喚

了晚飯袖占一課年月日加時得觀之否子年八月二十日共得二十九

為觀六除用克體主凶然八月二十坤氣將盛巽氣大衰且互艮及坤皆

助體勢變乾金又克巽木酉月克巽戌時助坤皆為吉兆木克土金反克

木必有鬪殺之事主害我而反自害巽為長高賊不壯狠陰用其半數在

二二三之間木局於亥半夜必見此係先天之卦因暗囑衛士速備繩索鏡

鉤在屋中黑暗無月色處理伏半夜裏聽房中聲響有人逃出即便擒捉

衛士似信不信的與兵役店家預備去了素臣在房放開鋪蓋把衣服坐

具打束人形蓋放被內另取一雙鞋子安放牀前地上將窗掩閉一手仗

着寶刀側身蹲立暗處眼睜睜地看着外邊一更以後萬籟無聲想起母

兄妻妾不覺潛然淚下以課雖吉而變無窮占稍乖而生即殞也恐懼了

一會臨事而懼二更將繁月出東山屋內西窗已有月光窗眼內瞥見一

人站在外層屋脊之上情知是了將手中刀一緊站定步兒見屋脊上又

探出兩影先前那人早落下來扯開窗戶側身而入竟奔素臣牀前把手

中刀望牀上儘力斫下那屋上早又飛進兩人素臣口中起箇霹靂照著

先進的砍一刀去叫聲阿呀望後便倒牀邊那人急掣轉身素臣就地

一滾此一滾最妙否那人見不是頭勢急飛身平縱出窗素臣半中間直

發出來一刀剝去早剝着左腳朶骨大喊一聲平倒下地就如天崩地塌

一般震得房柱兀兀而動梁上的塵土便直撲下來素臣看得親切那人

纔待掙扎手起一刀頭已落地後一人見先進兩人失利不敢進步飛身



上房早被埋伏的人撓鉤套索鏢刀綁繩齊上平空的拉得倒撞下來素

臣便把先砍傷的一個擒住眾人亂做一堆七手八腳繩穿索綁出火照

看火係藏好方知兩個活的是道士一個死的是和尚素臣動手重複綁

好詳慎把刀指定喝令實說同夥還有何人却是兩眼不斬的看着院中屋

上詳慎兩道士齊說只有三人更無別夥素臣情知是實低頭看時至此方

極見道士大腿上着的一刀饒是側閃便已削去半腿皮肉鮮血淋漓好

和尚的脚柔骨平截兩半好頭落在地伶伶俐俐的休想沾帶着一絲皮

兒肉兒筋兒骨兒好火光之下看那口刀血染銀鈎寶光騰輝不會缺半

點鋒芒好歎道若沒這寶刀今日還費周折贊斬直那厮只知以利器殺

人却反以利器假人又一贊法紅鬚義士奚啻錫我百朋矣又一贊法再細看那道

士面貌至此方看面貌饒有福相並無奸詐忽起一念欲義釋以屏退從

人仔細推問道你二人是何姓名這和尚何名何處出身有何本領敢來

行刺那沒傷的先開口道小道姓于名人傑這位師兄姓元名克悟俱在

江西龍虎山學法略知武藝被斬直招致在家教演家將這和尚法名性

空河南少林寺出身皈依國師座下算是第一尊阿羅尊者有萬夫不當

之勇能壓生咒死攝魄鈎魂京南京東兩座大寺京東寶音寺是法空和

尚住持京南寶華寺是性空和尚住持朝廷累賜金紫勅封禪師他兩個

是同祖合父的師兄師弟兩寺裏徒子法孫個個打熬氣力學習拳棒本

等少林寺還比不上來他這身上平常着上刀槍劍戟急切不能入去今

日遇着文翁天生神勇纔把性命丟了也是他惡貫滿盈怎這腦袋就容



易伶伶俐的下來

極口稱贊性空即是極口稱贊寶刀歸於孽滿兼作不信語更是十分贊法

他喫的活人

腦子心肝骨髓敢也記不起數兒文爺只看他這頭是多大渾身纏着銅

皮鐵片可也有一處鬆軟的分兒

筆筆變換總是稱贊寶刀

素臣道原來這禿厮如此

可惡這一刀真不枉也因復攜燈細照見那顆頭有巴斗大小連腮夾腦

純是虬筋蟠結渾身鐵裹銅攢刀砍斧斫焉能傷損

前從道士口贊歎此從素臣眼中勘實一

筆分作兩筆寫最妙

提起寶刀將血污展拭越看越愛越愛越看不忍釋手

百倍寫寶刀與

後文寫馬同法古來名將必有精械必有良馬矧此刀為薦惡皆空者乎故必百倍寫之不嫌其絮暗忖前在江頭殺的頭

陀那把刀還不及此刀遠哩

又一寫法

一面收入鞘內一面推問兩人道這斬

直蓄心叛逆黨羽遍天下各處鎮將親藩何人與他通謀外國四夷何國

與他相應他精兵糧草聚於何處大約何時發動須一一說來便將功折

罪饒你性命若有半句支吾便須照性空之樣喫我一刀

仍是賣弄寶刀元克悟

慌道小道並不敢說謊這斬直有姪兒斬仁專好結納豪傑收買民心星

相家俱說他貴不可言望氣者又說他祖墳上有龍文五采斬直因此起

了歹心奉當今御弟景王為主以番僧領占竹及元化真人為主謀朝中

大臣如安太師趙吏部連兵部俱與他交結外邊督撫鎮將如馬越王綵

陳芳武國憲郎如虎俱其心腹遼東天津臺灣乍浦各處洋面上有他的

黨羽河南少林浙江靈隱江南靈濟江西龍虎山鐵樹宮山東大慈悲寺

合剛纔說的寶華寶音各寺觀都藏着他的兵馬錢糧只要一有機會便

各處舉發看他的機局多分是把景王裝頭如王世充唐高祖等故智

太宗始謀不善遂與王世充等同譏惜哉

待事略定然後自取這事自去年四五月間就要發

的因昭慶寺被火燒死了他幾個羽翼去了幾萬錢糧首功山東路上又

被劫去幾十扛金銀財寶奚葉之功兩個心腹夥計名叫袁作忠施存義又弄

掉他十幾萬糧草貨物有仁之功為這幾件事踏蹬才歇手下來這性空和尚

是他一條臂膊又被文爺殺了敢怕還發作不得哩素臣末功素臣道你說道

性空善於咒死壓生因何不行那術却自來送死呢人傑道他這術今年

五月裏邊就行過來補出一事 靳仁曾差一個和尚叫做和光的到吳江探聽

了文爺的年庚八字送進京中性空用法攝了七夜總攝不上魂後來又

同着國師咒了三日兩人俱頭暈眼花幾乎大病暗用傳奕事方有方纔

罷了靳直心疑國師推說和光所訪不確故此没法這回原是遣小道們

兩人來的國師不放心說是紅鬚客都跑了必得性空同去方萬無一失

不料反被文爺殺了仍作不信語極贊寶刀 素臣急問紅鬚客姓甚名誰係何處人

人傑道那紅鬚客飛簷走壁來去如風行無定蹤住無定處常在京南一

帶地方殺人遊戲寫紅鬚筆却並不知他姓名素臣解去二道之縛更問

元化真人係何處人有何本領現在何處番僧領占竹本領何如國師既

與靳直同謀何不奉為法王而反奉番僧還有一個大將軍與法王真人

並豎旗壘裱行劊付係何處人姓甚名誰一并說與我知道克悟道元化

真人能剪草為馬撒豆成兵燒丹煉氣役鬼驅神原在武當山得道現在

景王府中供養與法王分班抗禮各立門戶領占竹本領與國師相仿與

真人各有玄妙大約也不相上下國師不助靳直也不破他的法靳直許

他事成與領占竹一般供養為左右法王他便坐觀成敗手下徒弟却憑

靳直調遣前因文爺放火燒死了他徒弟妙相寬故用法咒壓這回因同

文爺參奏故合謀加害那大將軍就是靳仁並非另有其人錢唐縣一個

村學究單謀此單謀亦係學究者以水滸吳用比之之意受他東閣大學士劉付文爺縣裏的

吳鳳元受他詹事的劉付這兩個便是大將軍的心腹素臣駭然道吳鳳

元是吳天門的兒子年紀還小向在家中何以得入靳仁之黨克悟道吳

天門拜靳直為乾父先意承志真孝子齊肩諂笑靳直愛之如子復還原職

把這吳鳳元挖遷了景王府長史年紀雖只二十三四機謀險詐過於其

父靳仁常稱單謀為張良鳳元為陳平哩靳仁淺露如是素臣太息道原來如此

我又知靳直畜謀在山東湖廣乍浦天津等處也安上幾個豪傑山東指奚葉等

湖廣指林士豪乍浦指劉大郎天津指鐵丐等候着他我看你二人相貌堂堂急當改邪皈正

博個衣紫腰金名垂竹帛若迷而不悟今日縱得餘生後日終難倖免明

有王法幽有鬼神只看性空這等銅筋鐵骨兀是身首異處現前指點却仍是歸功寶

刀可知是天網恢恢國運未至末造東宮又且聖明自古至今曾有沒廢

子皇帝否一句喚醒休更癡心妄想白白的送了性命也兩道士齊哭道小道

們愚昧無知悞入其黨今蒙文爺開天地父母之心赦我等一死情願隱

姓埋名苟全性命不敢再萌邪念去投羅網了素臣道你們蓄心不良身

為叛黨我便赦你天理却不能容必須反邪歸正助我一臂方能因禍得

福轉敗為功二道忙叩首道我二人感蒙不殺之恩正自無門可報若有

使令斷不敢違素臣道這是真心嗎二道齊設誓道若有半句虛言死於

亂箭之下素臣扶起囑咐道你既有真心即便回去說和尚先入被殺你

等在後得脫仍在彼處相機而行身為逆黨心在朝廷後會有期必有以報一面撕下一幅被單令克悟裹縛傷處看那腿時骨已傷損心甚惻然

仍贊寶刀

克悟道不妨小道自有接骨靈丹文爺但請放心

伏筆入神

因在身邊取

藥糝上紮縛停當與人傑磕頭感謝說小道等回去斬直必不甘休恐有

大舉當委曲進言力為勸止素臣沉吟道速則徼倖一戰緩則坐以待斃

不如激之速發也

與樓上道士意同固由斬直失算亦克悟等一激之力釋放一著其效如此

一面扶起二道

向克悟撮了些藥包藏腰裏親自送出店去珍重而別然後與解員商議

報官鍾仁道文爺不該放掉兩個道士如今沒有活口恐地方官作難哩

素臣笑道有活口纔是難為地方官哩解官含糊答應飛馬去永平府裏

報官府縣官驚得魂出慌趕至店向素臣百倍足恭素臣將本末根由告

訴明白二人目睜口呆罔知所措素臣道公祖父母不必着忙情節自應

訴明根究原可不必只消錄取各供疊成文卷說不識姓名僧人於三更

行刺驚覺本人格鬪身死便了府縣連連打拱道老先生真是曲體人情

非敢回護國師司禮實因事情大了便要上達天聽廷鞫會勘大費時日

這干押解員役店家人等必至亡家失業受累無窮了於是檢驗錄供要

凶刀貯庫素臣借衛士一把交貯把這口寶刀佩在身邊頃刻不離提起

筆來在壁上題詩一首以誌其事

極寫寶刀

天已大明攬行百里日尚未西已

到撫甯縣

時早為便於買刀造弩之故

素臣向鋪中買還衛士腰刀又叫鐵匠釄造起

一百枝鐵弩次日過關住宿素臣暗想今日尚不妨事明日却要小心晚

飯過了上牀盤坐正打了幾個盹息只聽一片聲嚷亂睜眼看時早已滿

屋生煙火光照眼大叫一聲中了計也

讀者亦疑是中計

正是

衽席乍安金革夢 烽煙忽報鼓鼙聲

### 總評

崇文門口老蒼頭不敘於前三十三回素臣出京之時而補敘於此敘前則呆板敘此則靈活也忙蹙入袖下店即看看即起數數成即掣刀掣刀即請見疾如風雨可隔在七八回以前乎字末數語伏筆最妙反覆看了幾遍再想不出寄字之人尤驅人入疑陣自在亮處看其東擦西摸也豈不快哉此壯士已兩見矣前特約略其形此乃驚賞其貌至擒于元二道始知其諱名見 公子方識其蹤蹟直至護龍島然後詳悉其姓字出身如名手畫龍一鱗一鬣一爪一鬚錯落而出無從頭至尾一筆寫成之理此書中另一結撰之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素臣雖神勇而性空法空諸凶豈尋常刀劍所能傷損况有毒蟒等天生皮骨刀斬不進斧斫不入者乎此非得利器如干將莫邪不可妙在即以斬直為送刀之人尤為靈便回中極寫寶刀銛利為後文無數戰殺埋根佩在身邊頃刻不離題詩一首以紀其事非特名士愛馬習氣是裝就硝磺方發得出火礮來也

袁作忠施存義二事伏筆最妙不意昭慶寺被火亦蹭蹬下斬仁大事鸞吹之功反居素臣之先豈非大奇

補出和光等攝魂一事令人噴飯咒人幾成自咒此傳奕故事而古

來信兇者仍復不乏故書中屢屢破之

回末一波乃為無外合筍落想真在天半空靈奇矣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無字卷之七

第四十二回

倣八陣圖黃昏遁甲

破兩門法白晝鏖兵

素臣料是賊人放火夜間不敢奪門而出急發開側首一層土壁直擡出

去讀者喜素臣之急智而已孰意暗中覺被人用手臂一扛素臣一手拉

住那人臂膊那人口中大喊有賊素臣疑賊却被人疑作賊妙極也把素臣一臂拉住不

暗中亦必把臂他纔待上勢厮併不厮併素臣急問你這人聲口狠熟那

人說聲奇怪奇怪者聲口就這話裏一人執燭幾個人各執棍棒蜂擁進

來素臣與那人四目相視大笑一聲放手不迭不隄防擁進來的數內一

人縮手不及一棍正照素臣頂上劈下

放手不迭即可知那人之為何人矣乃復夾入此事一隔文法靈妙

無素臣隨手一架那棍折作兩斷執棍之人虎口震破叫聲阿唷往外倒

退偏不點出那人是問人法那執燭的急喊這是文相公是一家人偏使那人一邊知

那人那些擁進來的齊喊一聲道原來是問壁店裏文老爺小的們冒犯

該死偏使那人一邊無人不知為素臣而不點出那人問極急極且道那人是誰至此方點是一個路

見不平拔刀相助見義必為極有肝膽的人句句為下文不肯援手作

且與素臣總角之交斷金之友又且二字逼進一層尤為下文作勢姓匡名申字無外詳悉

有聲那執燭的是他第一個得用家人匡義寫家人亦如此鄭重總為下文作勢無外急問

素臣破壁之故素臣急問眾人是誰人放火無外自問素臣素臣自問眾人倉卒如繪眾人道

是那邊燒火的潑了酒引着了火就透起屋來燒掉了兩三間房子救的

人多火已下去多分就熄了素臣方纔放心忙答道小弟認是賊人放火

不敢奪門發開一座土壁而逃那知道壁是兩家合着的却跳入這邊來

無外道弟睡中朦朧被人聲嘈雜驚醒忽聽牆壁直倒過來連忙披衣而

起正值一人如猛虎一般跳過弟隨手一格再不誑是素兄的臂膊素臣

道弟也夢裏不想着是吾兄真是意外奇逢非意外奇逢乃天外奇峰五行有救了便

求助且請問吾兄因何至此且字內有求助意無外道弟自去歲出遊從姑蘇鎮

江抵南都由江西至湖廣復由江西轉浙江而歸姑蘇的山山水水不消說了

鎮江的金焦北固南都的雞鳴牛首蓮花樓霞江西的大小孤山石鐘彭

蠡湖廣的黃鶴鸚鵡峴首湘江衡山洞庭歸舟則匡廬鐵樹滕閣嚴陵山

陰禹穴西湖靈隱俱遊了一遍因眼界不甚空濶長江大湖猶嫌不甚空闊方可稱遊人今





年正月望後出門從乍浦出海走登萊天津直至遼東海中及沿海的名勝也看了許多方覺眼界一空此番從遼東起早進京閱歷關塞險阨

非遊人所能及領略皇都壯麗昨日貪趕路頭起更後纔進道店水洩竟不知道

吾兄下在隔壁且問吾兄因何到此素臣正待回答只見解員衛士們俱

向倒壁中過來道文翁愛驚了聞說又遇着了鄉親這裏王夥計說是極

有本事的無外豪氣未除却不知可與俺們同路單用素臣求助便少素

臣道這位匡翁與我至交本事勝我路却不同是進京去的衛士等大喜

道莫說勝是文翁只要合文翁一般便再不怕甚歹人了既與文翁至交

好歹勸道匡翁多送幾程方好素臣因把自己直言被禍之事略述一遍

無外拊掌道這纔是吾儒本領遼東之謫勝於烏臺之擯多多矣少刻沽

酒當為吾兄浮一大白快人快語其素臣道斬直恨弟入骨兩遣刺客饒

倖脫禍前去危險異常吾兄倘能助弟一臂感且不朽無外沉吟道沉吟

善計耶抑弟出外已久歸心如箭明早即行不能相送奈何一答出素臣

惘然若失擊定無外必助衛士道匡翁有如此本領還要路見不平拔刀

相助恁自己的好朋友反忍袖手旁觀無外道文翁哄你哩他便是天生

神勇我把甚麼比他要我去何用還墊不來刀頭哩素臣道吾兄恁如此

說日京成之那等武藝還不及吾兄只是不肯援手罷了無外冷笑道竟

算是弟不肯援手罷了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素兄肯與弟

痛飲聚澗否素臣笑道吾兄將以弟為何如人弟豈有芥蒂乎無外大喜

叫匡義去沽酒眾人便訕訕的都散去了眾人且訕則素臣之素臣暗想



無外不去亦是正理雖無芥蒂尚覺無外之非此則更以無外為是朋友

不許友以死父母在之說原是漢儒附會我此去凶多吉少不宜再累及

朋友於是歡然暢飲真學問真度量設及性空之事無外忙在素臣腰間拔出刀

來就燈下細看贊不絕口道弟非烈士性愛刀劍不惜重價多方購求未

有如此刀者一贊法即現佩之賽白虹亦當卧於地下讓此刀置身百尺樓

上耳又一贊法古稱龍泉太阿焉知非即此物又一贊法此由天賜非人力可相授

受并撇去紅鬚又一贊法斬賊之膽已落亡無日矣又一贊法當為吾兄滿賀三爵聞素臣極

諫被謫止浮一丈白此乃滿賀三爵極言其希有亦一贊法素臣心愛寶刀聞言大喜愛之若將加諸膝素臣且然況

下此拔出無外之刀比看了一會說道賽白虹精液光芒不可逼視久矣

名重三吳極力擡高賽白虹愈是擡高此刀又一贊法何至卧之於地亦不過上下牀之別耳

極意寬恕賽白虹正是擡高此刀是又一贊法說罷收刀拏起巨觥與無外對飲三杯快樂無比

亦是出色贊法至此贊刀之局始結因想起寄書向無外索取紙筆無外沉吟道前此沉吟

難解其故也罷少不得要回家去無外進京領略皇都一語則全漏春光矣漏而不漏乃為神巧因喚匡義收

過杯盤擺列文房素臣除請安外將出京後事情略寫一二惟囑田氏孝

事老姑保重身孕因有神龍見首之說在心結末便安上數語說是遼東

荒絕道路嶮巖既結怨於朝廷必甘心於裴度竊惟神龍見首之義思服

靈蛇脫骨之丹則委蛻人間無爭於世放形天外遮遂其生勿以道路傳

聞信三言之市虎倘欲室家完聚待一日之潛龍云云二人直講至天明

然後分手素臣上馬走不幾里只見兩匹馬在後出着轡頭如飛而來素

臣按刀勒馬而待那馬上兩個大漢有瘦小的背着黃包帶著眼紗更不

回頭一直跑過去了又走了幾里背後鈴聲響處跑下一二十匹高頭駿馬素臣帶轉馬頭見馬上都是彪形大漢有瘦小的却甚是精靈透脫都穿着緊身扣襖布搭束腰腰間掛一把刀懸一壺箭手裏挽一張弓把素

臣等一行人估量而過與更不回頭者變換走不多路後面塵頭起處又跑下二十

三個大漢各帶器械有幾個吹着海螺合窩蜂的飛擁過去又變換解官衛

士兵役人等一齊叫苦道文翁這光景不妙如何是好素臣道我也知道

却是没法且到前面再處眾人懷着鬼胎捱排行去捱排二字好是懷鬼胎人走法到了

高林驛打尖便要住下素臣道日色正午怎便歇得再走下去看眾人只

得再行走走出村子見前面塵土蔽天仔細看時却是去的人馬素臣道那

不是頭裏見過的幾起嗎我們不走他們也就不走哩眾人愈加着慌走

了二十里只見對面一騎馬飛搶過來搶至近身勒馬而待前是素臣勒馬而待

此敵騎亦勒馬而待素臣看那人時短小精悍鼠目獐頭候素臣一行人過完揚鞭

而去又變換又走有一二十里只見道西灰沙起處有一簇人馬在那裏趕

兎擒獐又走三五里到一高崗之上望見道東平窪之處樹木之中炊烟

大起直透入山嵐中去又變換筆筆變換如大珠小珠錯落玉盤如前浪後浪排打石壁古人惟左史有此筆妙素臣

指點與眾人看過催着趨路要趕至東關驛住宿眾人都不肯道人倦馬

乏天色將夜俺們心膽俱碎前面店前中所不歇再趕五十多里前半夜

又沒月亮黑暗裏遇着歹人死也不得明白哩素臣道就不得到甯可在

野路上宿這中所是斷宿不得的我們把馬慢慢行去一到中所便加鞭

而走任他店家苦拉只是緊著鞭桿大打將去只要跑得脫就有性命了



衆人都不肯信素臣道方纔那些佈置都在中所結穴我們出其不意搶了過去他們就追來已不能齊亦且失其所恃了我們若宿在中所正如猛虎踏著窩弓有個脫身的道理麼衆人方纔省悟依計慢行一進中所便有許多店家跑出街上攔住馬頭不放前進此係北路店家惡習嚷道日頭沒了前去又沒宿頭爺們還不下店衛士們提起鞭桿倒轉樸刀一頓狠打纔打開來走不多路一個店裏跑出五七個大漢一店至大漢五七個非復招客之店夥矣齊把韁繩拉住說道前邊沒店歹人又多爺們便打也不放過去衛士們一齊搨打都被劈手奪住把馬平掀過來素臣急把韁繩一提在兵役手中搶過一條棍子照着大漢手腕連打幾棍齊叫阿唷放手不迭衛士們加上幾鞭如飛趕出村來素臣在後押着跑不上二三十里路道東早擁出一

隊人馬攔住去路素臣把馬一提直衝上前此即鼓不成列之法前面大聲唵哨其

不意故箭羽亂發出其不意故亂發望素臣頭面直射將來素臣拔出寶刀一連

幾格紛紛落地隨手發出鐵弩當先幾個強人叫聲阿呀都撞下馬素臣

蹣入隊裏刀砍弩發又傷了五七個其餘一二十人被素臣一攬趕得四

分八落亂滾而散總寫鼓不成列之意素臣招着衛士們放開馬蹄如流星趕月一

般一口氣就跑有三十餘里天已大黑迷路難行素臣指著道西黑暗去

處道我們往那裏去拍馬在前領路行近一個大林下馬走入席地而坐

衛士喘息稍定說道俺們魂也沒了虧著文爺斗大的膽子直鑽入箭林

裏去也沒見文爺怎的那些賊人便都撞落馬來瞧著這樣爽利就有整

萬人馬也不駭文爺半個時辰砍斫哩素臣道休說這托大的話不能者

千個嫌少能者一個便多且是出其不意點明制勝之故若心定了便是費手而勝

不驕乃如今且起些火來待我擺佈眾人身邊帶有火種的便四下抹些

落葉敗草生起火來素臣定了方向向各方抓些泥土在林內佈起先天

八卦令眾人俱在西方坎位上坐定不許移動走出林外佈起後天八卦

又在外一層按着青龍等六神佈設六戊在戊辰上領着生氣直入後天

乾金接向先天坎水把馬都牽到落西繫好撥滅了火草走到眾人脊上

按刀而坐牛鬼蛇神寫來却有至理說道少刻賊人必追下來切勿驚慌嚷亂任他逼

近林外只是安坐不可出聲停了一會只聽一片鈴聲十幾匹馬跑將下

來馬上都手執火把照得林中雪亮眾人渾身發抖接連又是一隊也有

十幾個人十幾匹馬打着火亮飛跑而過一連跑了三五起又是一大隊

約有百十餘匹馬擺着隊伍慢慢的過去了此即日間歷歷所見人馬重複敘一遍變化錯綜無一筆犯

重複無一筆落眾人心纔略定打了一會盹忽然過去的重復跑轉嘴裏說

敢是上了天了東關驛又沒個影兒須臾兩頭人馬往來馳驟絡繹不絕

此即日間夜間眾人重複嚇起屏着氣鼻子裏也不敢通一線風兒半夜

將過東方月出照得林子裏玲瓏剔透黑暗猶可哨探的越發多了少探

乃復那拴在林裏的馬匹不住嘶鳴起來靜悄悄可眾人愈急把膽子幾

乎嚇破忽見一隊人馬在林邊道上勒住馬說道記得這裏有座大林怎

昏昏昏的不見個影兒莫不弄甚法兒躲在這林子裏麼眾人面面相覷

豁子裏只叫的苦有的道敢怕還在上面原說的那人便道你看道東不

是瓦子墩麼這大林不是緊對着的只聽得眾人都發喊道不錯咱們快



去報來不知猶可一陣風的往北去了衆人心膽俱碎急欲逃命素臣喝

道一步也動不得出去便是送死衆人便不敢動只見一隊一隊的人馬

齊齊整整陸續而來人馬四敘中間簇擁着一個金剛也似的長大漢子一手

執着棕拂一手提着戒刀頭帶羶笠足穿戰鞞到林邊細細看了一遍笑

道不過是障眼法兒孩子們大家動手既知為障眼法而喝令動手則後必有破法之法矣而孰知不然

隊裏便擁出一彪人馬各出火器一齊施放都是些火龍火鼠火鴉火鴿

火礮火箭火線火毬望林子裏紛紛滾滾直竄過來其餘各隊俱挽起雕

弓一聲吶喊箭如飛蝗唬得林子裏押解員役衛士人等口中牙齒捉對

厮打渾身抖戰不搖自顫那知素臣等正坐坎宮火為水制金反生水箭

豈能傷火焉得害說來俱似實理故妙俱向六神方位之外紛紛滾滾拋落滿地火

焰薰天連那些箭桿翎毛燒得咨嗟必剝且是熱鬧好看煞強似元宵燈

火除夕松明衆人插舌驚詫眼睜睜地看著素臣疑鬼疑神鶻突不定此

一筆類氣得那長大漢子暴跳如雷暴跳如雷則必另起干戈矣而孰知不然呆看一會唿哨

一聲收兵疾走霎時去盡不留一個來如浪滾濤飛去如蛇蛻兔脫無纖痕隻影落人夢想中絕世奇文衆

人大喜道文翁好法術也明日放心前去縱有千軍萬馬何足懼哉素臣

笑道我那有法術不過五行生克之理靜以制動且在昏夜僥倖成功明

日須要出頭露面腳踏實地而行終不然真是鬼怪可以隱形而過的哩

明日正近着寶音寺伏筆那寺裏住持有萬夫不當之勇其餘徒子法孫都

是殺人不眨眼的凶徒合着京中差來的惡類又湊著平沙荒漠無法無

天的所在不比前幾日行刺的人數不多可以預備更不比今日夜間可



以開生門塞死戶遁甲藏形僥倖萬一我們腹中飢餓器械不全又無盛  
甲寡不敵眾死多生少怎還說這般放心的話眾人不聽猶可一聽此言  
不覺三魂失二七魄走六含着舌頭同聲叫苦素臣道你們不索喜歡也  
不須苦楚憑各人本事聽我調度衝得過去便罷若衝不過去你們便各  
自逃生他所恨者只我一人到那至急之時只要撇下了我我東你西找  
南你北賊人專來併我你們便可脫身了衛士道俺們是脫身不得的俺  
就跑脫俺們的家小便都是死不如死在這裏妻兒老小還有個好過的  
日子解官道俺們都是奉上差遣跑不脫的也是拚着一死的了衛士道  
憑着文爺本領饒是利害敢還跑得過去俺們都放膽壯些不要長他人  
志氣滅自己威風俺這食斗裏還有幾塊豆腐乾子一方臘肉拏出來請

文爺充一充飢明日好與賊人厮併一個兵卒道昨日小的還載得一捲

薄餅

北路店夥每覘客飲食  
即爲此輩所苦之故

一向嚇昏了沒喫也拏出來孝敬文爺解官

道俺也還有些路菜哩於是各人搜索出來共有三方臘肉三捲薄餅

者不止一  
人大奇

二三十塊腐乾十五六個鹽蛋一二十筋牛肉靶子二三十筋

炒麪都放在素臣面前素臣拔出小刀切碎配搭并炒麪分作十三分道  
各人都餓分不得彼此一人喫一分可也頃刻喫完看那月亮已是中天  
光都沒了東方也漸漸發亮素臣把各方上泥土收拾開去解下馬匹就  
着林內林外咬些草根一行人趕上大道不一會到了東關驛眾人要打  
尖素臣道甯可忍餓休着他道兒飲食內多分被賊人下了藥喫了便都  
是死數幾句話把眾人嚇住了拍馬再走走幾里那馬因餓得慌了再

走不上素臣遠遠望見一堆柴草說道好了那不是救這些馬的命的麼  
快趕到那裏買去那馬一似懂得說話搖頭擺尾直攏的往前去了物理

一筆堪堪至近素臣叫聲阿呀把馬勒住心靈後面的馬早跑過幾匹將

草亂搶素臣這馬十分要喫因素臣神力所勒不能上前兩眼滴淚哀鳴

不已素臣道畜生我豈不知你餓但草已下毒食之即死何苦為嘴傷生

衛士們見素臣勒馬不許食草也便緊勒韁繩却不信有毒問何以見得

素臣道我只認此處住有人家故欲向買今見四面荒原杳無人蹟此草

從何而來其為賊人所留毒我馬匹可知眾人方纔慌了死力將馬打開

走不半里那喫草之馬已滾倒在地不能活命了據素臣之言非有神謀

而行兵之要實衛士吐舌道文翁說飲食內下了毒俺還不信如今見出

來好不怕人眾人檢點死了五匹馬兩匹是駝行李的三匹是騎馬素臣

一行人原是一員解官一名跟役四兵四快兩個衛士連素臣共一十三

人前分十三當即挑去三名老弱令其分帶行李在後慢行俟素臣等衝

過再行趕上其餘九人捏着一把冷汗跟著素臣前進約莫走了二十餘

里只見塵頭起處一彪軍馬擺開截住去路大叫文白快快下馬納命素

臣將九人分作三隊更不答話開口先領一隊衝入賊軍吩咐各人緊跟

馬尾不許斷續只施展器械不許四顧賊勢以少勝素臣當先右手揮刀

左手發弩所到之處無不披靡力過處人人落首弩到處個個穿喉從西

而進自東而出如一條白練霍霍地旋的人目不及瞬是一樣剛到原處

又領着那一隊三人自北而進從南而出同一殺法准方向不同轟雷掣





電的攪得賊人隊裏雪亂這一出來又殺了二十個賊人前未明說賊數此却點明

看那戴瓊笠的大漢多半是和尙剃下頭來光光的沒根兒頭髮詞有餘趣筆有

餘素臣正待領着第二隊人進去再進去便笨只聽得海螺吹響轟天一聲大

礮四面接着無數的連珠小礮似百子礮而分應四面背後及兩邊側肋裏都有人

馬殺來東首一座小土崗上一簇人馬扯起一面大旗對面人馬紛紛的

往兩邊八字分開中間擁出一隊精兵個個身長膀闊馬壯人強簇擁著

一個和尙一個道士那和尙打扮就是那伏虎降龍的羅漢那道士裝束

就是那拏妖捉怪的天師那和尙身披大紅錦襦袈裟那道士身穿八卦

九宮法服那和尙光着一顆滾圓的肥頭那道士搭著幾結焦黃頭髮那

和尙右手執一根鎖鐵禪杖左手明晃晃托一個紫金鉢盂那道士右手

仗一把松紋古劍左手紅閃閃擎一個朱漆葫蘆那和尙口中喃喃不絕

那道士嘴裏念念有詞那和尙鉢盂內放出許多毒蟲猛獸那道士葫蘆

內冒出許多烈火寒沙連下十二和尙道士亦整齊亦錯落光采照人奇橫絕世說時便遲那時却快

齊向素臣等身上張牙舞爪鼓翅舒箱趁着那沙威火燄潑風也似的直

響過來上文各開此段合說串說眾人魂不附體走頭無路一素臣大怒揮退眾人各

逃生命遣開眾人省却累墜猛喝一聲目光迸出正氣發越神威赫然古名將俱有此神威何況

素蟲獸烟沙一件不能近身一鬆此實理非虛言也單把坐下之馬嚇得屁滾尿流

爬伏不起一楞如得黃馬便無此事素臣拔刀在手橫躍一文豎躍八尺快疾如風旋

身如電冷颼颼百道寒光閃爍爍千條白練就那寒沙烈火中把那些毒

蟲猛獸攪得紛紛滾滾如榆錢柳絮墮落滿地却都是些柴心紙片剪紫



而成的東西他書遇妖術必敗須以法破之素臣得勢直衝而入當着的

斬頭瀝血帶着的斷體折股殺得渾身血濺遍體朱殷前是馬戰此是步戰又一殺法。一

鬆和尚道士忙又作法把手一指地下便成火坑焰騰騰的截住素臣之

足一素臣大笑此宋子賢之故智也直奔入坑却仍是平沙之地一鬆宰相須用

讀書人為將和尚道士沒處使法收過葫蘆鉢盂各仗手中兵器飛撲而

出雙戰素臣素臣無馬仰面迎敵這兩個釋道又是狠手復有長槍大戟

冷箭暗彈從旁協助只得虛掩一刀假敗下來一側肋裏一個和尚不知

好歹拍馬直出劈面刺一槍來素臣隨手一拉奪槍在手和尚倒撞下馬

素臣在他背上用脚一登飛身上馬又一殺法那和尚口吐鮮血肋骨盡斷嗚

呼死了素臣轉身正湊着和尚道士三匹馬丁字頭敵個正住戰了一二

十合和尚道士氣力不加刺斜而走一素臣不趕正待衝出陣去不趕極是衝陣

亦極是無奈賊人已有成算忽聽礮聲震天梆子響處千弩俱發百彈齊飛素臣舞刀

遮隔叮叮噹噹迸得刀背刀刃火星爆發急掣身望南四下人勢齊往南

運強弓硬弩手發鏢彈如雨點般打來素臣只得回身望東落北俱是如

此遠者槍挑近者刀斫雖也殺得十數個賊人叵耐箭彈稠密不能透出

重圍一素臣暗思賊人號令全在小崗上那面大旗我往西走旗便西指

我往東走旗便東招崗側樹木叢雜崗前土性不齊必有陷坑兼多埋伏

必得轉至崗後方能斬將搦旗因把馬勒住定一定神歇一歇力四圍賊

人雖故圍攏轉來却虛張聲勢不敢十分逼近素臣喘息稍定出其不意

把馬一緊飛奔崗子半邊東北角上迎頭的被槍尖挑死了幾個近身的



被寶刀砍殺了好些素臣使出渾身本事遮攔架格搖撥勾挑滾滾風吹  
白雪紛紛雨打梨花抵作賦讀可憐箭如羽墮彈似毬拋休想到得身上陣勢

堪堪待破一鬆那崗子上守旗賊人見事決裂忙揮埋伏的弓箭手就近救

援這一陣狠射把素臣又射退下去四面的射手彈手亦如飛陸續而至

只聽崗子上鼓聲大震那興妖的和尙作怪的道士領着幾十個劇賊潑

風般趕上撒個栲栳圈兒團團圍住拚命死戰口中大喊不殺文白不休

四面賊人漸裏漸緊有進無退誓死不生素臣自辰至申轉戰五時勺水

未沾粒米未食弩空折馬乏人疲那裏還支撐得住暗暗叫苦勉強掙

扎抖擻精神指東擊西指南擊北橫衝直撞側攪斜挑殺得汗似漉澆氣

如火發雖又殺傷了幾個賊人越攻越緊焉能得脫崗子上的鼓越撞得

震天的響夾着那喊殺之聲真個天崩地塌又一段法素臣見事危急猛

然用力提刀沒頭沒腦橫七豎八的亂砍殺得賊人心膽俱碎又一殺法

無奈鼓聲更緊箭彈愈密素臣身上已著了幾枝弩箭幾個彈凡正在萬

分危急一狠崗子上鼓聲頓絕外圍忽解大勢紛紛散開兩條大漢惡狠

狠的直殺而入一大正是

擎雲手自空中落 破浪人從海外來

總評

素臣不奪門而發壁最是急智獨不料其邂逅無外也飛來之峰宵

出之日甯過於

無外不從天外飛來即向道中偶遇耳是書全部無此等呆板出落

之法

無外從天外飛來不特解員衛士謂其必助素臣卽讀者亦必爲素臣加額乃衛士進言素臣力懇而無外斷然不肯援手此稱變頭豈復食煙火人夢想得到者大奇大奇

無外不肯援手而素臣絕無芥蒂此方是第一等人胸襟學問以父母在不許以死之言爲漢儒附會足刊千古之誤必如素臣始可與讀戴記

無外贊不絕口復爲寶刀加一信聲色必如此始無後竭之病且下文卽需此奏功合與磨洗一番也

無外如肯援手何故辭絕無外終不援手作者何故忽扯入本文是又驅人入疑陣也迨眾人俱訕訕而散素臣復以爲正理則無外之終不援手明矣乃於素臣初懇時卽下泥吟二字於索紙筆作書時又下沉吟二字曰也罷曰少不得要回則又將金針全度與人旣布七里霧復作指南車讀者着迷而作者快讀者迷豁而作者愈快人知讀奇書之快而不知作奇書之快聊以自娛悅不堪持贈君請爲作者頌之

陸續人馬有更不回頭一直跑過者有估量而過者有飛擁過去者有搶至近身揚鞭而去者有趕兔擒獐者有但見炊烟者如生馬長蛇不可擒捕如五花八門不可呆看真是奇觀

不宿中所最是上著道東一隊乃攔截脫逃之用不謂反見頭陣也



後文不食路草皆見素臣心靈機敏稍一呆鈍便無生理矣吁可畏哉

遁甲本有其術素臣是否得傳未易推測但據落落寫來便若實有其理實有其事實奏其效者豈非奇文

林中眾人喫嚇一層進一層一步險一步而大漢氣得暴跳如雷自必另有法制乃忽收兵疾走霎時去盡不留一個尤屬神鬼於文者矣

九人分作三隊似仿垓下之戰而已領第三隊即擁出精兵平空截斷另換一副筆墨并不是舊本新翻也妙妙



妖法幻術自古有之總緣人心有邪信之畏之方能為害番僧咒人

立死衛士信畏故效傳奕不信畏故不效此其驗也史載宋子賢於

官兵捕捉時急作妖法滿地皆成火坑烈焰難犯主兵者云此地而

無火坑必係幻術策馬竟進則皆復平地矣不信不畏故其法立破

况素臣之心正無邪如赤日中天者乎然則素臣之遁甲亦火坑之

類彼僧道等惟心有邪信之畏之故不能被耳素臣云僥倖成功明

日須要出頭露面腳踏實地而行肯哉言乎可以知遁甲之說矣

或問素臣既信遁甲之幻術身行其法則心有邪矣何以能破兩門

之法曰素臣特知其術而非信之也禍且不測行權以濟非邪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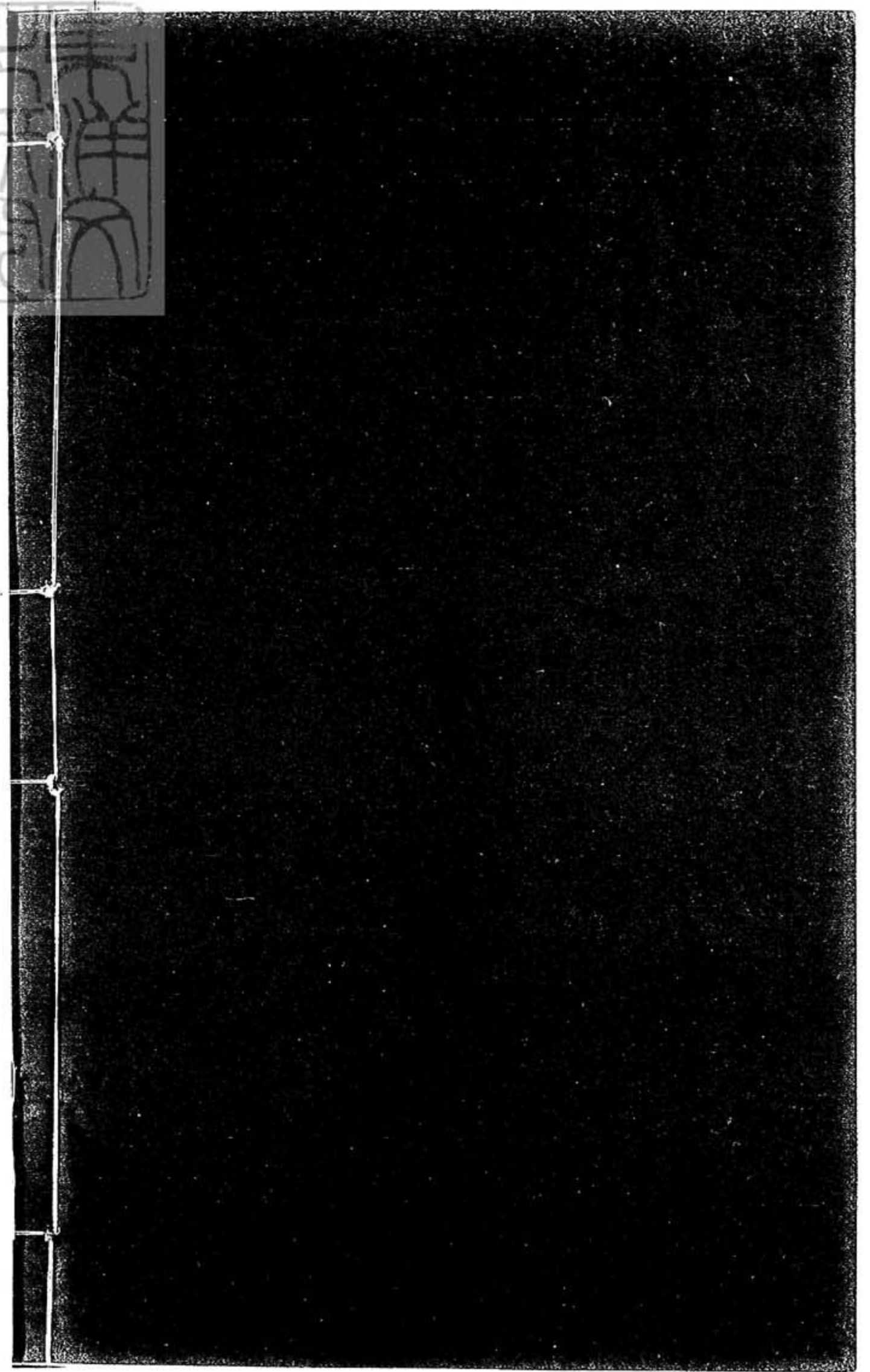
孔子曰要盟不信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故釋氏之無故乞食

為無恥而子胥之乞食於吳市韓信之乞食於漂母者非無恥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for writing.

所入  
圖  
書



0 1 2 3 4 5 6 7 8 9

双紅堂

双紅堂  
小説  
88(20)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無字卷之七

第四十三回

虎口行奸贗虎惡於真虎

僧寮放火生僧燒作熟僧

素臣急看却是匡無外主僕二人奮勇殺入心中這一喜不覺精神頓長氣力尤加拍馬揮刀接應這賊人等被素臣殺了一日心膽俱裂怎當得加上這一枝生力軍不繇不離披解散又因崗側埋伏俱出環鬪被無外乘虛直入登壇斬將碎鼓搥旗旗鼓爲行軍耳目耳目乍失合軍驚慌素臣等三把寶刀如三條毒龍飛騰天矯在賊人隊中忽而自內攪出忽而自外攻入忽分忽合忽東忽西光若雪霜勢如風雨把賊人一個拷棹圈

兒殺得七穿八漏七零八落抱頭鼠竄不敢交鋒霎時間屍橫曠野血染平沙十停狂賊只剩一二停大半尚是傷弓之鳥破網之魚匡義也有幾

分本事殺得高興加鞭疾趕素臣連忙喝住素臣智人也至義愚人也愚則疾趕智則連忙喝住而知

崗後必有道與上伏兵也不連窮寇莫追且尋安宿處匡無外亦喝令弗追無外亦智人也可知

有主僕之分而即有智愚之分也匡義方勒住了馬三人慢慢尋路不敢走向大路只揀

小路行去約走六七里路天已昏黑遠望見火光此火光伏夜來火光連轡行來却

是一個獨家村三四間土房破窗裏一片通紅火未發先於此連寫火勢筆力之大如此三人

下馬匡義上前叩門裏面人開出來見有馬匹不肯招留素臣再三求告

英雄不遇時而致求告一老人耳那人沒法口雖應而心未許耳纔把馬牽到後面柳樹下繫好領

三人進去失聲道阿呀如聞其聲這位爺怎渾身都是血如見其形好不怕人爺們

是怎麼來是殺人來還是別處去的好不要連累咱們淘氣素臣看那人約有

五十以外年紀黃鬚曲背甚是呆實把廝殺之事略說幾句因呆實方可實告非呆實

焉可實告堅求借宿那人吐舌不敢再言一幅呆實相不必再畫矣素臣問他名姓家中還

有何人那人道咱姓宋還記得小時先生題一個甚麼英字呆實之名不虛只有

一個兒子一個媳婦都不在家裏爺們既沒處去只好拏些高粱秫秫糶

來就在這地下睡覺大米沒有小米還剩些却不多煮稀飯爺們喫罷說

罷進去素臣扯過板橈與無外坐定問其前日決意分手今日何又來援

無外道素兄未曾啓齒弟已心許應前沉吟欲伴送到遼後轉一念應後沉吟事欲

其密兵不厭詐若明在一處無從看賊蹤路上便難照應故決意辭兄

這夜追趕下來打聽賊人機械好不擔憂中所這幾家客店都被寶音僧

人埋下火雷火車講定燒去一間草房償還十兩銀子只待吾兄下店無

即不說明素臣亦早知有此矣定更以後便要行事虧吾兄躲脫此難我急急趕將下來

總不見吾兄蹤影重復回到中所叫店家做飯喫飽喂好頭口趁着月色

一路找尋趕到這裏見吾兄正圍在中間被我直殺入崗來把守旗賊禿

槓鼓強徒一齊殺死破了他的號令搶下崗來纔得與吾兄相會只是來

遲了一步累吾兄多費了氣力有此言方知深為朋友者素臣大喜道不遲不遲若再

遲數刻弟的性命便難保了只看我這臂膊上腿上便知因在身邊取出

道士的刀槍藥來敷好宋英已拏出粥來却沒小菜只一碟子裏灰泥也

似的鹽屑無外道可惜我食斗還有路菜連鋪蓋都寄在店裏素臣飢餓

拏起一碗粥一呷便覺甘美異常饑者甘食渴者甘飲道蕪亭麥飯何異海錯山珍

但嫌少耳路菜儘可不必喫粥後連衣帶刀放開身體與無外兩人在那

草上睡得正是酣適不料匡義睡中大喊大叫把素臣無外一齊驚醒問

其緣故却是夢嚙無外罵道蠢才文相公殺了一日也沒見一毫聲息你

剛殺得一會兒就是這般魂夢不安正說不了素臣肚裏一陣作響覺要

出恭忙起身來開門轉過後邊星光之下看清了一帶村塍蹲身下去解

手摸着腿上傷口全沒疼痛臂膊上也一般暗忖真是靈丹正自歡喜

只聽見大遠裏隱隱有喊哭之聲百忙中下此一段正是那華光上開出千百蓮花側耳細聽却

在東南角上因心中大疑解畢起來迎着哭聲飛步尋去越走越遠待要

轉身哭聲又像在前面因發狠趕去堪堪至近却是幾間瓦屋外面一帶

蘆笆隱隱射出火光聽那哭聲却並無蹤影鬼耶神耶吾不知誰使其聲聞於耳矣因將身

一聳跨進蘆笆窗眼內望着亮處瞥見一隻黃虎爬在炕上喫人奇大如貓

嚼鼠骨矻礫有聲奇大狗喫殘羹啣嘶作響奇大不覺怒從心起奇大腰間拔出

寶刀把門一脚踹開直搶入去向那虎背上用力一刀那虎大叫一聲鮮

血飛濺屋裏又撞出一隻虎來奇大因定睛一看勃然大怒奇大猛喝一聲飛

起一腿正中那虎肩窩仰面一交跌倒在地閉着氣兒暈了過去素臣恐

有餘類攜過燈來四面一照炕上那虎直翻下地奇大爬出一個赤身女人

奇大裏邊屋裏色勒勒抖出一個也是赤身女人奇大一齊跪下連連磕頭道

但憑爺爺只求饒命素臣道你們休怕我是過路客人聽着哭聲特來勸

除這兩個孽帳並不是歹人那兩個女人方纔住抖素臣叫將起來令其

穿好衣袴問道你們怎住在四面無人的所在那女人道不要說起說起

嚇殺咱們丈夫也是有名目的有名目的妻子等閒也不敢有人欺侮今

人哩何夕而致有人欺侮耶素臣急問道你丈夫何等人不得不急問何等姓甚名誰女

人道說起咱們丈夫來兩個強人忽見本來面目讀至此真個死也沒有

他的死處此等女人偏咱們丈夫兄弟兩個叫莫有仁莫有義此名不謬

即有殺人之心有義之人方得同生同死耳是寶音寺裏第五個房頭尋源老爺座下第一等

得力道人說出令人一笑現充着大殿上香火莊頭做香火道人不知羞恥

着洋裏十幾號漁船衛裏幾十處鋪面收放租債有一身好武藝寺裏老

爺都喝過采女人妙語和尚喝了采必定有好武藝天下這遠近村裏但

提起他兄弟名頭夢裏都是害怕女人妙語夢裏好不好就打一頓死女

妙語打死了不硬些的原有硬些的便對寺裏說了把他一索子鎖去細

要償命的麼



細拷打晦氣也有晦氣的日子撞着京裏下來什麼姓文的死囚當面罵人刻毒

至倒着運偏與寺裏作對倒運之人纔與寺裏作對不兩三日前老爺們

叫去掣着打架赤緊的纔被這兩個強人裝著假虎來唬咱們女人咱們

眼裏着落得這模樣的強人麼咱們不是誇口說拳頭上也立得人臂膊

上也走得馬女人只喫那黑夜裏看不清的虧認是真虎纔被他欺了青

天白日他敢正眼兒覷咱們一覷一幅偷漢行也虧着客官在這裏過這

也是天爺爺眼睛近也是客官造化明日咱們對丈夫說了敢也不虧負

着你你若在衙裏做生意只對各鋪家說照看你一分也就夠你一生的

受用哩素臣聽了這話又好氣又好笑轉過念來甚是懊悔又想假虎行

姦一死不枉只索罷休因去提起兩個假虎一個被刃的背破肋斷早已

不活那一個被踢的肩窩骨損右臂雖廢却不妨命拍醒轉來放他逃命

那兩個女人齊嚷道這賊裝著假虎欺負咱們現犯着斬頭瀝血的罪怎

便容易放去咱們丈夫回來須不干休素臣睜圓兩眼大喝道只我便是

京中下來姓文的死囚寺裏賊禿今日倒運撞着我殺得非傷卽死火工

道人約莫殺死百十個你們的丈夫想也只在數內你丈夫不過寺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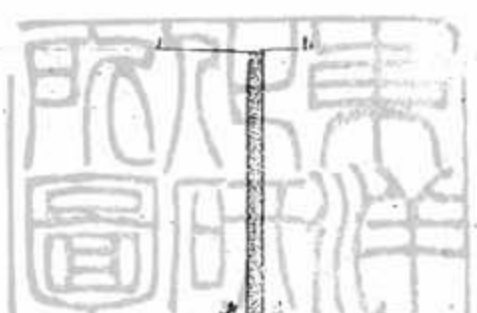
道人狗一般賤的便敢無法無天欺壓村坊你這兩個賤人口舌利便狐

假虎威應得此報初時認不得假虎落後怕不知是個人怎不大聲叫喊

任憑他淫污還敢說拳頭上立得人臂膊上跑得馬那一個我已殺死這

一個已作廢人便饒他一死亦不爲過聽的一聲掣起寶刀喝道你們再

敢放一個屁兒便喫我一刀唬得女人重複發抖連連磕頭道但憑爺爺



只求饒命素臣問假虎寶音寺離這裏還有多少路假虎道虎開口矣只這正東上四五里便是素臣喝令駝那死屍回去改過安分勿再作孽送死把兩個女人提進裏間將門扣上移過燈來四面照看見西首一間房子鐵鎖鎖着扭開進去見有三五條火腿五七方醃肉掛在梁間地下三五罈酒一囤小米半囤高糧瓶罐筐籃七橫八豎架上一個小竹籬上用木盆蓋好揭開看時上面一大碗豬肉兩隻雞膀一碗素菜底下半籬小米乾飯飯上堆着一二十個米糰一二筋冷結水面暗想今日正是竈神生日這裏風俗也與江南一般替竈神上壽因把燈放在地下一手提了竹籬一手提了一小罈酒跨將出來不防門外一條大漢候在暗中猛把素臣兩臂拏住喝道好滑賊敢是餓得慌了到人家來偷飯喫麼且送你到官問個黃夜入人家非姦卽盜素臣道怎黑暗唬人一跳這罈滑下來打碎了不打緊潑了一地的酒豈不罪過那大漢笑了一聲忙進裏邊提了燈同素臣到竈下來那大漢是誰原來卽是匡無外素臣一面起火一面問道兄怎知弟在這裏直尋到此無外道我因出來尋你聽遠遠有哭聲想必你是聽着哭聲根尋去了因也迎着那哭聲一路走來忽聽你大喝一聲知有緣故忙趕上來到這裏聽你發落却便宜這兩個女人那嘴好不利害不殺便罷該割掉他兩個舌頭素臣道弟亦隱隱聽着哭聲尋聲至此豈知尋到這裏並沒哭聲在窗縫中見一隻虎爬在炕上喫人咬嚼作響如今想起却是交媾之聲必是那假虎命算該絕致有此聲無外道兄只顧說話不要弄出火燭來這酒飯卽喫不成素臣道不妨別事不能這

燒火煮飯儘自去得無外笑道吾兄在家成日燒過火來怎容易說此大話素臣道凡事總只一理何獨燒火爲然就火言火大約柴過多則塞而不通火性便抑柴過少則寡而無助火力便微欲物之速成則柴把宜鬆欲物之徐化則柴把宜緊視乎竈之大小爲用柴之權衡而皆以疏通爲主則炊爨之道在是矣無外大笑道此論不獨用柴用人亦然不獨治爨治國亦然吾兄他日爲相其有如此竈矣二人一會談論酒飯俱熱搬到外邊狼餐鯨吸須臾把一籩飯一罈酒喫個罄盡無外道我們好去了素臣道除惡務盡先發制人趁着酒醉飯飽和你如此如此包管成功明日走路也覺放心可免吾兄長途跋涉無外連連點頭因拽上了門一同大踏步望東而走一鈎月色東昇兩道行人漸少秋風橫撲柳葉斜飄正是秋深時候離人腸斷迎頭望去早見一帶高垣連於霄漢因令無外慢慢自來自己如飛的跑到寺前遙至寺後越牆而進但見重重屋宇不亞千間其間米糧軍器牲類不一而足素臣一連縱過五七重高垣見是幾重圍牆却是無門可入只見東角門口火光射出因伏在暗處見一小沙彌提着燈籠漸漸走近滿面淚痕見他走得較近使一掠燕勢掠倒地地下掣刀在手喝道你但嚷須臾一刀把進圍牆的門路說知便饒你命若有半句支吾立刻殺死那沙彌目睜口呆渾身抖戰咬着牙關吱吱格格的道爺呀這牆是塊板板做的爺只看看那釘搭的便便是個門把鐵搭往左一拉再往上一推門門就開了裏面的都是一樣有一句謊便便殺素臣道你爲何滿面眼淚沙彌哭道爺素臣喝道低些沙彌把袖子拭乾眼

淚說道爺呀咱一個舅子細在後面廂房裏明日要殺哩素臣道你舅是誰爲何要殺沙彌道咱舅是個兵京裏人殺敗了捉來的素臣道有多少  
人沙彌道有八九個說還有幾個是官哩素臣道圍牆內現有何人沙彌  
道和尚合七師太還有京中下來的兩個道士師父被強盜殺了師太們  
都去捉強盜了留不多幾個在內只有個師兄也在裏面素臣地下抓起  
一把泥塞在沙彌口中把他腰間一條帶解下細住手脚捺在院中復身  
轉來照着牆上果有鐵搭如法拉扯那牆便開進去剛進去門卽合攏看  
裏面鐵搭却在右邊素臣走進院子見廊下堆着些大包小紮東邊樓上  
燈燭輝煌卽飛身而上站伏窗外窺見靠裏一張棹上杯盤狼籍上面坐  
着一個道士東西兩個却就是日間在陣上興妖作怪的妖僧妖道下面  
一個披髮頭陀一個沙彌捧壺立着看那上首的道士說道這原是靳公  
公的錯意依小道愚見等他到了遼東有了收管去擺佈他真不費吹灰  
之力今日反傷了許多心腹又不能制伏他豈不是錯幸而天網恢恢今  
夜落在俺局裏頭陀道便傷些心腹說不得了只取他心肝祭奠各位師  
兄以消此恨便了妖僧道那廊下火器該一齊拏去恐少了不濟事頭陀  
道日裏制他不住今日好好的睡下又沒一毫準備睡夢之中烈火俱發  
便三頭六臂也逃不脫况那幾間房子只消一部火車便立時燬盡四面  
又有鏡鈎箭彈怕他插翅飛上天去不成不飛上天却飛上樓妖道掀髮大笑道休  
說一個文白再有幾個亦化作火灰矣看他日間那般凶狠豈知轉眼卽  
登鬼籙屍骸粉碎骨殖飛揚強梁之人亦何益哉素臣聽到那裏連忙整



下房來走到小房摸出假牆看那燈籠還有小半枝蠟燭明晃晃的點着  
提來覆在衣襟底下悄悄蹙至東廊搬了幾件火器安放樓下聽得樓上  
一片笑聲暗忖這夥僧道死在頭上兀自喜笑反火燒身自作自受這纔  
是天網恢恢哩復到東廊揀些火鴉火鼠揣在懷裏仍至樓下取出燈燭  
點着走線摸出火鴉火鼠一齊焯着望火器堆裏亂丟將去樓下東廊來  
回如織說時  
遲那時不一時礮聲齊發火焰交飛素臣跑出第二重圍牆之外手掣寶  
刀守在門口那樓下廊邊的火勢煞也利害但見

火龍舞爪火馬揚鬃火鴉與火鵲齊飛火鼠共火毬同走火筒噴處  
碎紛紛萬瓣銀花火桶傾時亂滾滾千行赤溜火雷迸擊真如礮打  
襄陽火車奔馳儼似屯燒博望煙迷室內白猿霧眯目皆昏焰起雲

中赤城霞烘林欲熾櫃厨椅桌爆出金石絲竹各種聲音櫛櫛門屏  
燒成碧綠紅黃諸般顏色殿梁飛去半空中龍戲明珠樓脊倒來一  
地裏鴛鴦翠羽釋迦文佛入涅槃迸出滿腔舍利太上老君翻鼎竈

燒完一嘴鬚鬚

老君似湊然北方佛寺每列  
三清元武文昌三官等像

閃閃爍爍活觀音現出

肉身哭哭啼啼鬼子母忽開生面三世佛俱歸火宅七世冤都出化  
城試問昨宵是歡喜地是污穢地頓成白地揭來今日是離恨天是  
清淨天纔見青天

這火一發勢如天崩地塌電走雷轟唬得樓上四人頭頂上冒去三魂屁  
門中吊出五臟顧不得沙彌生死都在樓簷上湧身跳下東廊火勢已透  
西屋煙焰橫飛金蛇百道赤練千條傾刻冲上空中把天柵燒得嘩嘩剝

剝拉拉雜雜紛紛滾滾飛入半天赤炭也似的望着頭上直打下來寫火勢便

有金蛇百道赤練千條之象是第一番簇寫妖僧見這勢頭大哭而逃剛跑出第二重假門不

提防素臣在外守個正着砣礫一聲頭已落地此法空之頭也亦各易伶伶倒倒而下那身

屍便往外直撲過來背後的妖道縮脚不迭被素臣一刀劈破了半個太

陽連肩頭削去半寸此兩刀仍是贊刀那屍身便往裏直仰過去百忙中以外撲裏仰巧作一對

裏面的道士頭陀掣回身去素臣趕入頭陀往左道士向右各自逃生素

臣趕上頭陀刀望後心截去空裏一根火炭正打向素臣手腕上來把刀

一格用的力猛那根火炭直躍起去正值道士在右邊旋至劈頭落下道

士急閃已把一嘴的長鬚燒個罄盡素臣本截頭陀而忽格火炭反燒道士之鬚奇變之至頭陀見

戳他不著翻身轉來想要起腿素臣大吼一聲把頭陀嚇呆不能起腿矣一刀

挑破小腹仰跌在地不能掙扎道士復往左跑見團團是牆素臣縱跳如

飛料不能脫奮身一躍欲從燒空處上牆撞着橫木復墜下地素臣踏住

胸脯向心口裏一刀登時絕命四人一落頭一劈破太陽連肩削去半寸挑破小腹一洞心些小處亦無一雷向

只聽得哭聲震天見小房裏擁着許多女人有的裸着身體寸絲不掛有

的披得上衣却無裙袴有的穿着袴子却没衣衫都在黑烟中色勒勒的

發抖素臣道你們不須害怕快去逃生女人得這一聲便冒烟領火亂跌

亂撞的直擠出來素臣在前引路到得牆外見後半火勢大發燒得半天

通紅知是無外在積上放火接應第二番寫火便轉身向前在院中提起沙彌

解去繩索向口中挖出泥土後面女人爬爬跌跌的一齊哭到素臣正待

領他出寺忽然想起一件事叫聲阿呀覆身轉來正是

五行有救四更後

八命逢生一念中

總評

大漢殺入必是無外主僕何云沒意智以猜卽不錯未識其故也無外肯來何妨慨許旣以回絕何故復來鑽得透此層泥壁方可許其意智

無外兵不厭詐一段議論最合兵機素臣何以不會其意緣篤於友誼恕道待人不更察其微意也君子可欺以其方爲朋友不許友以死一片正理所泥耳

素臣此番血戰無全不受傷之理則夜間縱跳鬪殺何以堪之故於前回元克悟腿傷卽作損骨重傷素臣心甚惻然而克悟毫不在意所恃者有接骨靈丹也素臣撮些包好此接骨靈丹骨尙可接况區區箭彈傷痕宜其解手時傷口已痊而夜間縱跳鬪殺乃絕不妨礙矣年前下種過歲收糧正難爲淺人道耳讀者當息心靜氣以領之大遠裏聽有隱隱喊哭之聲堪堪至近却並無蹤影素臣云必是假虎命算該絕看官亦必以爲誠如所云而不知却被作者瞞過了也此哭聲全爲寶音寺而發非素臣燒寶音卽寶音寺僧燒素臣生死反覆間不容髮素臣又云我們旣到這裏便是天意此度金針與人也而先以假虎算絕蓋之此滅針線之迹之法滅之以迷衆盲度之以洗明眼古人惟左史有此神秘書中指不勝屈聊於此發之或問旣屬天意則隱隱哭聲何難直尋至寶音寺左近而必拖帶假

虎一事不知此書大旨深惡僧道故於其作孽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表之二莫不過寺中一道人耳而其妻之大言不恡以至如此則寺僧之無孽不作可知卽小見大循流溯源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者可以尺簡窮之也況素臣等食腸豈剩米所煮之粥能使充足日旣血戰夜復縱跳鬪殺何以堪之一籮飯食一罈辣酒旣醉且飽非拖帶假虎之功而能翻天揭地復做出如許事業乎則請以史遷之言解之曰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二莫女人云咱們丈夫也是有名目的素臣急問姓名復云說起咱們丈夫這兩個強人死也沒他的死處幾於九天之上矣而敘出履歷則係房頭長老座下得力道人乃在九淵之下以下一片滾出筆筆生龍言言活虎讀之目皆碎裂心花怒開

沙彌一夾旣得門徑入剿妖孽僧道復知信息出救解護員役厥後解京更作一活口証佐用一人而得三要是真能用人者素臣竊聽僧道計議與水滸血濺鴛鴦樓同一機杼而彼報私讐此除國賊彼濫無辜此殲黨惡不可同年而語而佈置起落聲色氣焰復百倍過之真是奇文

忽然想起叫聲阿啣其事本在眼前却因震耳眩目驚心動魄之時幾致腦後讀至下回便當啞然失笑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無字卷之七

第四十四回

古廟逢凶蜂螫屠龍之手

盤山遇俠獅降猛虎之威

素臣提着沙彌直奔後面見廚房透火延及東廊雞猪牛羊嘶鳴跳躍後

場柴火從屋脊上亂舞而進樓房火炭從圍牆上飛擲出來燒得青煙捲

地赤焰衝天又一番寫火前從遠望此從近看一處火又分作兩番寫妙極急看封鎖房屋簷木已燬門

戶緊閉但燬簷木門戶未燒始知前文西廂房之妙裏面一片哭聲知是護解員役在內放下

沙彌破門而入火光之下只見解官衛士們俱是四馬攢蹄橫七豎八的

滿地滾著一見素臣真似法場上得了赦書齊叫文爺救命素臣上前割



斷繩索看那火勢已奔入屋大家掙起顧不得手脚酸麻跌跌撞撞的跑

出院來那小沙彌一見娘舅兩手拉着却哭不出聲細極爲口塞素臣就

叫他領了見後場火勢亂捲過來後場火俱用虛寫另是一法重復向前走到圍牆之

下假門的火便如放噴筒一般向走廊下直噴出來圍牆內火帶便又寫一筆急急攬

過走出一層房院滿目煙光滿鼻藥氣火炭柴頭紛紛飄墮此是正宅獨此一層及山

門未忽見前邊火勢大發燒得那大殿如火雲樓相似霞光萬道紫氣千

重又一番寫火此亦無外所放十幾個和尚道人拖槍拽棒沒命的搶進來避無外素

臣約退眾人揮刀殺出頭裏幾箇喊苦不及頸血直濺後面的叫聲苦却

沒處躲閃只見兩道刀鋒霍霍地閃閃地響從外直飛進來却是無外

在前殺進兩面夾攻那消半刻俱已殺盡素臣在死人身上下衣衫丟

於沒衣袴女人遮着身體喝令快跑出寺覓路逃生自與無外領着解官

衛士兵役人等奔出寺來只見正西道上遠遠的火把照亮一簇人馬飛

撲將來素臣無外分頭埋伏火把漸近約有數十人張弓挾矢把棍持槍

中間綁着一人却是匡義後面馬上駝着火器鈎索看那馬匹內有素臣

等三人所乘之馬素臣大喜候得匡義較近大喝一聲平空跳出手起刀

落早把押護的賊人砍倒幾個搶出匡義拉斷繩索復殺入去前面無外

殺得性起吼聲如雷賊人心膽俱碎亂竄而逃匡義搶起一根棍子兩個

衛士也搶桿槍棒分頭追殺月光已沒東方漸明賊遁無蹤火勢尙熾匡

義去檢點馬匹素臣攬上旗竿四面一望見正中一帶自後面大場直燒

至天王殿片瓦無存山門後半已摧前半初熾正宅未燒熾者亦俱燒矣補寫總寫水洩不漏因

是西風火勢向東西邊一宅僧房雖被火炭飛擲有人在房發水潑灌火

鈎拉救尙未延燒至此點出西風專為西宅註脚而前文西廂房及簷木已燬門戶緊閉等字皆如發蒙此為神妙素臣

慌忙下來吩咐眾人把馬上裝回的火器點燬火線亂向西宅中丟去者

云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那屋已被東邊火勢烘透如乾柴遇烈火一

炸便燬霎時烟燭齊飛層層透火西宅作臨末一番寫與昭慶寺之火無一筆雷同試問水滸等書寫火有如此

層折暢然後把寶音孽帳剷除淨盡救火村民齊聲稱快益烈山澤而焚之有此功德

救火者稱快方是功德這西邊都是房頭各房都藏有婦女素臣與眾人分頭守住

只放女人及小沙彌逃命其餘和尚道人俱不放走快哉內有第五個房頭尋源七師太老爺

座下第一等得力道人莫有仁莫有義否這房頭婦女比正殿更多跌跌滾滾的跑出四五十

人因東邊火發早作準備俱穿好衣袴無一露體之人素臣吩咐救火人

等把兩邊婦女各送還家向解官討出文批揣在懷中伏說道此寺一燒

斬賊恨入骨髓你們若再和我同行回去斷無生理不若竟自回京一總

推卸在我身上包管沒事向兩個衛士道二位却要送我一程與無外等

向曹莊驛來到一個飯店中坐下討出紙筆寫一草札問候懷恩其略曰

自別音容未及十日所歷患難已逾百端雖賴青宮洪福鬼神為

之呵護諸賊害者還取滅亡而早夜之間固無刻非几上肉釜內

魚也法空廣蓄火器欲以火攻而卽火其寺兵馬錢糧焚燬略盡

狐鼠之勢亦稍衰矣但恐小人作孽不知自悔根究株連輒起大

獄為可憂耳計自十六日宿通州此遷人出都適成之第一程也

已差紅鬚客伏牀下行刺矣二十日宿沙河驛復差僧人性空道

士於人傑元克悟從天而降二三四復差法空統率禁軍洋盜數百人白晝截殺公然放礮豎燾吹螺擺隊儼若敵國者然伏祈老公公卽據此事悚以危言破其結網如必以放火殺人爲生罪則解差衛士店家里甲并寺中救出之小沙彌各活口可証也謀殺人而見殺於人其罪將安所歸彼雖狼戾宜未敢遽逞況有大

力者居其間乎因生之故幾累從者故解之使歸生當微服赴遼以彰國典如更有嶮巖萬不能達卽放蟬羽蛇蛻之意以覘其變東宮威嚴不敢干冒誠惶誠恐惴惴於心犬馬之忱必愚所報諸所未盡統惟神照秋風珍練千萬千萬戴老太監位下吳江支白

頓首

素臣寫畢交與衛士發放回京

散遣諸人省却拖帶以便上盤山走天津邯鄲也與無外酌酒作

別無外不放心欲伴送至遼

至此尙不放心素臣道賊人經此大創前途可保無虞吾兄同去反爲不便不如請回京中之遊併俟異日恐落斬直之局家

間緩急伏乞留意說罷倒身下拜無外慌忙答禮執手依依惘然而別素臣併謝了匡義率性把馬棄去這日走了四五十里在甯遠衛住宿來往

宿店的人把寶音寺被火一事當作新聞快事個個稱揚人人傳說把素臣說得牛鬼蛇神竟是天上下來的一般素臣和衣偃卧側耳諦聽有的

道這和尚無惡不作孽貫滿盈合有此報

說一有的道若沒這文忠臣也只好瞪著眼看他講不的報應哩二有的道向來知道這寺裏專一藏匿婦女也不料藏着這許多若沒有文忠臣只好老死在裏邊罷了

說三有的道



法空這等銅筋鐵骨偏遇着文忠臣更狠似他真個一物一制四說有的道

這文忠臣聽說是個文弱書生怎有這般武藝約莫也是天老子差他下

來收妖捉怪的哩五說前四說俱平常應有之說此則由平常而轉入荒唐之說有一個接口說道可說

甚來這文忠臣別人不知道咱自親眼見來的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兩耳

垂肩雙手過膝一頓飯要喫四十九個豬頭還說不會飽哩腦後有一隻

神眼會七十二般變化原是灌口二郎神下界來替咱們這一方除害的

咱說來狠像謊却極真和你們賭得誓的此第六說因天老子差來之說而暢言以實之亦自覺其荒唐

故復要人賭誓天下實有此等有幾個道海老二的話一些也不錯有說人此等謊非徒博讀者一樂也

即有信謊人妙極你看法空這樣武藝那般法術各房頭和尚道人那一個沒有

水牛般氣力還有京中下來的救兵幾百隻虎要喫一人直甚大事都被

他殺個罄盡你不見那屍骸堆積如山隨路搭了蓆蓬看守着此非日

而言故曰隨路若不是二郎爺出世敢也沒這樣神通七說以法空利害

實海二荒有的道這火忒也利害一夜裏燒到晌午還是冲天的火焰補

唐之謊火怕不成了火焰山麼可惜這些金銀財帛米糧柴草化成灰燼只不信

那樣插天的牆如何燒得進去說是裏邊起的又如何燒得出來八說平

以荒唐未又惹起海二道圍牆內是文忠臣變做蜜蜂兒進去放的法空

和尚怕不會咒那白龍來淹滅這火只喫那齋睡蟲的虧下半身都燒掉

了也沒燒得他醒哩九說荒唐愈甚因有有的道這火却便宜了盤山大

王文忠臣便是他的救星哩十說平常而海二道盤山大王的本事也不

輸梅山七弟兄還喫了和尚的虧纔惱了一郎爺來收妖捉怪哩十一說

海二荒唐之言妙在鈎聯二郎神振轉收妖捉怪成一篇精靈跳脫文字

素臣聽着暗自好笑因話太荒唐懶得聽了便自睡去眾說未已絕不落呆次日起來檢點身邊只有幾隻小銀鏤兒那

錠元寶放在鋪蓋中不知下落了央店家去換了幾百文錢算還飯錢出

門連趕了兩三日已過盤山直到了三义河地方已過盤山妙更不料有盤山夫人也店家

因無行李不肯留宿素臣道一路來都留你這裏怎獨作難店家道寶音

寺被火文書雪片下來盤詰奸細還比得前兩日麼素臣再三懇求只是

不依復向別家處處皆同沒行李者一概不留素臣没法只得尋出村外

一個野廟中來看那廟時並無門戶亦無廟祝只一間小屋且是牆坍壁

倒勉強爬向神臺縮脚而睡因一路平安心放慢了身子勞乏竟沉沉睡

去被幾個毛賊將繩索套住咽喉手足一齊用力把兩手反拽轉去背剪

緝縛喉間切的生疼連氣都透不出來素臣醒轉已自無及正是

遍拏虎鬚皮可寢 偶遭蝎尾塊難除

毛賊道這大漢仗狠好若會些武藝便充得一員頭目亦具眼亦憐才賊中錚錚因問

素臣名姓素臣瞋目不答毛賊俱怒牽着便走拉扯到一個所在但見

一帶竹笆繞東籬沒半枝黃菊數間茅屋掛西牆有几柄青鋒閃

閃紅燈上寫着朝山二字沉沉黑索橫鎖著獒犬雙頭北方曲徑風氣

通幽忽塑出西方教主肉身現相乍行來南海觀音柳眉星眼剔

生生三分殺氣鐵膽銅肝嬌滴滴鐵膽銅肝下不乖有嬌滴滴三字造語絕奇一片婆

心指招降而言

毛賊把素臣解至佛殿兩個侍女腰懸寶劍手提紗燈請出一個少年美

貌



貌女子在正中一張交椅上坐下階下站着三四個彪形大漢手執刀棍見素臣上階齊聲喝跪素臣道胡說我是堂堂男子怎肯低頭於婦人大漢喝道這厮好生無禮各舉棍向素臣腿彎掠來素臣把腿一迸齊叫阿唷兩條棍兒迸落在地那女子發怒走下殿來道這厮敢使法禁刑嗎取咱的棍子來兩個侍女便去扛出一根鐵棍那女子一手擋來指着庭中一個大石礮說道你這兩條瘦腿敢硬是這石鼓兒嗎且打一個樣兒與你瞧瞧的一棍把石礮打得粉碎火星直爆出來素臣怒喝道你這賤人要打便打敢裝這腔兒唬嚇人嗎那女子大怒道這厮死在頭上兀是這等放肆舉起棍子望素臣頂門上直劈下來極險素臣面不改色女子這棍打下離着素臣頭腦沒有半寸却便掣去冷笑一聲道這厮膽氣還好山

樂裏現在要人你肯投降便饒你一死素臣大怒欲殺不過怒耳招降則大怒方是正氣道

我是讀書人清白之體怎敢以穢言污我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於敵國

尚然何況草賊只可惜一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鬚眉男子却死在描

眉裏足腌臢潑濺無恥女賊之手字字響快字字沉痛君親未報何遽死耶沉痛之至此

地位講不得斯文在茲及死生有命一語矣說到此處不覺泫然泣下此聖賢之淚勝英雄之淚多矣那女子

冷笑道你說是讀書人便是清白之體可知有儒冠而賊行者有賊冠而

儒行者你這厮咬文嚼字却一肚勢利念頭只想功名富貴那管禮義綱

常失勢則吮癩舐痔得勢則弑父與君鄙夫之心無所不至這纔是腌臢

潑賤無恥之人將自古及今強讀書人強半罵殺咱們身雖落草心在朝廷所殺者貪官

污吏勢惡土豪所生者孤窮赤子冤屈平民豈肯押衙乃天下有心人聶

政要離誅天下無情漢這纔是頂天立地巾幗中女子兩這纔是分別清楚你不降

便罷怎敢以穢言罵我眾頭目盪下熱酒取這厮心肝出來極險四條大漢

答應一聲把素臣推靠柱上反縛牢固極險解開胸脯拔出尖刀極險望心窩

裏便刺進去險極險極更無可挽回矣素臣長歎一聲閉目受刑更無挽回惟有閉目受刑耳只聽

那女子喝道且慢此係素臣聽得那厮胸前揣着什麼拏給咱瞧與前文揣在懷中相應捫之無

迹一個大漢便向素臣懷中扯出一角文書并那張解批來那女子不看

便罷看了批牌唬得面如土色何急問道這是吳江文白的批牌咱這裏

正等着他何故緣何得入你手你是何人快實說來素臣睜眼答道我便

是吳江文白你是何人等我則甚那女子喝道既知文白何故又喝文白是奉旨發

遣的人自有兵役押解怎容他獨自行走此喝問之故你莫非是解差受了斬

直指使將文曰謀害把這文批去衛裏糊假棺麼此面如土色之故快快說來若

有半句虛言便碎剛了你素臣道只我便是文白豈肯無故冒名因斬直

恨我入骨屢次遣人截殺被我燒了寶音寺殺賊數百恐連累押解官役

故打發回京自賚文批赴遼投到不想為汝所獲要剛便剛休得煩絮那

女子笑逐顏開與面如土色對應忙喝從人解縛擁至正中交椅上坐定納頭便

拜道賤妾有眼不識泰山冒犯文翁萬死莫贖素臣忙立起身道且不

娘子請起學生素昧平生緣何錯敬且請問小娘子何人因何在此做這

般勾當那女子起來檢衽而答道賤妾衛飛霞丈夫尹雄因與吳鳳元作

對殺了他妻妾子女避禍盤山此處是本山緝事之地聞文翁謫戍遼東

妾身夫婦渴思一見共商大事怕一時錯過了故分身到此以便兩下緝



探不料無意中得遇文爺因見文爺膽氣非常未免唐突死罪素臣  
喫驚暗忖鳳元因何事結讐招此奇禍落草之人與我商量大事將以我  
爲何如人耶因說道極蒙賢夫婦錯愛但我係朝廷欽犯急於到配有辜  
盛情倘蒙不殺只此就要告辭了飛霞道衛帥權禹係斬直乾兒文爺若  
去投到是飛蛾投火了因把手內文書向燭上點着素臣忙去奪時已被  
燒毀素臣作色飛霞謝罪復勸說道依妾愚見不若見幾而作遯蹟埋名  
待時而動恐文爺猶豫故燒之以絕文爺之念留此解批令嘍囉四散謠  
言說文爺落水身死尋一腐死以實其事文爺便可脫然事外矣英雄所見略同  
素臣沉吟也便唯唯飛霞告罪入內令兩個侍女領素臣至客房中便席  
款宿次日黎明吩咐嘍囉去尋屍首依計而行一面請素臣同至盤山素

臣暗想其妻如此其夫必非庸人當物色之一併收作他時牙爪慨然許  
諾素臣坐車飛霞扮作軍官模樣兩侍女也是寬衫高笠懸弓插箭騎着  
三匹劣馬簇擁而行前後嘍囉偵探不到落日時候已至盤山飛霞進去  
改換女妝環珮珊珊同着尹雄出來迎接素臣細看但見

男似張仙蜀王宮繪來孟昶女如紅拂越公府扮出歌姬紅白花  
秀苗連枝緋桃玉李雌雄劍光生比翼干將莫邪燕領虎頭班定  
遠封侯有相蛾眉鳳目聶隱娘劍術無雙行來一對玉人宛轉溫  
柔情似水惹起三分火性暗啞咄叱氣成雷

尹雄望見素臣倒身便拜素臣忙去扯時尹雄連拜道聞名雷貫積想魂  
消不意荒山得邀玉趾三生有幸百拜何辭素臣回禮不迭敘坐後問道

君庚幾何籍貫何處夫人云與吳鳳元爲警避禍來此乞道其祥尹雄道  
小子年方二十一家住天津略讀儒書頗竊慕遊俠拙荆幼得父傳頗通  
劍術夫妻同志結客揮金今歲清明掃墓拙荆舞劍爲樂被景府長史吳  
鳳元窺見遣尼真修以佈施爲名誘拙荆至庵看塑觀音法像於茶點之  
內俱下蒙藥虧一個小尼暗做手勢拙荆會意悄悄潑去濃茶藏過几塊  
糕點假裝昏睡奸尼認是中計將門鎖閉牀後鑽出鳳元擁抱求姦被拙  
荆痛打一頓斷其腿骨把庵中打得雪片鳳元懷恨囑託衛官將愚夫婦  
收監以白晝抄搶爲名硬坐光棍行凶之罪上司礙着景王不敢批駁把  
愚夫婦問成斬絞監候有一結義哥哥時常求乞諱名鐵丐可見亦幾次非真丐  
要想劫牢因夫妻二人下在衛所兩監難於動手他有義兄紅鬚客深通

劍術五月內出京往山東事幹鐵丐去尋他來做帮手

應前二

直至七月

中回來分頭入獄把愚夫婦劫將出來到家收拾細軟逃往遼東路經此

山山上盜首宋

送

基下山劫奪被愚夫婦殺了衆嘍囉就推爲賽主權時

落草那晚愚夫婦出獄分頭報冤把鳳元妻妾子女盡行殺死只便宜了

吳賊出外就醫真修宿在王府未曾正法拙荆恨那奸尼囑紅鬚客去行

刺又驚動了同店一個酒人被他救去前日到此提起來還是懊惱小子

素知文爺孝弟忠信氣節文章俱臻絕頂天生神勇武藝驚人聞有西湖

之難

何以知之大奇

日夜憂疑直到七月中義兄鐵丐說在濟甯得遇文爺方纔

放心

榮拂有情

并述文爺力過孟賁氣凌郭解前日紅鬚客到此備述文爺直

聲動天地知幾若鬼神愚夫婦方纔放心欽慕贊歎死心塌地日逐差人

下山偵探並沒蹤蹟却不知道文翁微服而過飛霞料理酒席大吹大插  
 欸待素臣坐席後素臣問道某在西湖被難君何以知之尹雄跌足道可  
 惜難中慌迫尊使不知流落何處幾遍差人到天津去訪問總沒音信不  
 然今日便可主僕重逢了素臣急問莫非小童奚囊得君救援麼尹雄道  
 去歲小子在杭州遊湖正值發蛟撈救得十餘人內一小厮喜其相貌帶  
 回天津問知係吳江人跟主人在湖被難却不肯道出文翁姓名永不肯  
說未知  
 尹雄底蘊恐辱  
 沒素臣故也 後令掌管文史四方文士至舍談文四方武士至舍較武  
 其中頗有出眾之才而盛价眉目之間皆有鄙夷之意不說姓名眉目鄙  
夷方是心悅誠服  
 小子深以為怪一日細細根問彼云客非不佳但觀於海者難為水欲如  
 吾主人之才文足安邦武能定國者相懸實甚因再四叩其主人姓氏方

言文翁姓名

至此方說已知尹雄底蘊  
尚可與言不至辱沒也

并述文翁仁孝智勇俱出

天授同溺西湖生死未卜說到那裏淚如泉湧痛不欲生愚夫婦由此敬  
 愛另眼相看想慕文翁真如飢渴不意今日得見廬山誠為萬幸飛霞生  
 有俠骨性愛結納英雄素臣與尹雄把酒論心雖不來同席却不進去另  
 設一座旁坐而聽見尹雄說到奚囊便接着說道盛价忠義實為難及一  
 手指着一個披髮了鬚說道妾見奚囊書空咄咄戲謂之曰汝年尚幼安  
 得如此張致勿愁無偶當以阿錦配汝彼即泣下數行凄然欲絕云主人  
 入湖生死未卜何以妻為妾身夫婦深以為難不料倉卒中失散至今杳  
 無音信也素臣聽到此處不覺淚下尹雄道文翁叅勘斬直在後因何斬  
 仁先有偽檄緝拏莫非原有宿仇麼素臣道正是偽檄上亦有君名君因

何事與彼爲仇尹雄道文爺見過這偽檄麼小子沒有親見是義兄鐵丐  
在山東道上過著兩個遊方僧人却奪孤客行李被他殺死身上搜出那  
檄記了幾個姓名述與小子聽纔知道的至與靳仁爲仇是去年在湖上  
撈救被水之人倉卒間帶不多錢許小船上救起一人給錢一貫止費了  
一二十吊錢靳仁嘖是異方人在彼處逞錢滅了他的威風喝令豪奴攢  
打被小子打的落花流水靳仁跑得快背心上也着了一拳當夜搬了寓  
所五更天帶着盛价就起身趕回家來他不及報復以此致恨了素臣遂  
將西湖被難東阿釋盜及夜殺超凡得見偽檄遇鐵丐後搶出鷓鴣在河  
間店中救那尼姑并火燒寶音一路鬪殺諸事約略述了一遍只可惜錯  
放了好尼未得豁賢夫婦之氣耳尹雄飛霞都是義氣相高遊俠自喜的

八一聽素臣之言投其所好從心窩中一陣奇癢直癢透渾身骨節中跳

盪而出

一筆寫盡  
豪俠心腸

夫婦二人重復出席羅拜於地道文爺真天人也素臣

忙扶起來道馳馬試劍未嘗學問昔人以之爲恥何足道哉鐵丐紅鬚何  
在請來一會某思之渴矣素臣說到那裏尹雄夫妻登時變色長跪於地  
涕泣求救正是

魚吞香餌連鈎噉

鳥著朱絲帶矢飛

總評

東廊存貯火器既爲燒燬東寺之需馬上裝回火器又作焚燒西寺  
之用法空置買時定不料件件俱爲自己及徒子法孫下火物也素  
臣云反火燒身自作自受諒哉



西宅亦有婦女見叢林惡孽海內同風此其不變者也比正殿更多  
早作準備無一露體之人此則不變中之變

店中傳說夾雜可笑至海老二則荒唐極矣而聞者偏以爲一些不  
錯緣看法空如惡龍毒蟒故疑素臣爲牛鬼蛇神也海二說得高興  
更有蜂蜜之變真可大噱而由二郎神牽出盤山大王作梅山七弟  
兄爲逗筆伏筆則更想入非非矣

野廟被縛又與武松同轍而武松之見張青與素臣之見飛霞其平  
險緩急聲色氣焰則霄壤矣惟有大過前人之才然後可犯前人之  
事若無故輒描粉本便是惡札

自素臣解進佛殿至女子慌忙喝令解縛納頭便拜復與宋江上清  
風山一轍但彼以氣類相通宋江之名雷貫綠林此係薰蕕各別素  
臣之名宜不入草賊之耳且宋江雖未乞憐較素臣之極口詆罵者  
迥別佛殿之險較清風倍蓰其無可挽回亦較清風倍蓰也宋江必  
待自家說出姓名頗著痕迹此則懷揣文批因解開胸脯而見如天  
衣無縫其靈笨更不啻霄壤武松宋江二事爲水滸得意之筆此則  
兼擅其勝而奔軼其前豈非絕世奇文

大概看去其險較甚於水滸而細心察驗則又不然蓋燕順等盪酒  
取心乃其本意此女則聊以試素臣之膽氣耳觀其取棍不打而先  
打石礮直劈下來而卽便掣去欲取心肝而喝且慢是本意不欲殺  
素臣也其言因見文爺膽氣非常未免唐突是已明明說出特以心

粗看不出耳此又棉裏藏針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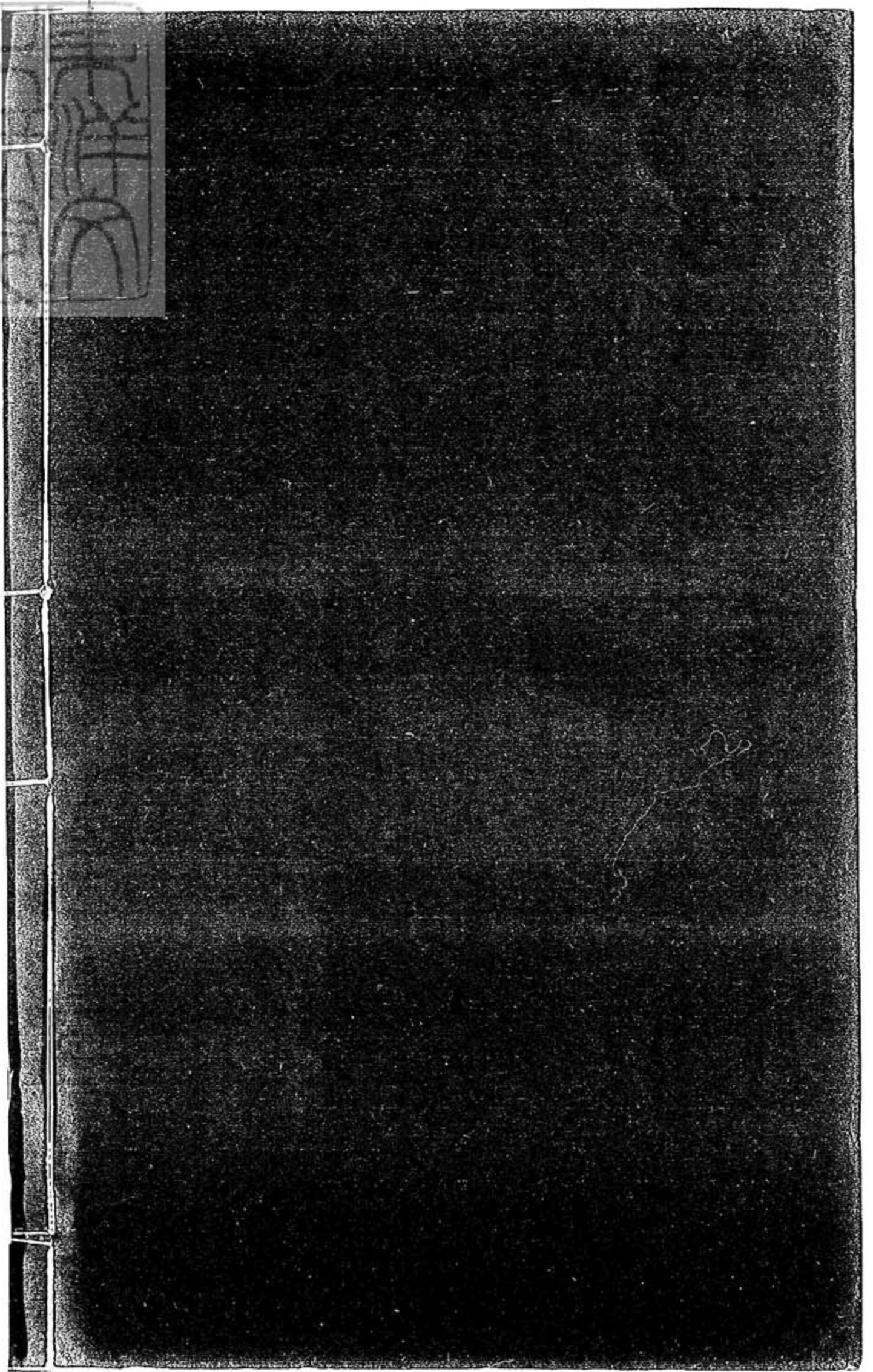
此回因遇尹雄夫婦而埋伏鳳元景王真修容兒聯絡紅鬚鐵丐微  
逗阿錦直出奚囊所謂牽一髮而全身俱動者

上盤山後與尹雄夫婦問答成文與左傳叔向晏嬰張趯子太叔諸  
篇同格或証前事或伏後傳或應前兵或起後陣應歷有爲非但敘  
述情懷也



所入  
圖書

庚子  
年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説  
88(21)

第一奇書野史曝言無字卷之七

第四十五回

假譚星命裏尋奴

真賣卜詩中遇友

素臣扶起叩問其故尹雄道義兄鐵丐不知有何要事入洋緝探苦留不住就是劫出愚夫婦來的那一晚匆匆別去

此等信行亦倏亦儒

前數日有信為洋

盜所困愚夫婦欲去救援因寶音寺虎視眈眈此處基業向係草創不敢擅離幸紅鬚客到此與他說了星夜往救但他兩個都是一勇之夫寡不敵眾正在憂慮今蒙文翁下降倘得垂手感激無窮素臣道鐵丐入洋即某所使當親往救之寶音寺已火黨類略盡君略為部署亦當分身入洋

以為後勁海洋之上不比陸地非其所長也尹雄道此山係寶音下院賊  
首宋基每月進奉小可一概革除法空大怒遣人來廝殺過兩次虧着攻  
守異勢却已耗費錢糧瘡痍未復山塞要人之故現在衛帥權禹與法空同在斬

門每日操演軍士欲來洗蕩是以不敢擅離俟經理一番即當入洋斷不

失約因問入洋之期素臣道赴人之急豈可遲滯明早即行可也尹雄大

喜道兩載之恩一日之會當與文翁痛飲曠設以慰飢渴飲酒中間素臣

畱心察看見尹雄議論卓犖血性過人且出自舊家韜鈴武藝俱有實際

雖老成大雅不及士豪此四字以別羣雄躡捷不及紅鬚堅韌不及鐵丐謹慎不

及大郎筋骨不及豐城江中賣解之人而心性靈透此只靈透二字須知亦為過之

視奚薛諸人為較勝北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遂使四十四回以前物色諸雄羅列無遺精神貫注血脈流通深得古文章法賣

解之人不過舟中一面而心識不忘尤見古文一臣休休有容意量可備干城之選以一矜而刻刻留心為國求賢較吐哺握髮者

更難遂稱尹雄為尹兄飛霞為尹嫂予以暗號許其薦拔不復以綠林待之

尹雄夫婦大喜過望得黃金千觔不如得季布一諾至三更後方纔罷席天明起來備席

送行飛霞令侍女阿錦用阿錦為奚囊故捧出一套衣服并課筒束板交付素臣

道洋船上頗行九流術士文翁數學通神改裝便可如意素臣道最好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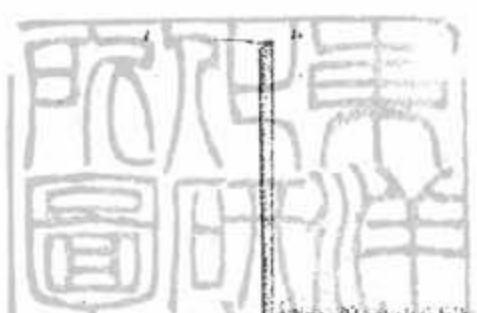
了衣服尹雄喚過頭目二名給與白金百兩鋪蓋一副令其伏侍前往向

素臣道此名伏波綽號水梭兒此名成全綽號泥裏鯁閩中海鬼出身能

伏水之底立水之面卧水之中伏筆與洋盜熟識最有忠心頗諳武藝故着

他嚮道素臣唯唯又有兩名嘍囉牽馬伺候尹雄令其送上了船即回山

繳令素臣止住道不必馬匹步行最好當下素臣別了尹雄夫婦拔步便



行在身邊取出易容丸把面變作紫色兩個頭目着驚道怎文爺一會就變了臉小的們都不認得了素臣笑道怕路上有人識認故用易容丸以變其色你們仔細看去可有甚破綻頭目道一毫也沒破綻竟是天生就的皮色真也奇怪三個人趕緊而行不几日到了海邊僱一隻小漁船望南而來一路上問起商船買舟俱沒確信直找到天津見港口歇有數百號洋船素臣暗忖此處定有消息因上了岸逐船看去見有十几號船掛着景府旗號因在袖中探出課筒搖上一隻大漁船來船頭上水手喝道這是空船又沒客人瞎撞些什麼快下去罷素臣聽說便即退步

此小處亦必出

折後船却有人喊道叫那先生轉來老奶奶要起課哩水手道也是你的造化後面去發個利市罷素臣在船沿上走去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女

兒把手招着素臣走進艙艙內擺設一新厨櫃箱籠銅錫器皿甚是齊備正面掛一幅關帝神像貼着大紅對紙是日進千鄉寶時招萬里財艙

門上橫掛一匾上寫海鰲二字半邊題着賀欸是慶賀表德的匾額

北方風氣寫漁船便畫出漁船門帘之內走出一個半老婆子來說道先生請坐咱要起一課

兒素臣答應坐下裏面一個半村不俏的女人插着滿頭珠翠身穿桃紅綢襖腰繫水綠袴兒塗着一面鉛粉一隻手指上勒着十幾個金銀戒指

繪出北方村女人遞出三枝線香那婆子接來插在關帝面前香爐之內說道咱

一個小兒子做親纔兩個月同幾個夥伴往洋裏去至今沒有回來要請先生起一課兒可太平幾時得回沒甚大事嗎素臣道如今這樣世界怕

甚不太平

此即并江者是

那婆子笑將起來道先生你自沒到過洋裏不知利害

從前咱們的船原不管甚麼太平不太平如今世界反了做莊家的倒欺  
負糧長來了并出如許頭皮說完這話便朝着窗外打了兩個問訊口裏喃喃的

禱祝過了素臣便搖起課筒念了幾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的  
套子問了婆子姓周又念有今周姓信女及內象三爻外象三爻的話頭

須臾完成一卦討過筆視點出卦來說道此課乃天山遯金爻獨發克制  
子孫母為子占大是不利酉月酉日金氣正旺木氣正衰只不要撞着姓

金姓鐵姓劉姓鐘的還好本為鐵巧心有大耶故并以劉鐵若遇著這幾姓的人便十分

凶險了說罷連連的搖着頭道大凶大凶寫起課便活是起課那婆子聽說滿眼流

淚道如今合咱們做對正是姓鐵姓劉的不要真個弄出事來啣素臣道  
你老人家且慢着慌這課裏還有化解只把姓鐵姓劉的出身如何與你

家做對前情後節說得明白我替你合上這課按了方向定了飛伏就斷

出有化解沒化解來了狠下那婆子頓住了口裏面的女人噙着一把眼

淚走將出來說道那姓鐵的是個花子不知是那裏人到洋來要飯的他

假做要飯實是要來害着咱們咱們覺着合他厮打起來被他打敗了虧

著咱這裏人多他打咱們不過又被這一個姓劉的裏應外合打奪了去

把咱們的人打壞了許多咱們不憤又起了些人去又被他打敗了那姓

鐵姓劉的便跑到一個島裏去了咱們丈夫也是幫打去的不見他回來

纔請先生起課先生細細推算着看是凶是吉有化解沒有素臣道既已

打敗過幾回見過大凶就不妨事了這課裏又有卯時一冲逢凶化吉二

位但請放心女人道先生不要撒謊哄咱們婦道家纔是素臣道我是有



名的吳鐵口斷一句是一句再不肯改口的先不知從前敗過幾回故說  
 是大凶已經見過就有化解了把手指輪着說道只看出月初頭包你活  
 跳的人回來我好平白的咒人嗎那婆子合女人方纔收淚說道謝天地  
 只願依先生金口就是了那女人便道奶奶還請這先生算一算他的命  
 那婆子道你說得是把命合一合看因說出一個年月日時來素臣按着  
 江湖說數道此命為人性剛喜則眉花眼笑怒則捋臂揎拳膽大心雄頭  
 高氣硬是帮打架人今年交運脫運移花接木該有血光之災戰殺之禍是打架人  
 人虧得紅鸞天喜星照命是做親纒諸事逢凶化吉打身不動是活跳  
 了今年一派順利以下則所謂未財旺生官還有小小前程只可惜是武  
 職也有封妻廕子的福分此數語為景府旗號妻宮坐着恩星主有賢能

妻子帮家做活貼心替力

此數語并非奉承算命人以快其意

夫妻和合同諧到老壽有古

稀之卜兩男一女送終

寫算命便活是算命

素臣說完婆媳二人俱稱贊推算得準

笑逐顏開又把自己兩命請素臣推算

上一命已終鐵巧之局此兩命乃起奚囊之案

素臣按着

江湖之訣已往的一味扞江未來的一味海奉加以八面風

通套六角鑽

兩頭蠻

可東可西如妻宮兩硬無傷之類

圓匾子

無捉無摸如某星照命逢凶化吉某星入度防有失脫官非等類

定時辰

看髮頂偏正之類

問刑克

應先克父先克母或父母俱在之類

許多的條例

江湖星相以算人相人為錄囚

相見則問錄過幾囚否蓋以請算請相者為囚而錄其口供也八面風等皆問供所必需如問官之有條例云

婆媳二人已自著

了迷的把三歲行運克父克母好的歹的一句句都是自己說將出來

之自

素臣綽了口風

如官之錄供

添說幾句

如堂諭加看之類

便相顧錯愕驚以為奇

至聽說後來的許多好處便像真的一般皮膚騷癢登時骨頭輕了一半

連叫先生真是神仙怎算得恁般靈驗歡天喜地的收拾酒飯出來那女人自與婆子議論道

加出議論分外飛舞而兩命如何算法亦略見一斑不至全蓋盆底也

奶奶這先生年

紀不多本事却高把咱們的肚腸都穿了過去說的他那樣氣概不是活現的嗎不知道的見咱們行着船就奉承也說是發財生意順利的話罷

了怎知他有官做又是武職

受景王守備把總劄付可知

可不是神仙嗎那婆婆便道

他說咱為人慈善恤孤愛寡敬老憐貧

卽至惡人亦自謂慈善有此善念

日裏一個人夜

裏一個鬼有鑽骨星在命鑽頭頭痛鑽腰腰痛

此則老人通病

那一句話不是着

的女人道他說咱有口無心欺硬怕軟知高識低有分豁沒偏閃一片熱

心腸高人相敬小人不足

一派八面風六角鑽等條例

須不是咱告訴他的怎這們說

得着就是那姓鐵姓劉他又怎預先知道

不提姓鐘姓金專記姓鐵姓劉迷者如是

真有個半

仙之分哩紫臣用完了飯婆子便道還有一命要請先生算哩因說出年

月日來素臣暗喚一驚怎這年庚竟是奚囊的八字

忽然直入奚囊

問明又是男

命因扞他一句道你說得明我指引得明這命若是北方人命便弱了若

是南方人便不嫌弱就看五星宮度南北亦是不同須要說明纔好推算

此卽定時辰問刑克之類

那婆子道這命實是南方人北方人帶來被我們總管船的

顧老爹收留認做兒子

伏筆無痕

指着先前招手的一個小女兒說道這是我

的孫女要許配他不知他命生的好不好故此要請先生推算那女人把

手拉那女兒一把說道喜呀替你女婿算命哩那女兒聽了一眼跑進艙

門去了

關情趣筆

素臣道是南方人便好只可惜少年運氣不濟要見水厄流

落他鄉做個人下之人

卽以奚囊扞之

一交十八歲時運亨通貴人提拔平地登

雲這却是個文職官兒鈞挽封妻廕子富貴榮華有四十年大運壽元八

十以外一味海奉如今這位現在何處可請來一會後日好問他索謝得一主

大大的財香主意在此却絕無痕迹那婆子滿心快活喜得兩隻眼沒了縫兒說道

先生真是仙人哩這命去歲就見過水災前月中又到這海邊來投水夜

裏驚醒了船上的外水撈救起來顧老爹見他相貌清秀滿腹文章過繼

他做了兒子如今帶往邯鄲去見他丈母娘去了素臣道約莫幾時回來

得見他一見纔好那女人道還早哩他顧奶奶好幾年不回家了這一去

緊着也是十月裏的事素臣問其住處婆媳二人俱不知道婆子又把小

女兒的命來算素臣謫了幾句幫夫益子與那男命正是一對兒夫榮妻

貴一竹竿到底的話結矣囊之局忙忙的收拾課筒起身那婆子拏出一百文

老鴛鴦千辭萬謝送與素臣素臣不受婆媳二人抵死推送連那小女兒都

跑出來幫着亂搥亂揉為招得好夫婿故趣筆入情素臣只得收了跑上岸去正值兩

三個小花子走過便假做心慌趕路灑出袖裏那錢頭也不回一直去了

小花子爭先搶奪幾乎相打素臣到船吩咐頭目回去上覆主人說鐵丐

已被姓劉之人救出大約即是紅鬚客所為糊突得妙如今投向島中去了可

以放心我因舊僕奚囊現在邯鄲前去尋訪後會有期面見時謝他罷頭

目奉上盤費素臣不受單提着手囊上岸一路殮風宿水到了邯鄲尋下

呂翁祠作寓貼起吳鐵口的招牌每日辰巳兩時賣卜算命一過巳時喫

飽了飯即出門尋訪奚囊有半月餘光景把一個邯鄲縣城市村鄉都訪

遍了並沒一些蹤影忽地生起病來頭疼發熱昏沉不醒祠中道士請個

醫生喫了兩貼藥兒越加沉重道士恐有差池把素臣搬到一個走廊下來風雨不蔽煞甚可憐却虧着不喫藥的好處拖了兩候漸漸輕可不藥爲中

醫此書三致意焉讀者知之偏又遇着驟寒風雪交加把素臣凍僵了竟如死人一般

幸而旋落旋止次日即晴祠中護法閱時行會任禮部精膳司員外致仕

在家常至祠中與住持譚玄這日備著一個煖鍋四碟大菜來祠賞雪同

一江南先生在亭內飲了一會起身閒步那先生因要解手一逕的抄過

走廊忽見素臣蒙頭僵卧之狀喫了一驚知是賣卜吳鐵口病後著寒已

十餘日不進湯水不覺怫然道吳鄉孤客患難之中死生之際而漠然無

所動於其中真可謂心如槁木死灰者矣身上脫下一件棉海青裏了素

臣令人連被褥扛進客房囑咐道士頻以薑湯熱酒稀粥調之當問閱老

借銀五錢送與道士叮噓而別好先生羞殺道士并羞殺閱老素臣客感已清得煖便愈

加以稀粥補養道士不比從前水火十分便益數日之間即已痊愈忽見

牀上這件海青不知何來叩問道人方知其故暗忖這先生一片惻隱之

心可敬可感要住持領去一謝住持道昨日閱老翁差人來說要借這祠

裏做詩社我要在家料理不得工夫詩社裏有這先生明日來時面謝他

罷素臣這夜因要見那先生睡不落聰豈知將及天明反睡著了直到紅

日三竿方醒忙討些水來淨面穿好衣服整冠出來詩社中人已自來齊

在亭子上分韻做詩了讀至此方知紅日三竿方醒之妙若早起即見成之便無以後猜疑窺看許多情景素臣暗

想他們正在構思不便去打攪待做完了去謝不遲因遠遠的挨近亭子

邊在人背後偷看那一個是先生何等相貌一眼看去便見側邊一個少



年活脫是好友金成之注目更視絲毫不錯便要進去相認却轉一念恐  
 憐惱眾人自己穿着相士行頭也怕成之削色又且有事在身不敢造次  
 遂躡足而回坐了一會耐不住又出房打聽如熱石上螞蟻沒個定性恰  
 值道人送出飯來是一大碗米飯一碗豆腐却比往常不同有些油水又  
 加上一小碟的白片猪肉纖悉必到便問那道人亭子裏做詩的是些什麼人  
 可有外鄉人在內道人道都是本縣出名才子也有舉人也有秀才天下  
 聞名的只有一個南方人不濟事老早做起到如今還沒一個字哩素臣  
 不信急急的喫完了飯走到外邊只見拏酒的拏酒添菜的添菜都望客  
 坐內去素臣殿上等了片時見盤碗收拾下來想是要散向伏侍的人說  
 道前日小可病中承府上先生救濟要面謝一謝望大叔們回一聲那家

人答道改日罷師爺心裏正不耐煩哩素臣急問因甚事不耐煩恐有別事故故

聽家人笑道敢是不耐煩做詩哩各位爺們七八要完了師爺還沒半個

字哩素臣暗忖成之詩才敏捷非常怎說沒半個字詩題怎樣煩難限做

若干首數這許多人還沒一人脫稿心裏疑惑因復至亭邊偷看見四張

桌上每桌二人上面一張一個四十多歲三絛長鬚面貌甚是豐偉方巾

潤服有似縉紳先生模樣同席的葛巾野服山人打扮也有四十上下其

餘都是少年個個鮮巾華服惟有成之布素是個寒士氣象宜其有皮另相之閱老

席坐着一個老者有五十以外年紀戴着一頂忠靖巾雖是便服却顯出

歸田氣概背後幾個大管家垂手並足而立五張桌子惟老者不設筆硯

其餘皆設文房四寶都在那裏濡筆搆思惟成之端然靜坐不動聲色看



那亭柱之上貼着詩題是咏梅人限五韻各賦七律一首暗想詩題雖難但止一首律詩何以尚無脫稿之人真個要嘔出心血來麼正在躊躇只見首席一位詩已寫完看了兩遍喜動顏色開口問道諸兄已完否眾人

俱答尚未那人便道何妨儼以盟主自待詩要苦吟原不以速為貴弟轉受這敏

捷的病未免失之於豪驕極滿極但有真敏捷者相形奈何因走來逐位看去見有將完的

有完一半多的有完了草稿正在謄真的獨有成之却仍是一張白紙便

忍不住笑將起來道金兄竟不落一字這是以弟輩為不足與言詩了此

猶不瞞金兄說這做詩一事原不是好事弟於此道喫了二十年的苦纔

得這水到渠成地位滿極然尚可金兄若自覺費力竟不要學他難道不會做

詩就不算人嗎此則惡薄盡情矣成之唯唯素臣聽了又覺好氣又覺好笑少刻

交卷者紛紛先完者圍著同看逐首念出那首席的一首是

枝枝梅影望中斜白玉鋪成片片花貧女擁衾欣落絮征人疑雪

咏皇華能成賦者無多子善作詩兮只一家月下朦朧驚我眼如

何空剩老了父

眾人俱贊好詩那坐第二席的道列位知此詩之妙而不知其妙處全在

結末二句直到化工地位李老先生說善作詩兮只一家真屬夫子自道

待野拙細細解出方見廬山真面目也首二句點題猶人所能頸聯用古

入化已是妙境謝道蘊咏雪有柳絮因風之句妙在貧女意中想出入情

入理而柳絮棉絮是一是二渾然無蹟可謂巧奪天工華字一韻人只知

以年華容華押之便熟極了李老先生却另出手眼把小雅皇華之詩來



作注解使梅花色相奕奕添毫這兩句詩已把全唐詩人都壓倒了不料末二句更是出神入化此所以名動公卿而為當今一代之詩伯也月色朦朧與梅花融成一片豈不單剩了枝梗老丁又三字下得崛強唐朝惟杜少陵有此老筆李太白便不敢下此三字諸君以為何如眾人都相顧錯愕道原來這詩有無窮之妙若非元繼老解釋出來我等還領略不到非此詩不知梅花之妙非此解不知此詩之妙李老先生真是壓倒元白矣那老者道李先生之詩弟本不解今聽繼禎之言纔知妙處繼禎真李先生之知己也快拏酒杯一手拏著酒杯一手拏著鬚鬚笑道元繼老以少陵見比少陵則吾豈敢作然每有得意之句亦自謂不弱於唐人作只是茫茫天下誰是知音如繼老者有幾人哉作兩人乾了酒俱喟然而歎作素臣好不耐煩偷看成之正在蹶然微笑不耐煩者常情三杯酒畢姓李的便道拙作不過塞責而已繼老所吟方足壓卷因揭一首朗誦道

蕭蕭瑟瑟擁柴關門對江南第一山紫竹林中神獨異白雲堆裏趣何閒暗香動處情無限疎影橫時興不慳片片花飛階石上林

逋月下悄然還

李姓念完拍案道絕妙好辭格律繁嚴應在吾詩之上第一句先為梅花尋一園圃如貯阿嬌者必先購一金屋把梅花之孤標冷格早已和盤托出第二句即逗梅花出身之處江南之元墓山梅花數十里此暗用其事然後把梅之色聲香味細細摹寫梅之色白較紫竹為異視白雲更開梅



之香曰暗香梅之影曰疎影四句寫梅花十分湛足末二句收到落梅層  
次井井包羅萬象無一毫遺漏所以爲難尤妙是用古而不泥於古比古  
人更出一頭地如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古人止寫景如繪  
今繼老每句只易數字而景中有情疎影暗香平添無限春情無窮幽興  
幾於點鐵成金真少陵所云老去漸於詩律細也

贊李元兩詩雖極可笑而善於附會亦足飾美

於盲非若他書之嚼舌止供噴飯也繼老以爲何如諸君以爲何如衆人低首下心贊歎不

已繼頑道野拙之詩尋行數墨忽及李老先生絕蹟飛行老者道二位一  
李一杜各極其妙也敬三杯繼頑飲畢把衆人之詩挨次念道

一丈深河一尺波河邊波裏影婆婆玉容最似宮中趙花貌渾如  
陌上羅君家九樹猶嫌少我屋三株已覺多前歲春寒盆裏看清

### 明二月霎時過

李姓道思屈而曲氣暢而流宮中趙陌上羅對句工而押韻穩非三折臂  
九折肱者不能也繼頑又念道

仰頭天色已黃昏走過三條糞土垣鑽進一棵楊樹裏推開兩扇  
竹笆門美人月下生來俏高士山中定不村片片花枝猶自可團

### 團結出老梅根

繼頑念完說道虞先生撇去花枝而獨賞梅根是避熟就生之法使向來  
蹊徑爲之一空

美中含刺惡極

真時髦也所嫌糞土糞字略欠雅些衆中一個少

年怫然不悅道晚弟詩雖不通然糞土糞字却非杜撰論語有糞土之牆  
孟子有百畝之糞若說晚弟之詩不雅則論語孟子皆不雅矣李姓道繼



老之言原是精益求精之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虞兄何必如此硜硜因在繼禎手中接過詩箋念道

南山宮闕對蓬萊

方是點金神手

一樹梅花片片開粉蝶紛紛尋影至黃

蜂陣陣嗅香來

與古詩打架

兩條裙袴昨宵剪幾件衣裳今夜裁爲到

他家看梅去嬌妻穉子醉金杯

李姓念到後四句幾乎要笑將出來繼禎被姓虞的搶白了幾句氣憤憤的更不言語一個麻臉少年便脹紅了頸根道李老先生元繼老之詩真是李杜復生我等之詩乃糞之渣而屁之殼也但拙作裙袴衣裳與虞兄之土牆楊樹竹笆俱是實事把手指着一位少年道前歲吾兄約弟看梅又承尊嫂盛情邀拙荆過去隔晚却實實叫了幾個裁縫趕做幾件衣服來赴席的虛事易裝實事難砌此銜冤之士所謂扼腕而長歎者也酸文妙絕李姓道原來有此實事兄若不說弟何由而知好詩好詩復念道

莫道吾詩獨自愚周郎當日旣生瑜比他傾國嫌子瘦並彼村姑笑爾癯五韻親拈真可惡逐行寫去日纔睹梅花好看詩難做做出天然那個俱

李姓念完說道周兄所拈之韻實是險仄梅花好看詩難做真千古定評也因把末首朗誦出來其詩曰

少小之時喜七陽七陽到手蟹爬牀未分題目肉癢癢拏起花箋心皇皇俗人只愛小桃臉高士共欣老梅妝我意不如人者意絲棉朶朶萬條桑

李姓念到次句便熬笑不住勉強讀完不禁大笑道的真好詩令人欣喜欲狂矣衆人聽了也都笑將起來一個鷹鼻蟹眼的少年憤然作色道諸兄可謂勢利之極矣李老先生一笑諸兄皆笑是以李老先生之笑爲笑也小弟之詩實在不通小弟之詩之意却高出諸兄數等虞兄不愛花而愛根還脫不了梅字小弟則一脫而空之不愛梅而愛桑農桑係生人之命方有關於國計民生發出如許議論究亦何補於詩今之詩人每犯此病其文過之說亦滾滾不窮讀此可少悟其非是小弟爲此兩句真個如蟹之爬牀一般搜索枯腸喫盡老苦若單就梅花敷演兩句人云亦云不必自出心裁不必有關君國則小弟雖不才但使搖頭擺膝即可成篇何用如蟹之爬牀也哉衆人都稱得罪李姓道吾兄用意甚深走馬看花未能領略望勿介意只是金兄竟不成一字却是爲

何成之言無數句令衆人無不喫驚正是

日月有光消燭火

風雷作響靜羣聲

### 總評

此素臣易容之始以第一等人物而爲此下等人所爲之事幾於如鬼如蜮文雖佳而悖於理甯非智者千慮之一失讀至五十三回及一百四十四回而後爽然若失奇書之難讀如是如是

此書講道學籌經濟譚天測地較武論文無不原原本本窮極要妙此其本領之大也而一切九流雜說亦必該貫迥異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之君子尤人所難前此拆字相面已見一斑今更遊戲而談星賣卜扞江海奉真如慣走江湖者然婆媳二人已自著迷數語將普

天下第一奇書 卷之七  
天下癡人肚腸闊落中曲折一筆寫盡世之老於星卜者讀之猛喫一驚忽發大笑也

此來本爲鐵丐而忽接入奚囊此文心之變也不著形蹟而於八字上看出有鏡水月花之妙此又變中之變

因京城內拆字者掛招爲江右吳鐵口已後卽處處吳鐵口若印板然豈不能稍變耶作者意謂此一輩人大概如出一口故不妨刊成印板名字不必更爲立名耳

捏出七首詩以調笑詩社朋友刻酷極矣而摹畫李老驕縱之狀更使村學究假名士一輩剝面無皮此等人本屬自作自受然未免有傷天地之和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無字卷之七

第四十六回

真才子壓倒假名公

假新娘賺殺真嬌客

成之微笑道拙作拈韻時已成但未寫出耳李姓道此英雄欺人之言如果早成何不寫出或者見過諸作觸發而成這也就難爲吾兄了成之笑道一日之集若只吟一首詩豈不虛負光陰弟因不知諸先生所拈者何韻故袖手以俟方纔見過諸作卽以按韻和成連拙作共是八首待弟脫出稿來以博諸位一粲何如衆人大驚道先生這話是真嗎不信天下有如此捷才閣老呆看成之似信不信李姓與元繼禎道詩不求工雖百首

何難古人吟成一個字

成字當作安字傳述之誤

撚斷數莖鬚此之謂也成之也不管

眾人議論拈過花箋醮飽墨瀋信筆直揮兔走鶻落疾如風雨頃刻之間

把八首新詩一齊寫出李元二人見成之揮毫落紙如雲如煙已喫一驚

及查對韻腳一個不錯知非宿構再看那詩聲韻琳琅殊勝於己

所知者聲韻耳

便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那一個鷹鼻蟹眼的少年正恨李姓笑他不通巴

不得有人壓倒他

冤家路窄

因把成之八首詩朗吟道

春風纔縮玉鈎斜古木寒香早放花獨向乾坤標氣節翻從冰雪

見清華美人南國無雙艷處士西山別一家遙夜可知明月裏有

人孤咏手頻叉

林外柴扉晝不關離離殘雪冷空山吟餘水閣雲還在註罷南華

月正闌色借琪花驚絕艷香生鐵骨破春慳一從高士移栽後只

許仙禽共往還

十里清江水未波霜枝雪幹任婆娑不將古貌邀青眼自惜冰姿

試薄羅孤鶴夢中驚月墮老漁篷底覺寒多橋頭何處尋詩客日

向空林拄杖過

荒雞喔喔叫黃昏疎影橫斜倚斷垣乍覺曉風吹月魄忽看晴雪

凍柴門天寒日暮原無夢細雨清溪別有村自信年來少羈縲可

教高枕卧雲根

仙姿原不住蓬萊獨傍林塘冷處開只合漁樵窺影坐肯教蜂蝶

索春來寒香自向風前試道帔新從月裏裁且喜牀頭新釀熟何

妨相對百千杯

無言子立只如愚常抱天真比瑾瑜入定枯禪空色相寓形仙骨

獨清癯一聲疎磬山同寂幾點寒鴉日又晡掃盡浮華歸沕穆却

留瘦影與誰俱

輕寒點點入斜陽一片清光上石牀晤對君應忘甲子相逢我亦

到羲皇孤標暫借雲為影素質還宜雪作妝欲向塵寰語情慙可

憐終古幾滄桑

萬類彫傷歲欲終一枝瀟灑氣春容歷殘霜雪無柔骨鑿破鴻濛

有鬼工抱璞何曾求俗賞懷香甯肯藉春風廣平一賦休推絕鐵

石心肝本不同

吟畢眾少年環聚而觀雖不甚解却讀去頗覺順溜頭上兩首與元李二

作比並聲韻便覺不同且李姓詩略早完便自誇敏捷驕傲非常今成之

連吟八首頃刻而成豈不神異遂各加歎賞這個說是李白重生那個說

是杜甫再世但知以李杜贊人便是門外漢把李杜二人都丟在腦後被李元所譏笑者

更是含譏帶諷噴有煩言冤冤相報二人甚覺沒趣悄悄約會假推有事匆匆

而去素臣滿心暢快暗忖這班孽帳枉自喫苦悶老半日以白眼視成之

此時亦有垂青之意諸少年將成之道八首詩各抄一紙珍藏袖中菓榼

上來環坐暢飲直喫到紅日西沉各人散去成之掛念鐵口讓閔老先回

自己帶着一館童來尋素臣等候一日至此反是成之來尋妙極素臣不待人散先走出來候

在祠外見眾人散盡獨不見成之復進祠中非故為曲折不如是便非情理方見佳持送

成之出來喊道吳先生往那裏去的累金師爺各處找尋素臣疾趨至前住持手中遞過一個紙包道這五錢銀子師爺給你調理的叫你靜養兩日且慢開張極寫成之救人救徹素臣接了道師爺請房裏少坐有話奉告住持便先別去成之一頭走一頭想這聲音狠熟仔細把素臣一看失聲道你莫非是素兄麼怎這面色全變了從成之耳中眼中看聽出來不俟素臣讓至房中附耳而說成之這一喜非同小可正是

貧士逢金穴 鰥夫得美妻 飢人餐異味 病者遇良醫

四者皆喜極事而各有關會首句關鰥夫老次句關成之末句關天然惟空第三句而以諧謔出之則鰥夫之得美妻正如饑人之餐

異味云

成之道弟自場後進京在路即聞吾兄遷謫之信既為兄喜亦為兄憂喜

則喜大節之不磨憂則憂保身之無術日夕相思夢魂顛倒不意得遇吾兄請問何由至此素臣把出京以後之事略述一遍成之吐舌道原來吾

兄歷此坎坷倒借了無外一臂弟若在彼亦當一拔佩刀矣因叫館童吩

咐道這吳先生是我鄉親今日要抵足談心不回館了可叫道士備四碟

菜十觴酒來你便回去不必在此伺候館童答應自去道士送進酒來二

人一面飲酒一面敘濶成之道及水夫人挈家避難之事素臣好生憂憶

暗忖母親事燭幾先藏身必固但不識移居何處致成之雙人等好友俱

不知消耗我本擬待事略定悄悄回家一探今不能矣想到那裏不覺潸

然淚下成之勸慰一番問及鸚鵡之事云梁公在寓每一道及輒復流涕

望兄如望歲也素臣把救出鸚鵡寄放保定之事說知成之喜道吾兄真

不媿崑崙押衙梁公之命可生矣素臣見成之說這話時滿面喜色忽變  
憂容自然聯絲 跌宕生姿忙問其故成之道弟正有一事欲與吾兄一敘弟場後起

身在山東道上偶於驢背吟詩側邊道上開過一車車中載有兩美四目  
相視殊有顧盼之意把弟之詩便打斷了彼車前行不知我驢緊接在後

竟把弟所做之詩恬吟密咏起來弟已覺驚異不料念完拙句竟續出幾  
句使弟有糲糍在前之恥却被一個美人窺見弟在車後吩咐車夫把馬

加上幾鞭如飛而去弟彼時快快如有所失素臣道且把尊作及美人所  
續念將出來以解弟數月來風塵之穢成之道弟因渡汶水口占四句是

歸鳥覓深樹行人息未會但聞隔林裏汶水聲冷冷

素臣擊節道好詩好詩清微澹遠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特犯元李互贊 而口角情致迥

乎不美人所續恐祗學邯鄲之步耳成之道弟所吟本不成詩而美人續  
句則遠勝於弟因念道

汶水清且淺行人心自遠不見泰山雲層層遮不斷

素臣驚喜道不意閣中有如此雋才景緣情活隱與秀兼文心雕龍論詩 以譽秀為新

與吾兄之詩如出一手分之則雙珠合之則全璧謝女蔡姬當在下風矣  
成之道不瞞吾兄說弟是日整想了一夜道是無情却頗有顧盼之意道

是有情却驅車竟去道是無緣却何以邂逅聯吟道是有緣却似雪中鴻  
爪杳然無着想到後來忽於迷中一悟古人見色不迷怎臨事毫無把握

起來彼時痛自悔責遂把這段情悰撇去天外方是素 臣之友素臣撫掌道這纔  
是英雄一刀斬斷好不爽利君子成人之 美如是如是成之笑道吾兄且慢加獎曲偏 折

是次日又遇着那車或前或後車箱內坐的還不打緊只那車口側坐的  
一個美人向弟嫣然微笑不覺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矣至晚下店偶成絕  
句書於壁上剛寫完卽被店家催促移居側房把上房騰出讓與貴客而  
貴客卽係美人之父見壁上所題墨蹟未乾詢係弟筆極加歎賞遂至弟  
所暢談并欲延弟爲師教其幼子弟彼時自喜天作之合一口應承同至  
於此現在做東閔時行卽美人之父也素臣道兄所題何詩致彼深賞西  
席之招卽東牀之選矣可喜可賀成之搖頭道弟彼時亦作此想豈知大  
有不然因念出絕句一首道

憐子思澀續詩成香口吟來字字清何事驅車如避客教人猜說是

無情

素臣道此詩情見乎辭閔老愛而延兄其意顯然怎吾兄反以爲不然成  
之道閔老係恩廕出身詩文非其所知彼所愛者字耳弟初時亦疑其有  
婚姻之意到館以後方知彼意屬於山東外家弟卽欲辭去而藕斷絲連  
未能決絕故欲與兄商之素臣道此非難處之事閔老旣專意延兄爲師  
則盡心課教其子把婚姻之念一刀斬斷可也安用商量

益友良規者

成之歎

道其中尙有許多委曲兄所未知弟自喪偶以來於今三載幼子育於外  
家終非長策欲擬續絃而未得其人今忽遇才美似有機緣未免有情誰  
能惹置後知閔老之意便已一刀斬斷無奈花香鳥語自會撩人月色琴  
聲無端入座徘徊生感宛轉成憐耳素臣駭然道吾兄素行弟所深知莫  
非一念之差竟蹈相如之轍麼

良規

成之道弟雖無志何敢踰閑只這情



之一字跳他不出耳跳出情字方是丈夫弟到館後以方知車中美人係一主一婢主即閔老愛女小字天然婢則乳媪遺孤小名桂葉天然生性端莊至今未窺半面桂葉賦姿倜儻日來時現全身弟因所居者師席絕不假以笑顰而此女益加敬重愈切愛憐飲食寒溫起居澣濯無不由致其情使人深感一日悄立花陰遺下詩箋一幅飄然而去弟拾而讀之其詞云

雁字南來帶將秋意過寒井

只此一句猜作雙關

曲欄斜日上秋棠怕到黃昏

靜睡起殘妝倦整靠菱花伶仃瘦影一絲兩縷舊恨新愁都將眉併燒盡沉檀總難溫熱心兒冷幾聲清漏過牆東又是更初永怯怯

孤燈獨凭聽風颺魂癡欲應半垂繡幕宵冷衾寒夢來還醒

通首雖止寫秋

意而衾冷欲溫之意亦躍躍滿紙

弟不合題詩一首於花箋之後他到晚間來領學生出去值弟往園中解手便將那箋攜去素臣道且請教兄所題者何詩成之念道

一片情腸似酒濃淺深眉黛畫廊東憐他紫袖垂雲碧贈我明珠落掌紅神女欲探春信息旅人無那月朦朧嫦娥未許從容認辜負天

香桂子風

素臣道詩以不做為妙然尙喜是却之之詞他拏去便怎麼成之道他拏了詩去幾日之內顏色大是不豫一日忽滿面笑容私遞一束說前日花箋忽被小姐看見不特不加譴責反有敬慕先生之意吟成此詩先生當力圖之一箭雙鵰認嫦娥便不辜負秋風也素臣跌足道小姐又有何詩吾兄將入其彀中矣成之念出是

文心慧腕自玲瓏獨著清詞藻采空暮倚芙蓉浣秋水曉聽鸚鵡課

春風南朝金粉飄零盡北地胭脂盼睐中不把紅絲寄焦尾

指桂葉取纍桐

意知君深薄長卿衷

素臣道此詩慕而不亂亮而不誹真吾兄知己但如何力圖此婢得毋以  
蹇修自任乎成之道弟也疑及此他却說小姐端嚴不敢干以非禮當求  
之呂翁祠住持云閨老酷信其言俾作冰人成可八九弟現為西席豈可  
妄議婚姻且方外之士奸狡者多弟既無財以動之又無勢以壓之安肯  
為我謀耶料得透吾兄照理如鏡料事若神不識何以教我素臣道小姐之  
意已知吾兄斷絃待兒之心則更熱如火炭吾兄所處大是危機須要守  
定身心不特跳出色圈并跳出情圈方得全人之節以自全其節若果是

姻緣閨老必有降心之日守其在我聽其在天是或一道長規三但此道極險所怕

者磨易磷涅易溜一念之錯終身之悔耳長規四且瓜田李下亦君子所不

居也長規五還當以高飛遠舉為正理可見前一道尚非正道兄明日可決意辭之成

之欣然應諾素臣大喜應諾不難難於欣然宜素臣之大喜也因問及席間諸詩人姓名成

之道說也好笑北方無人聲做詩最難果然非謂侃北人只要不失黏韻就算是

詩人了這幾個俱是本縣有名詩人而一李小白一元繼禎則本縣詩人

中之李杜也他們向有詩社推李元為主盟閨老見弟詩集以示二人二

人指其中幾個謄錯之字說是弟抄來的一位姓虞字繼翻的家中甚富

少年入泮閨老畱心擇婿注意於他因借此設席試其才思并以驗弟詩

之真贗方纔虞繼翻詩中美人指閨小姐高士指自己土牆楊樹竹笆指

媒人所居鑽進推開兼寓入幕之意老梅根則寓俗語澆壅梅根之說做此詩時十分賣弄云其詩皆有深意係嘔心出血而成不料被元繼頑批駁以致勃然大怒也素臣道兄說閔老屬意外家怎又注意於虞成之道閔老原無定見只一擇富之念牢不可破今人通病山東外家富矣而嫌其路遠且貌甚陋虞之富稍不如山東而已入泮且有時名故又注意於虞會與弟商故知之甚悉而弟之圖婚之念亦愈冰消炭冷也素臣道閔老為人如此何堪爲吾兄之舅決計去之勿更留戀可也良規六所惜者閔小姐如此才貌而生於村特之腹不擇精婿而止逐銅臭紅顏薄命深可悼歎耳兩人絮絮叨叨的直講了一夜同心之言天明起來洗漱已畢成之正約素臣同去辭館只見館童領著兩個大管家慌張而來道老爺有事立等師

爺去商量哩成之笑道又是那一個顯官生日計音要做壽文輓章了恐人

疑及姻事故以此蓋之弟先行一步看沒甚別事但做壽文輓章爲沒別事便不妨來請素臣也卽着館童

來請說罷自去素臣在寓候了一日不見館童之面次日又候一日到第三日再熬不住了問了道人路徑自來尋訪一到街上只見燈籠鼓樂轎馬紛馳儂相媒人花紅絡繹根問路人方知有詔采選以致民間嫁娶紛紛暗忖成之回去莫非已中雀屏因急急趕至閔宅牆外見大門上結著大紅全綵裏面鼓樂喧天詢之街隣果云招贅南方先生爲婿素臣這一喜真如自己洞房花燭一般滿心快暢縮轉身來揀着熱鬧處走去但見

笙歌鼎沸鼓樂雷鳴竹橋繩穿暫借門門作瑱燈籠紙補權將篋纜爲圈花爆現春放五枝難逢三響樂工急湊只兩個便是一班儂相

無人道士扯來贊禮喜娘乏伴尼姑拖去送親十一二歲女娃兒便  
憶吹簫乘鳳客六十二三男子漢也思臨老入花叢張家轎子李家  
擡都從十字街頭錯去麻面郎君光面女總向各人命裏招來

素臣看這景象慨歎了一會

此尚未知選做鼎器故未髮上衝冠

仍回寓中安歇次日天明

纔起披衣只聽成之叩門聲急慌忙開進賀道一箭雙鵰之言驗矣成之  
悶悶不悅道不要說起弟這幾日幾乎氣死悶死笑死羞死急死又幾乎  
想死素臣驚訝道吾兄剛做得三日親怎就有許多死法趣語成之道休解頭  
得取笑待弟告訴出來連兄也要氣死笑死哩弟那日回去閔老說今上  
因修郊祀要采童女侑神縣中有女之家紛紛嫁娶山東路遠虞繼翻又  
被曹操江搶了去了不得已要權屈先生與小女暫結花燭弟此時喜出

望外不暇推詳

指權字暫字

外面已是張燈結綵儂相人等陸續俱到不及折

發館童來請豈知合巹之後洞房中竟不見了新人說是日子不好權結  
花燭以遮外人耳目改日另擇吉期弟也信以為然第二日竟一日不見  
新人影子弟思即夜間不便同牀日間亦何至相避之甚心中委決不下  
昨日三朝又好好的同拜家堂見禮分別大小同進房來正欲親問其故  
外面又催請上席竟是一去不回弟更耐不住請了閔老進房叩其緣故  
他說小女已許外家路遠莫致因先生至誠忠厚權請代結花燭當以百  
金奉酬弟彼時大發雷霆儘力數落了一頓閔老惶惶而去少頃桂葉出  
來轉致小姐之言道未結花燭以前妾與郎君如同陌路既結花燭以後  
妾與郎君即是夫妻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妾誓死不另適人矣目下老父

正自執迷郎君且毋冒昧待妾緩圖必成合璧也桂葉臨去又囑弟靜候好音千萬勿爲悻悻并云閔老防閑甚緊不能時出伏筆請自放心吾兄慰之豈非絕世奇聞素臣咋舌道大奇大奇真該氣死悶死笑死羞死急死而又想死也從前勸兄舍之而去此時則斷不可舍矣閔小姐所云未結花燭如同陌路既結花燭卽是夫妻乃大義也彼既誓不另適兄宜安心俟之倘閔老執迷不悟閔小姐無計挽回則弟雖不才願助一臂弟想家母必避豐城欲潛往一見然後遍歷天下險要以爲異日撥亂之計伏筆今既目擊兄有此事何忍恣然而去請留待一月新正束裝何如成之大喜道得兄相助弟事諧矣欲取酒劇飲素臣道不可你若久出必生閔老之疑可急回去相機而行弟在此無事仍修前業賣幾個課兒儘可度日兄

勿掛念也成之點首走出客房往持知已贅閔老爲婿百倍奉承擺設茶

點極其豐盛連素臣也作敬起來死命拉去同坐

寫盡道士勢利

二人無奈只得

領情而散素臣自此仍復掛招一日成之來看正值買卜者多匆匆不及

細述但附耳云姻事大有可成又隔幾日成之到祠滿面笑容說道閔岳

雖未面許小姐現已同牀并桂葉亦收爲妾媵矣素臣失驚道

何至失驚其學之正

品之端可見

令岳既未面許小姐安得同牀吾兄未免蹈苟合之嫌矣成之道

非也家岳雖未面許已囑其舅轉致暗中改正小姐若非得父命亦斷不

肯出而就弟也素臣沉吟道花燭已結雖於大節無虧但終不甚光明正

大此皆令岳之誤也

端且正若此

兄事既妥弟當卽日長行矣成之道時已歲

暮雨雪載途轉盼卽是新正何必如此性急且吾兄志在物色英雄目下

有一異人弟當致於兄前以供賞識奇峰忽起又豈可失之觀面乎素臣急問

異人來歷成之道此人姓胡名玄字太玄即拙荆之母舅弟向日亦未會

面逗因與家岳志趣不合故足蹟不至其門筆近聞權結花燭之事不勝

駭異方來岳家與家岳爭論纔得有此幹旋其人貌若神仙胸羅星斗天

文地理兵營戰陣之事無所不精吐故納新長生久視之術無所不練吾

兄獨信儒書彼却兼通道法弟屢將吾兄生平向彼稱述彼亦渴欲一會

兄一見自應傾倒知弟言之不謬也素臣大喜道果有異才雖入於邪無

礙弟將以正學覺之使覺今是而昨非也成之道彼之議論蟻天際地政

恐吾兄不能屈反為所屈奈何素臣笑道弟無他長只此崇正之念匪石

難轉雖使牟尼復生老聃再見亦無以相屈耳成之唯唯而去隔了一日

買下稍稀素臣飯後閒步因想起胡太玄之信道便走入盧生卧處來見

平日不來而此見四壁題滿詩詞都說是世人皆睡呂翁獨醒盧生之睡

亦得呂翁而醒不覺慨然長歎援筆題五言律一首於壁其詩曰

萬物有成毀祗分彭與殤樸實說理喚醒千古學仙佛恩人哲人安正命此儒者餘子

入迷鄉此仙佛富貴誠朝暮張神仙更渺茫翁呂翁方夢鹿何必問黃

梁空青一點自有盧生卧處無此題跋真空前絕後之作

素臣正題完詩恰值成之領着胡太玄曳杖而來各致寒溫已畢太玄一

眼便看素臣壁上所題却因這一看生出許多事來正是

盧生復到咸陽市 倩女重牽月下絲

總評

有諸人之屁詩不可無成之香句以解其穢有李元之驕肆不可無諸人之鄙夷以殺其氣若但做一首詩雖極工而對牛彈琴焉知不仍以李元爲盟主耶故必連揮八首以驚俗目始博得閱老片刻垂青僥倖紅絲萬一也此成之苦心非浪使才氣但欲壓倒社中諸人成之口占美人聯句及書壁遺箋題詩答句一片風流繾綣可洗素臣日來苦征惡戰之趣乃當此繾綣而忽云瓜田李下君子不居兄明日可決意辭之大煞風景真如今人十五六歲女郎持銅琵琶鐵綽板高唱大江東去矣而成之亦竟欣然應諾不以爲迂方不媿素臣之友

成之約同素臣辭館而西席且忽易而東牀奇矣既爲東牀而新人不同衾枕則更奇素臣云從前勸兄舍之而去此時則斷不可舍去方是有把握能決斷人至云畱待一月願助一臂讀者猜是特犯鵝鵝注目而視孰知數日之後不特小姐同牀侍女亦收爲妾媵豈非奇中之奇讀者至此有更料閨小姐之險化望夫山金成之之別種相思樹者乎元之又元真被作者元殺

盧生卧處一詩不特空前絕後如崔顥之題黃鶴卽太白亦爲闕筆而恰值太玄曳杖而來尤爲鬪筍合縫天下古今一切譚玄論道之士惜乎未見之詩遂與瞌睡之呂翁同此長眠不醒也悲夫





所  
圖  
書

